

# 蕉風月刊 368

• 潘雨桐散文「歸鄉路」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新加坡現代畫會作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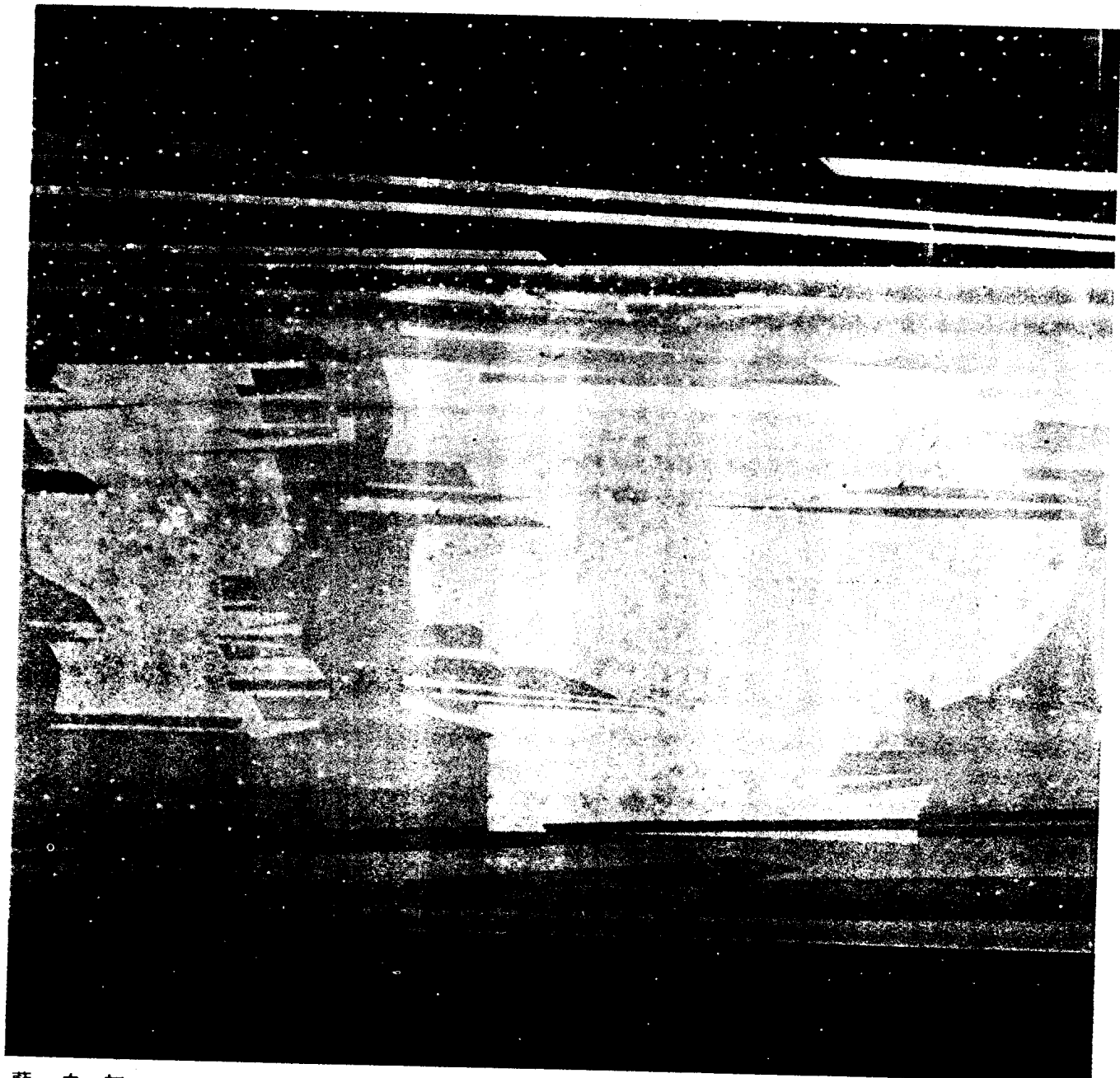


**黃明宗 Wee Beng C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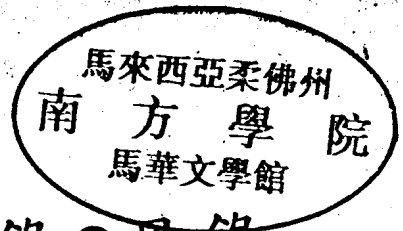
1938年生於新加坡。58年南洋美專畢業，留學法國五年。他擅篆刻、精雕塑、長繪畫工書法。曾參與國外各大展出；66年獲法國北部國際獎、79年獲現代美術創作獎、80年榮獲新加坡文化部頒予文化獎章。現任南洋美術專科學院純美術系主任。為現代畫會發起人之一。

Born in Singapore, 1938.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at the Ecole Supérieure des Beaux Arts, Paris. He is a versatile artist who excels in seal-carving, sculpture and painting. Has exhibited widely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warded the International Prize in the 17th Grand Prix International de Peinture, France, 1966 and the recipient of the cultural Medallion for art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

• 329-A,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32. Tel: 2545326



藍、白、灰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 . . .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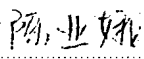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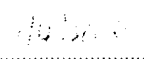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b>南方學院</b>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a Sdn. Bhd.
<b>書獻南院</b>		or,
獻書者： 		o. Sdn. Bhd., ysia.
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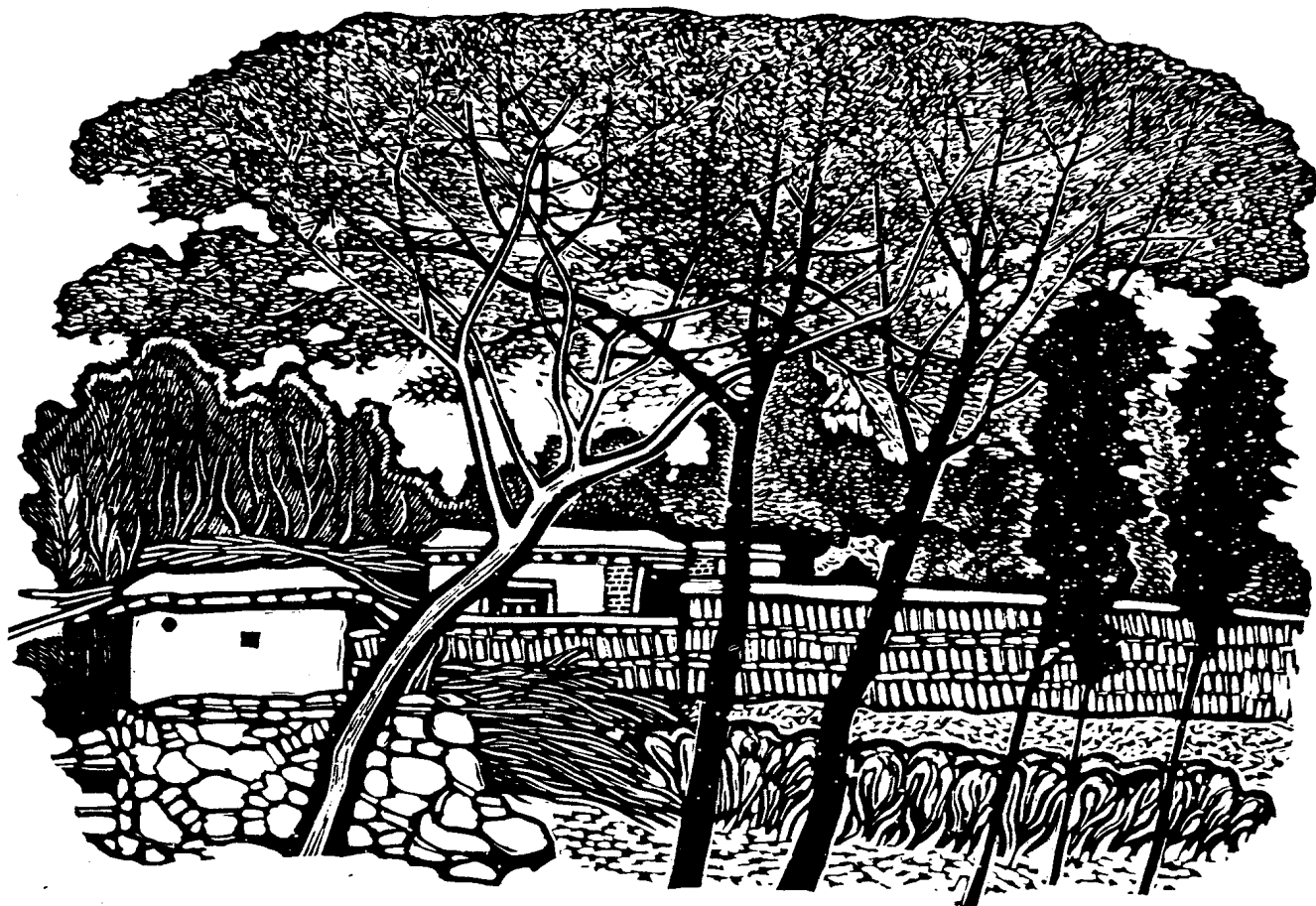
## 目錄 ● 目錄

歸鄉路 (散文)	* 潘雨桐	2
妥協 (詩)	* 周清嘯	6
幽蘭 (短篇小說)	* 楊白	7
杜詩心態窺測 (雨花隨筆)	* 郝毅民	9
夜雨來訪 (詩)	* 謝川成	11
張愛玲『惘然記』 與序 (讀書隨筆)	* 公羽介	12
回鄉之夜 (散文)	* 鍾玉醉	13
移民・愚民 (百年專欄)	* 鄭百年	14
風箋	* 諸家	16
月亮・月亮 (散文)	* 凌如浪	17
子夜吟草 (詩)	* 小川	19
欣賞的起點——淺談 現代詩的直覺表現 (論述)	* 林若隱	20
風聲	* 編輯室	22
風雨客途人未到 (散文)	* 陳婉容	23
瘋子與神經病 (閒思錄)	* 黃潤岳	24
鴉翻楓葉夕陽動 (散文)	* 柔密歐・鄭	27
永遠的熱度 (風向)	* 章俞美	29
只出好書 (風向)	* 夏玉枚	29
再談作家的視景 (人間集)	* 梅淑貞	30
紅塵 (長篇連載小說)	* 鍾瑜	31
風訊	*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一月號三六八期

# 歸鄉路

\*潘雨桐



火車緩緩的滑進星柔長堤，在夜色朦朧中，像一條疲憊的巨龍，從宇宙洪荒中騰雲而起，翻翻滾滾，掙扎過歷史的洪流，跌落在這熱帶的山原，吼着喘着，毫無反顧的爬過去。

車廂幌蕩着，我也幌蕩着。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椅背很硬，頂着我的背脊有點疼，時不時就要挪動一下，但有點涼，挪動着靠過來靠過去倒還不錯。

窗外的景色朦朧，遠處的海面什麼都沒有，在夜色中，也看不到什麼了。而長堤的兩岸却亮起了燈火，沿着岸邊彎彎的亮過去，有的一盞兩盞，有的却擠成一團，像是三月裡的九重葛，在一場驟雨後變得凌亂起來，逼人的艷麗沒有了，閃爍的光采

也黯淡下來，而映在水面的，却彎彎曲曲的成了一脉速離的光影，分不清那是樓房那是樹木，祇有鐵路旁銀色的水管，看來是冷冷的與鐵路平行着一切而過星柔海峽。

星柔長堤並不長，火車一下子就開過去了。回首來路，新加坡成了一抹黑影，那接連着海面的地方特別黝黑，該是白日所見一脉蒼翠的紅樹林吧？而那些燈火，只一轉眼，也隱沒了。

這時候，已在歸鄉路上。

回家是可喜的，回家也不須要尋找理由，不是嗎？誰聽說過回家要有理由呢？可是，當回家祇是爲了作一次更遠的行程，更長的別離，那又該如何自處呢？



人生是一場血淚的戰鬥！我一直都深信不疑。也許，有人認為以這種態度去對待生活是有它的積極性，也有足夠的韌性面對生活的挑戰。但是，人生也是多面性的，除了血淚之外，也該還有別的，而別的是什麼呢？我想，這是很難一下子說清楚的。在這映着昏黃燈影的車廂裡，最好不要去想血淚的事。或者，具備一點點的浪漫情懷，更容易度過這漫漫長夜的旅程。

黃昏的燈光自有其寧靜的一面，硬繃繃的座椅可回溯時光的隧道重返五十年代，四十年代或更久遠。那時候的火車廂不也是這個樣子嗎？座椅分成兩排，一列列的排過去，車廂兩邊頂上安裝了橫木架，可以放衣箱行李。不過，從山鎮上來的鄉下人可不一定放的是衣箱行李，他們放的也許是一袋酸桔，一包自製的香蕉乾，或是探親吃彌月酒後携回一竹禮籃的美食。竹禮籃手工精巧，細竹絲精編，緊密得幾乎可盛得住水。籃外漆着暗褐了的油彩，還有一些手繪花斑的圖紋，蘊藏着一團喜氣，一派吉祥。而那攜帶竹禮籃的人卻沒有那樣的風采，藍布衣的兩肩處顏色淡了，泛着白色，那是曾經染濕過多少汗水？又經過多少辛酸？瘦削的兩肩垂着，往後的日子裡，還能負重多少？還能支撐多久？風霜的臉沒有表情，也不需要表情。環顧四週，誰又認得誰來看？燈影是黃的，夜風是涼的，窗外的風景已不是風景，祇是一組一組的空白與黝黑的組合，如何在這單調的組合中尋求過往的風華壯志？空茫的眼神已看空了一切，眼皮有點澀，車廂裡每一個人的眼似乎都有點澀。看看窗外，又看看頭頂橫木架上的竹禮籃，曾幾何時，那鮮艷的色彩褪了，變得有點斑駁，要不是在家鄉產好竹，要不是村北何家老店何二爺的一雙巧手能編出千百種花樣來，這竹禮籃豈能飄得過四海？渡得了九洲？恐怕早在这熱帶的狂風暴雨中霉了朽了。幾十年都過去了，想要追思，千頭萬緒，該從那一條紋路那一根脉絡想起呢？

我坐的這節車廂旅客不多，三十個吧？也許還少一點。車廂盡頭忽然冒出一個身穿黃卡幾制服的身影，臉黑得猶如我的黑皮鞋，皮面繃了。他的臉也是繃的，是不是和我一樣，也走過許許多多顛簸不平的路？他那銀光閃亮的小剪在座椅背的鐵桿上一拍，祇是那麼輕輕的一拍，聲音雖小，却能傳到每一個旅客的耳裡。車廂裡有一點小小的騷動，每個人的手都往口袋裡搜。

驗票！

驗票員是個印度人，接過票卡審視一回，而後熟練的在票卡上方剪去一角。每驗過三五張票卡便

用小剪在椅背的鐵桿上一拍，他也就往前走兩步。

這一程，從新加坡開始直達泰國邊境，他要驗票多少回？要剪多少張票卡？他煩不煩？累不累？我想，他是再也不會想這些的了。他已成了一副規律的機器，每隔一兩分鐘就用小剪在鐵桿上一拍，這清脆的一拍在火車的喀噠喀噠聲中是不算什麼的。但是，在那些小鎮，小鎮在夜色中明明滅滅的燈火，看來既陌生又親切，陌生的是這些小鎮祇是來回的走過，卻從不會停下車來歇一歇，在街角的小吃店喝一杯琥珀色的錫蘭茶，到綠蔭蔽天的雨樹下打個盹；而親切的是這小鎮也如故鄉的小鎮。

這不也是故鄉嗎？如夢般的朦朧，慢慢的攏到眼前來。

小鎮是睡着了，靜靜的在山巒黑影下，在林木雜錯間入夢。沿着鐵路旁的一排漆着土黃色的矮磚平房裡的燈火只剩下三盞五盞，火車開過，車廂裡昏黃的燈光閃出一點暈光，當然照不到平房裡的人了。那個驗票員暫時停了驗票，睜大了雙眼望着，但是，他能看到什麼呢？那是他的家嗎？那洞開黝黑的窗內是否也睜着一雙大眼睛，每一個夜晚都守着這一刻，遠遠的聽着火車的呼嘯由弱而強，強烈的燈光遽然從林間轉出，小火車站就亮在眼前，只一喘息，又緩緩的開了出去，留下的祇是月台上被夜風吹來捲去的紙屑，還有兩雙大眼睛的默契無語。

驗票員又開始驗票，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知道他的家人這個時候都安然的在鐵路旁的矮磚平房裡，他的族人也聚在一塊，撿着從路邊攤買回來的辣椒乾，桂皮八角，小茴丁香。他們都不能忘却從小就吃慣了的吃食，而今遠在千里千里之外，所能搜羅到的，已不是僅僅爲了滿足味覺了。他們捕捉的是童年，童年時候在恆河岸邊看日落，日落到恆河裡，炊煙從破陋的土牆屋後飄過去，映着天映着夕陽映着飄飄如血的恆河流水，那晚餐的辛香味就瀰漫開來。他們依戀的是加爾各答的橫街陋巷，那盛得滿滿一木格一木格的辛香佐料。而今，他們遍嚐的是思鄉，是鄉愁，是艱辛日子的無可奈何。

火車站旁總是有那樣的平房小屋，有些是磚造的，有些是木料的，漆着土黃的色澤，門前種着幾棵檳榔，幾棵香蕉，幾株錦瓣扶桑，還有一畦一畦的芭蕉。那個驗票員和他的族人就住在那裡，他們沒有吉甫賽人的流浪氣質，不懂得以水晶球預卜自己的命運，更不會在融融的月光下對着熊熊的柴火環繞起舞，而後舉杯將溶了謊言和月色的葡萄酒一飲而盡。他們飲的是淚水和血汗。當土地在亢旱中龜裂，禾稼在熱風中凋萎，仰望長空，萬里無雲，

碧藍如海，印度的藍天是舉世知名的，而他們却闐無聲息，猶如一片枯乾的菩提葉，從古老的廟院裡飄出來，經過聖牛的踐踏，然後順着季候風南下，散落在這裡的鐵路旁。

而我呢？我是蕉風椰雨裡成長的第一代，我夢寐中的萬里江山，滔滔黃河，滾滾長江，是否也如恆河一樣水流飄飄，在夕陽裡血紅一片？是否也如我常渡越的麻坡河，晨也悠悠昏也悠悠？是否也如性野孤高的吉蘭丹河，獨離人間，在莽原山林穿梭流竄？

車廂依然幌蕩着。

驗票員到另一節車廂去了。

車廂裡又回復剛才的平靜，那喀噠喀噠的輪軌聲聽得人好不煩躁，而更煩躁的還是那個棕臉厚唇的女人，從小鎮上來後就斜斜的坐到我前面，挺着個大肚子坐這樣的三等車廂是很辛苦的，何況又還拖着個三歲不到的小男孩。她一進入車廂就從大大的蘭草袋裡掏出沙籠，而後抬頭對着頭頂的橫木架瞄來瞄去，以熟練的手法把沙籠繫在橫木架上，成了個布搖籃。我可以肯定，她決不是第一趟乘這一班的三等車，也不是第一次母子夜行。祇是，她要到那裡去？下一站，還是直到終點？她不必告訴誰，她厚厚的嘴唇抿着，又從蘭草袋裡拿出個奶瓶，瓶裡還剩下半瓶奶水，大概是剛才候車的時候吃剩的，在這樣的夜裡，該早冷了。她把奶瓶塞給小男孩，小男孩掙着一手推開去，奶瓶差點掉在地上，她就狠狠的在他尖尖的臉上刮了一巴掌，一陣暴哭馬上迴蕩在車廂裡。

我是幫不上忙的，只能冷冷的看着，車廂裡的人也都冷冷的看着，沒有說一句話，而又能說什麼呢？也許，這個時候不妨到餐車去喝一杯咖啡，叫一碟馬來人的「米羅薄」填填肚子。但是，三等車廂是不對號的，小吃回來，也許座位已給別人佔據了。像這樣漫長的旅程，我總是喜歡坐在靠窗同一的座位上，要是白日，則看天慕雲，夜裡又可觀星望月。

那個棕臉厚唇的女人笨拙地站了起來，抱了小男孩就塞到沙籠裡，一手又把奶瓶塞了進去，也不知他有沒有吃，哭聲倒是沒有了。她坐了下來，一隻手搭着沙籠一拉一拉的搖着，另一隻手則搗着挺凸的肚子，一臉的怨氣。

日子不好過，真的，沒有多少人能舒舒服服的過日子。樹膠行情低，囤膠計劃的效用有多大？又能維繫多久？靠割膠維生的日子已見青澀，韓戰時期的黃金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永不回頭了。那個棕

臉厚唇的女人也是靠割膠維生的吧？那種在午前做好生膠片，而後掛到門前的竹竿上涼上三兩天，她的男人就用單車載到小鎮的樹膠收購店裡去換錢。他可以不必討價還價，也不必問行情多少，橫豎也不過那幾片生膠，上回還向店老板借了點錢沒扣還呢！他一定是把那幾塊錢一下子就花光了，回家的時候，口裡只勻了根香味濃濁的印尼丁香煙。她能不一臉的怨氣嗎？家裡的米連煮一鍋稀飯都不夠了。她必須離家一次，她必須作一次遠行，雖然從這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也不過一兩個小時的行程。但是，家仍沉重拖累，使她長年累月的困囿在一間木造的浮腳亞答屋裡，亞答屋裡能有什麼？除了一年一個的孩子，她的背脊一年一年的彎下去，她什麼都沒有得到。孩子要來是天命，家庭計劃是天外的一朵雲，永遠都飄不到她的浮腳亞答屋。她一怒而離家，身邊只能帶一個還要吃奶的小男孩，家中還有幾個？是否正在嚶嚶哭泣？她是懶得去想了。

火車開始上一個小斜坡，速度漸漸的緩慢下來，可以看到斜坡下的椰樹，直直的幹挺拔而起，隣着的是一方一方的水田，大概剛插秧吧？在墨藍動暗的穹蒼下，有微微的亮光，還有根根斜插着的竹枝。

而那些根根斜插着的竹枝全都變成了利箭，遽然暴射而起，射向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在這些亂箭中變得支離破碎。

破碎的童年像一疊陳年的紙，在硝煙瀰漫中燃燒了起來，而且，一燒就燒了三年八個月。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突然進駐泰國的曼谷之外，還向南端挺進到馬來亞邊境的合艾和宋卡。緊接着，馬來亞的北部要塞哥打峇魯宣告淪陷。戰事猶如打翻了瓶罐的水銀，一瀉而下，不管是城鎮鄉村，全都淹沒而過。而淹過水銀的人如何度日？我無法想像，必竟我當時年紀小，不識父親承擔一家大小的艱辛，也不懂家園破碎的悲憤。

我的日子就是光着腳丫看天看雲，能看天看雲的日子豈不瀟灑飄逸？祇是，我的看天看雲的日子却是局限在一個山坳裡，守着一方一方的水田，當稻花看過稻穀打了漿直到粒粒金黃，我就得從這一方的水田趕到那一方的水田，把山雀成群結隊的趕過來逐過去。有時候，山燕也來助陣，烏黑油亮的翅膀襯着胸前的一抹土黃，三三五五的自山頂俯衝而下，在我面前一個急轉彎就掠過山雀。山燕是不吃稻穀的，而經過我一天東趕西逐的山雀，到了黃昏也餓飽了肚子，趁着山坳裡天黑得快，也就早早的躲到灌木林裡去噪聒喧騰，等待明日再來一次徵

逐了。山坳裡的夜濃得化不開，無月則如沉入湖底的墨黑，有月則玄而詭異，山影樹緣，都打起細邊暈光。母親常常在月下一邊切看野菜，一邊望着不遠處草寮裡的大鍋，看看夠不夠明天煮一鍋豬食。

光腳丫的日子是在一方一方的水田和污穢的豬寮裡度過的，沒有一點鮮明的色彩。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父親帶着我們一家，離開山坳，來到一個小鎮。我仍舊光着腳丫過日子，直到小學畢業，我才穿上我的第一雙鞋子，我才嚐到我的第一顆糖。那樣小小的一方，母親把它放到我的掌心裡，我訝異的看着，母親微微的笑着，被生活壓彎了的腰伸了伸，還是微微的笑着；下田種稻，插薯採野菜，撿柴生火煮豬食，從早晨忙到夜晚，母親如何會想起買一顆糖呢？那樣的一顆糖，紅紫相間的錫紙，裡面是一方帶着紅白綠三色組織的糖。舔一口，那甜美那微酸，在我舌尖化了開來，漸漸的，那已不是甜也不是酸，而是溫暖，關切，恩情以及千言萬語。而那一顆糖，僅僅是一顆糖，却使我永生不忘。

永生不忘的事當然還有別的，而那一顆糖却特別鮮明，鮮明得一如母親烙印在我腦海中微微的笑，在銀月中低頭操勞的身影，以及父親萬般艱辛都要一人承担的眼神。祇是，父親那眼神，却在我稚嫩的迴顧中崩潰。

也許，在酸澀中翻滾的人感觸特別多，父親常常在我無心的詢問中嘆息起來。我知道我對父親的企盼無助，而他却能在我的無助中稍作憩息。我們父子情深，我辦不到的事他都不介意，但有意無意之間，他要走的路却盼望我能走過去。

父親要還鄉。

還鄉是多麼使人振奮呵！在外漂泊了多少多少年，而今就要回去了。炎陽當空，在老榕樹下歇一會；明月當頭，在庭院裡喝杯苦茶。回想當年，日子是那樣的艱辛，而艱辛的日子就要過去了。往後，恐怕也不會再回來了，就算再回來，也沒有當年披荊斬棘那樣困頓，一切都有紋有路，祇要循規蹈矩，要揚起一張飽風的帆已不是難事。而現在，家鄉在望，淡淡的遠山是松樹杉樹，山麓下却是一大片的小葉布驚，沿着小河長得青蔥翠綠。傳說到了乾旱的荒年，田地龜裂，草木焦黃，祇有小葉布驚嬌嫩如昔。人們便把小葉布驚的葉子採下來，採出汁液，用竹簍子盛了放到淺水河裡漂洗一夜，第二天撈上來經過水煮就可作口糧充飢。

家鄉還有飢荒嗎？還要不要吃河邊的小葉布驚？沒有人告訴父親這些事，而他記得的小葉布驚也不是荒年的口糧，而是清晨裡濛上一層薄霧的美

麗山林。還有老屋後的一口薄水田，幾畦開着黃花紫藍花的瓜豆，以及門前老榕樹旁的石井，井欄苔痕斑駁，井水冰涼，村裡的人都來洗衣汲水，晨昏都有一陣子熱鬧。記得當年離家時，老屋後門都剝落了，屋簷的幾椽木頭都露了出來。百年老屋，經過多少風霜撐到如今是多麼的不容易，還有那在晒穀場後的一堵牆，沒遮沒蓋，那種用煮糊了的糯米混摻了黃泥硬砌上來，依然風貌不減當年。這趟還鄉，總要做點什麼，把老屋修好，把晒穀場拓寬，那堵牆，也要計劃一下，增添些木料，就造個穀倉吧！而最重要的還是把祠堂修葺翻新。

瑩瑩香火，也就從祠堂綿綿的傳了下來。

可是，父親的還鄉夢却在烽火硝煙中幻滅了。

父親的還鄉意願是堅決的，但是，堅決的意志却敵不過戰火的摧毀。父親在馬來亞淪陷前夕，把南來辛苦半生所掙下的產業全變賣了匯回家鄉。祇是，正當要啓程還鄉的時候，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大舉由北南下，歸鄉路便在連天的戰火中燒斷了。

父親沒有怨什麼，重新再來一次吧！二十年後又是另一番風光景緻。但是，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還是由我來接棒以了他的心願？我深深的了解父親的心情和祈待，也願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事情。祇是，人生變幻無常，誰能知道二十年後身在何處？

父親常在深夜裡嘆息，對着那是他多年心血的匯票而今却成了廢紙嘆息，猶如這夜的火車廂裡，表面平靜，而實則充滿了無奈。那個攜帶竹禮籃的人，那個驗票員，那個棕臉厚唇的女人，不都把無奈寫在臉上，把嘆息墜落心頭？

火車到了金馬士，一盞一盞的黃燈在月台排過去，鐵軌交錯，在黃燈下輝映着一股幽光。這裡是火車的交匯點，南北幹線在這裡分出另一線，往東走向東海岸。

整個月台是一團迷濛的黃色，我看着燈影想的是黃菊，一朵一朵的從素燒盆裡探出頭來。父親最愛黃菊了，總是在井欄外擺上幾盆，還鄉夢裡也一定飄着黃菊吧？而今井欄外的黃菊早沒有了，父親也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是空了的黃菊盆，以及走不完的迢迢千里路。

從車廂探頭外眺，窗外空氣冷冽。末段幾節的車廂開始往後移開，而後聽到的是幾聲碰撞的聲音，大概走掛鉤到另一輛火車到東海岸去吧。遠遠的，有人提了風燈走在鐵路旁，一閃一閃的，像是童年時在田溝裡捉青蛙的燈火，又像一個夢。

車廂裡的人沒有動，祇有那個棕臉厚唇的女人

在收拾東西。那個睡在沙籠裡的小男孩給她拖了一把，正嗚嗚的哭了起來，她又是一巴掌拍過去，嘴裡嘟囔着，小男孩已被她拉了起來坐在椅子上，哭聲更響。她迅速的拆下沙籠塞到藺草袋裡，一手抱了小男孩，一手拎了藺草袋便下車去了。

我望着她走過月台，穿過小柵門，消失在夜裡。上那兒去？沒有人知道，也許她自己也沒有一個方向。她祇是要離開那個厭倦了的家而已。

在這交匯站要等多久呢？恐怕得等上一兩個小時吧？管它呢！橫豎今夜再長也僅是一夜，明天，我就要回到家了。

車廂裡靜靜的，黃臉，棕臉，黑臉，一個個都累了。有的閉着眼把頭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則半睜着眼茫然的向前望着。三等車廂裡是不會有白臉的，那些白種人，他們乘坐的是頭等臥鋪，就是最差勁的也乘二等車。不過，現在，他們就算想乘三等車的機會也不多了。馬來亞已從殖民地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獨立了。他們都紛紛的還鄉去，回去倫敦，回去伯明漢，回去格拉斯哥，他們都不再回來了。但是，留下來那麼多的頭等車座位誰來坐呢？是那個提了竹禮籃的鄉下人？還是那個棕臉厚唇的女人？

我不能也不想預測什麼，不過，我却相信，同乘一輛火車的人，不管臉孔是什麼顏色，他們都可以抵達目的地。

火車又緩緩的從金馬士開出，我也感到有點累了。我不知道那些要到馬泰邊境的旅客是怎麼熬過去的，在這樣的三等車廂裡，硬直的座椅，磨得人的背脊是越來越僵了。

當晨曦把這條疲憊的巨龍染成金色的時候，我已回到了我的家鄉。

一別多年，小火車還是一樣，鏽蝕的鐵柵半開着，剝落的牆壁還是掛着那幾張陳舊的招貼和時刻表。而那個管理員呢？我四處張望了一下，不見踪影，今天不是他值班吧？也許，他已退休，誰知道呢？

我的家鄉是一個破落的小鎮，我回來，祇是想走一回我曾經走過的小路，看看校下的流水是否依然潺潺如昔，那個跛腳的老人是否還守着街角那間雜貨鋪，還有我住過的老屋，那大門旁的木柱上刻着我逐年增高的刻度是否已湮滅。

這次回來，不是棲息，而是作更長久的遠行。我知道，我是不能完成父親的夙願了，回歸北方；但我無憾，有泥土的地方一定可以長根。

我體內流着的是父親賜與的血液，面對杳杳天涯，猶如水風信子，沿途撒着種子，四處漂流而去。

# 妥協

——念一位好友

三十而立，你多了一個  
春天，並不算燦爛  
卻也生氣盎然  
引來一隻遠方的彩蝶  
翩翩爲你帶來幾許繽紛  
以及一處永生的棲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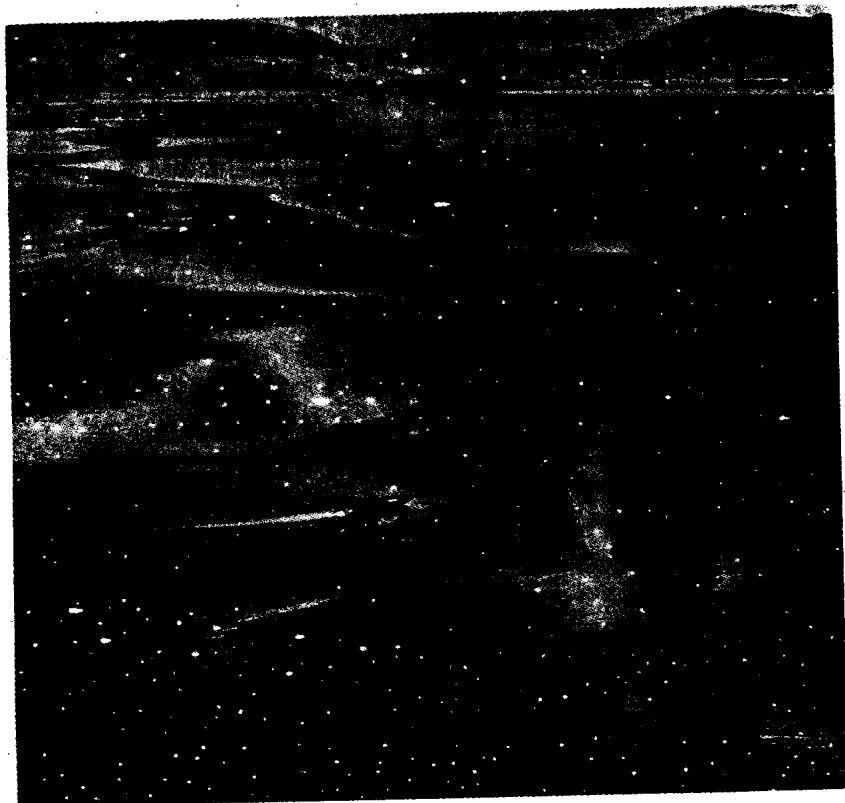
終要成家，爲自己  
劃定一個安生立命的地方  
而你我本是同道中人  
曾並肩走過風雨長途  
曾共同爲悲歡歲月  
留下幾筆生命的見証  
曾終夜不眠，把自己化成燈  
要發光芒，照亮人世的一角  
而今，握筆的手不再揮灑  
改握方向盤，從這一處到那一處  
時間都典當給跳躍的計程表

滄桑、無奈，你不再想  
年少底壯志，豪邁的諾言  
壯志和諾言似乎沒必要了  
把自己從理想中抽離  
那是唯一的選擇和妥協，  
你說，必要的是三餐，養妻活兒  
必要的是拿出幹勁  
多跑幾趟路，多載幾個搭客。  
而中夜回家，漫漫路途上  
可還有內心的悸動  
促使你寫詩讀詩？  
三十而立，你竟已向繆斯告別！

\*周清嘯

# 幽 蘭

\*楊白



她微微笑着，含着冷嘲的意味似的。

陳舊而發黃的窗簾寂寞地垂着，在空氣裏漂浮的小塵粒已逐漸看不清。亂樹林外的那一輪瘦弱的太陽，從甬道上逸去，也帶走了她眼中一些晶亮的東西。

黑暗！她咀咒着這早來的黑影。每天黑貓淒厲的叫聲在這時候此起彼落地迴蕩着，夜晚的大地被淺青色的月光籠罩，而牆角總會發出一些老鼠嚼食的聲音，以及某些黑色的影子，晃來躍去的把日光弄得凌

亂不堪。每一個以前的夜晚，她都偷偷懷着這些心事，勉強閉上眼睡去，如今她靠在陌生而冷的牆上，怎麼也睡不着了。

溪水鄉是依山傍水的樸素村莊，莊裏佛廟神像最多，孫大聖的乩童名頭最響亮，連幾十哩外的信徒都絡繹不絕地前來求神問卜。小時候她得過一場大病，差點沒了命。父母相信了神明的指示，給她隨身攜帶辟邪的符，而且甚少給她外出，深怕妖魔鬼怪在村莊的某個幽暗角落，又附上她的軀體

作怪。自小她雖帶有點內向和神經質的性格，但是在太陽光天和鄰舍蹦蹦跳跳的小事，往往甜入她心頭。再說遇到打電閃電和一些可怕的事，她都可以躲入媽媽的懷抱裏，暖暖的令她又安全又滿足的睡着了。不過一直縈繞在她心頭的，是她對黑夜的懼怕。她一向以來就習慣的厭惡有着潮濕氣氛，帶點青苔滑溜溜感覺的夜晚的到來，小朋友的嘻笑聲都消失了，只有一隻又一隻黑貓張牙舞爪地吼叫，跳進她夢中。哭號着的狂風如一隻巨大的黑蝙蝠，撲翅而來，有時後院會簌簌地抖落好些枯枝和殘葉。

漸漸的冷了，把內外隔絕成兩個世界的鐵門的寒意，從她握着鐵枝的手指尖傳入，直達心底，她把手放開，但放不開心底的怨憤。

屋子裏有個面孔娟好的女孩光着身子從洗澡間走出來，手中握着的白毛巾，隨着别扭的走路姿態晃動着，也沒有披上去的意思，一路嘻皮笑臉的。鐵條門外，有些探病的人搖搖頭，愁惶的嘆氣像片片青苔，貼滿了這棟病房的白色圍牆。

她忐忑不安地把頭轉過去，臉上已積了一層污垢，頭髮凌亂得像千萬條蛇屍。那女孩走進模糊不清，光亮微弱的牆角，晃動的白毛巾還有些鮮明。一大群穿白衣的人蹲着，坐着或站着，表情有點僵硬，輪廓在黑暗里看不清楚。黑暗，如一隻巨大的蠕動的黑龍，兇狠地把亮光吞食，她的恐懼漸漸加重。

「我要出去，爸爸，我要出去，這是瘋子住的地方，我受不了，我受不了。爸爸，我求求你，求求你……………」

「我一點病也沒有，真的。爲什麼你們用那種眼光看我？爲什麼你們不相信我？爸爸，爸爸，爸爸，……。」

她流着冷的眼淚。剛才的歇斯底里，帶給她無限的疲倦。她萎縮的靠在無人的一角，剩餘的信念已寥寥無幾，像是將凋殘的冬末花木，有時又錯亂得如站在懸崖的邊緣。一種自憐的情緒逐漸延伸開來，身體如掉入無邊際的汪洋大海。恐懼令她繃緊了每根神經，頭額開始燒熱，血氣上沖，她激烈地抵抗，用不屑和惶恐的心情，來卑視這一群瘋狂的同房者。一雙雙空白的眼和活在另一個世界裏夢囈似的人，衝擊着她的理性，她如今已開始疲倦了。這房子裏充滿了奇異的聲浪，像是一座搖盪的海洋，閃爍着眩目的粼粼波光——那些純粹的憤怒、痴呆的笑容和毫無意義的語言重復又重復，在這一間配音室裏撞擊來撞擊去，音波達到了最高點，她雙手掩住了耳朵，跪在黑暗的房裏哭了。

「我要殺了你，殺了你。你竟敢勾引陳仔的女人，我要殺了你，殺啊！」

「啊哈！負心的人，負心的人！哈哈！……。」

那一些顛狂的人如歌仔戲裏的大花臉擠來晃去，陌生環境賦予的恐懼，冷冷如石牆的冰涼流進血液，然後又翻騰成一床冷汗。那一夜她拼命地叫了起來。

她竟然很眷戀起那一間古老且潮濕味很重的家。愛與恨是否是一種同樣的情緒？以前每一個討厭的角落，如今也似乎付出了一己的感情在其中，以前竟一直不曾發覺。而那種

對於父母的固執保守，市民單調死板生活的叛逆，是否又該悔恨了？人生若是如此淒涼，爲什麼又要生存下去呢？每天從學校回來，煮菜做飯，後又在飯後接受父母在外面受氣回來，發洩在她身上的叱責和牢騷。在這幽黑的屋簷下，她怎麼能不對外面的世界和未來有所企求呢？這種期望曾經強烈地變成她生命的支柱，使她排除了各種陰影的壓力。在日子的溜逝中，她把期望一針針編織成了一個少女的綺夢，每天在心跳中望着路過的英俊男孩。那是一個杜鵑花開的季節，春天的顏色和聲音是一片蜜蜂和彩蝶綴成的彩圖，季節的亮麗早就賦予她一種美好的心情。一個斯文的男孩輕悄地走入了她的圈子，她的夢。所以，她開始忙綠了，打扮，談吐，微笑以及各種姿態，她都謹慎異常，並且也開始收藏一些私人的祕密。她開始發覺了生命的意義，正如佛洛姆和羅格。梅所說的：那就是愛。她深信人的本質是孤立而寂寞如一盞盞永不碰面的街燈，孤獨地光亮着，只有愛是橋樑。

這一所小學校裏傳遍了她倆的風風雨雨，甚至連她的小弟弟都常常對她眨眨眼，神祕地笑了。然而，這一段戀情很快就遭遇了波折，有另一個女孩介入他們的圈子，令她又是妒忌，又恨又愛，把情緒搞得亂七八糟。不久這個夢想終於如完好的鏡台，跌成碎片。他遠赴加拿大升學，毫不理會痴心的她，而她軟弱的赴加拿大的請求亦被父母斷然地拒絕了。

在一個露重瓦冷的星夜，一輛救護車叫醒了沈睡的夜。

父母兄弟們匆匆忙忙湧向醫院，焦急地等候醫師的診斷。她在白色的病床上悠悠醒轉，迷迷糊糊地剛從另一個白色的世界歸來，重回到這個罪惡的世界。肚子裏的腸子千拉萬扯，痛苦得她只想嘔吐和拼命擠淚。半昏半醒的她看到護士把一條塑膠管塞進她的咽喉，然後把一種酸臭的洗胃液狠狠灌下，她突然又開始把剛服下的大量安眠藥嘔了出來。在流淚和悔恨裏，她不知道這一條重拾回來的生命將會有什麼意義。她看到圍在白色病床前的父母兄弟們焦慮的眼神。父母似乎在哀痛中蒼老了起來。她心思亂極了，耳鳴目眩里只有一片空白，無氣無力地閉上眼，讓四肢軟軟地癱瘓在白色的病床上。

出院後，她又開始像當初一樣憂鬱，而且變得更加沈默。孩童時代的惡夢又回到記憶裏來。黑夜照常降臨到這沈靜的村莊，她除了想想過去，就再沒有什麼可以期望的了，漸漸累積成的怨憤，令她精神恍恍惚惚，終於暴洩了出來。她痛恨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而且連父母她都非常不滿地指責，她重復又重復說出她心中的悲苦和淒涼，然而卻沒有半個人同情她，了解她。那以後他們驚恐地說：她瘋了！

「瘋了！」她機械似地說着，一雙空茫的眼望向鐵門外，大地無聲無息，只留下一片深沈的黑暗。



雨花隨筆



## 杜詩心態窺測

\*郝毅民

### (一)一覽衆山小·別有他山尊

在美國把精神科醫生叫做 Shrink。這個字的本義是收縮，使縮小的意思。大概精神科醫生有一種傾向，把複雜的人生外像一件一件地撥離，最後所剩下的只是那個人的生存基本形質。這種作法確有些令人厭惡。他把榮祿，財富拿開，看一個人的小小動作，一時的失言錯語，甚至全神貫注的聽人說夢或談鬼。不幸，我自己就頗有這種傾向。例如我在讀杜詩的時候，有某些詩篇會特別引我注意。我會往復地讀，又去查看他人對這詩的感受或評論。自省之下，這原來還是 Shrink 傾向作怪。

在（清）仇兆鰲注的『杜詩詳註』集子里，第二首『望嶽』一篇，前六句我都非常喜歡，到了七，八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心頭上馬上泛起一股反感來了。這股反感經過了相當的自反思維才解開來。認識歷史與尊重現實是用來自反的鎖匙。唐代的政治制度與社會風尚；中國傳統的讀書人的理想，這是杜甫處身的大局。杜審言初唐詩人名家，正是杜甫的祖父。「詩是吾家事」，當杜甫趨庭見自己父親的時候，借泰山的形象來寄托自己的雄心壯志，本來是真切無偽的嘛。

若有人問我，杜詩全集中你最喜歡那一首詩。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舟前小鵝兒』。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多。（行，音航）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  
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在詳注裡對這首小詩加了三個注，並加按語。其實這首小詩就依字面常識含義去理解也夠了。若直接用感性去作形像的領略會更好些。我感覺杜甫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他內心是得到了舒暢的。把他的那種「每飯不忘君」的執着緊張放棄了。至少是在一時之間放棄了的。我們現今來讀杜詩，與詩人在時代上相去千年以上，政治制度、社會風氣、日用器物，可以說沒有相同的，就以類似為標準也難把捉。只有「個人」與「客存」的反應這個境地上，還有相似或類同之處。『舟前小鵝兒』一詩正足以古今相通。

原注說：此詩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因之有人說這首詩是諷刺房琯的。其實不太可能。因為還有一首使我讀了又讀的詩正是與房琯有關係的事。

唐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正是安史亂後新皇帝登基的年頭。房琯為相，因軍事失利罷相。當時杜甫為左拾遺，疏救房琯。因此也被下放到華州去充當司功小吏。當時華州牧郭某挾其為長官的架子，老實不客氣的委派大詩人杜甫為他服筆札的勞役。對於詩人毫無尊敬的意思。在人矮簷下的杜甫心情的屈鬱很沉重，他提起筆來寫了一首『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的詩：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  
常愁夜來皆是蝎，況乃秋後轉多蠅。  
束帶發狂欲大叫，簞書何急來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水。

在中國大陸內地度過若干炎夏的我，對這種早秋苦熱的經驗，杜甫的詩句真是精練逼真。熱得飯都吃不下去。白天蒼蠅飛舞在頭臉四週，夜晚稍涼又時時提防到處藏着的蝎子。牠長尾毒鉤，給他叮上一下真是痛澈心肺。我曾經受過這種罪，痛得我氣都喘不上來。杜甫想要「發狂大叫」，「赤腳踏水」，人人會有此想。

詩評文字群中有個朱瀚，他評道：「此必膺作也。命題既蠢，而全詩亦無一句可取，縱云發狂大叫時戲作俳諧，恐萬不至此。風雅果安在乎？」我沒有查朱瀚的來龍去脉，因為我已經直判他的的確確是位「古人」了。他自己的天地神魂也隨着他的肉體入了墓穴，讓他留個意見又何妨呢？相信與此同調的人肯定會有。

中國有個俗話：「冷是兩樣冷，熱是一樣熱」。在沒有冷氣空調的時代這話是不錯的。在熱天富貴人至多閒着趁涼，搖搖扇子，但還是熱的。像杜



甫在華州要爲州牧服文字勞役，他所受天時的影響是和一般大眾並無基本的差別。此時詩人的感受是當時「個人」的感受，正是我所說的「榮祿，財富」一般的社會上層價值都拿開了的心態。我喜歡這首詩，也正是Shrink的傾向。杜甫的可愛，杜甫的爲偉大詩人，若沒有這類的詩是會減色的。

在華州時杜甫年四十九。秋初到了華州，各天便到洛陽去了。第二年春又從洛陽返回華州。杜詩中不朽的『三吏』，『三別』據研究正是這次旅途上產生的作品。

除了『三吏』之外，另有一首詩，其中句意透露了杜甫胸懷情志的形象。這首詩是：『木皮嶺』。這是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醴右赴成都，在途經同谷縣與河池縣間的木皮嶺時的作品。

(一)首路栗亭西，尙想鳳凰村。

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汗流被我體，初寒爲之暄。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輪。

(二)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旺，俯入裂厚坤。

(三)再聞虎豹聞，屢踟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斷轅。

下有冬青樹，石上青長根。

(四)西岩特秀發，煥若靈芝繁。

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的心胸與他二十四五歲咏泰山時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氣概有了顯著的差別。

上面引出的望岳詩句是咏泰山，泰山爲五嶽之首；木皮嶺在陝川道上，不見經傳。杜甫個人，前詩與後詩差了二十五年，從二十四五到四十八九。用我們中國對人格成長與年歲關係看，前者正在趨向成熟——「三十而立」，後者已接近人格的定型——「五十而知天命」，個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在一個人的生命道上前後相續又相矛盾。生命過程與內在填充乃是受客觀環境所制約的。它的變化往往不是以個人的主觀願望爲主。

了解整個的詩人，應該以那個詩人的全部生命資料的根據。在探討生命思想的轉變關鍵上，是比較細致地，也是比較有約制地查看轉變的機轉。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杜甫舉進士不第，於是獨辭京兆放蕩齊趙之間。『望岳』正是他在山東見父親當時的心志寄托。一個心懷大志自視甚高的青年，在初度失敗之後的心態，出現爲「不服輸」的精神是健康的。這種心態供給反省的機會，因

之就會檢討，重整，向前邁進。「岱宗夫如何？」表現了杜甫失敗後的檢省，重整的心志。

「五嶽」是中國的五大名山，因爲歷代許多帝王們用來宣揚自己的豐功偉業，借山岳的形象來表彰。這種概念的語文表現就是「山以岳尊，岳爲東最。」也就是說：東岳泰山是五嶽之首。杜甫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不僅說出了他自己的心志趨向，也代表了一般心懷大志的讀書人的心態。我們還可以一般化這兩句詩所代表的概念：它是一姓獨尊，一派獨佔的閉鎖觀念下的產物。英雄崇拜。

泰山的崇高獨尊的心像已經在詩人心中，轉入現實，一眼看去，齊魯大地青葱茂密，放眼直到天邊。這就爲泰山的突出畫下了一條地平線。正如「上」字的底部一橫筆。然後藝術地運筆：「鍾神秀」，「割昏曉」，「生層云」，「入歸鳥」，生動多采的向上去。把雙目睜得大大的，眼角都睜得不能再大了——「決眴」，這時候那原已深藏在心底，情感上激動的波濤幻化出另一個杜甫的心像：「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激盪的心情獲得了藝術的表現。

經過了這般的分析認識，我們領悟到一個心與物的關係的一例：詩人是借用了泰山的物形和它被人文歷史所強派的意義用藝術的手法讓山來就我。假若泰山也有思想與感情的話，是否會同意別人這樣來給它定價值，塑形像是很可能有問題的。因此，我們不能說：「杜甫是泰山的代言人。」我們卻可以說：「杜甫的望岳詩是一首動人的詩，有它一定的代表性。」

孔子曾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話。從這個淵源看，此時代的杜甫是儒家。熱中仕途，他的基本觀念當然是封建的。（沒有貶意。）杜甫的價值觀念是一尊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正是杜甫抱負。

天寶五年（公元746）杜甫又回到長安。次年又在長安應試，也沒有及第。然而杜甫的壯志未消。在天寶九年，十年，十三年曾先後直接向皇帝「獻賦」陳情。這都表示了詩人的自我奮鬥精神。「熱中」二字習慣上稍有貶意，其實它到底該是正面的。人若沒有一股熱中激情，又怎能做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氣概呢？

我們今天來試圖了解杜甫，應當把他當做一位歷史上的詩人來論，不應該把他當做政治家評，更不可用革命家的尺度來量他，或給他數采。封建的政治觀念，儒家獨尊的士大夫懷抱，個人英雄主義，這都是當然的，並不限於杜甫一人。後人研究認識古人，從那個人和他時代的實際反應這一個角度看，可能比把古人當作自己情意志的投射對象要合



宜一點兒。

人的年紀會變大，觀念，認識也會改變。大局當然是前題基礎，但是人若是沒有本身靈肉的切實深長的感知，觀念的躍進也是很不易發展出來的。這也是認識「實踐論」的一個角度。從「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單向視野，變為「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的開放情視野，必然有個生活的實踐過程。

現在先看看「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這個新概會所聚集的是些什麼心像與客存。

本皮嶺一詩共分四章；第一章八句，第二，三章各為六句；第四章又為八句。

第一章的八句都是年來實際生活與艱苦飢寒鬥爭的記錄。這中間杜甫的旅途新經驗之一是：「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貼切地道出了肢體勞動，生理反應，使客存（祁寒）改變（為之暄）。分析地說來合情合理，由詩人表現出來就是詩。

第二章，「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這是視覺，用「爭」字得「輔佐」，用「自」字寫崩奔，把山的峯與嶺，方向與林木，表現得繁富又生動。山，當然不動，崩奔的動態是詩人的寄托。從「爭」與「自」已經給讀者一種暗示——多面，多采——，下面接着吟道：「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一種內心的情意，由於崇山峻嶺的形貌刺激，匯結起來——原來我們一向只向往的五岳也並不代表宇宙的全部，別處，也就在目前，木皮嶺也自崇高。怎見得呢？「仰干塞大旺，俯入裂厚坤」。山

高得把太陽都遮着，山腳之廣把大地也推開去了。

第三章，寫山林的近貌，耳目清晰的接觸：「虎豹斗」，「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為斷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純粹「即目既是」的直尋句，沒有用事也不鑿雕。有遠近，有高下，但多自獨立，沒有獨佔或主從關係。

第四章雖然前四句寫景，但與第三章的寫景比起來却轉入了價值賦予這個層面上去了。「西崖特秀友，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士大夫長遠的薰陶很自然的流露出來。接着下去的後四句：「憶觀崑崙園，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人的轉變是前後相繼而不可能一刀兩斷，一瞬之間，實現一個完全的新人。雖然不免有陳底，仍然不失為一新的轉變。詩中所用的「憶觀」，「目擊」都是過去的經驗，在過去與現時的矛盾中，再內省自問今後的方向——對此欲何適？一點自我的哀傷由生而生——「默傷垂老魂」。

從以上的分析中，在「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之後，杜甫是自我省問了今後新的方向將如何。這新方向是向那里，從本詩不得而知，但他「默傷垂老魂」句可能透露了這新方向遠大與沉重性。新的矛盾起來了。

上面從杜詩『望岳』與『木皮嶺』作了一番基本心態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兩種心態模式。『望岳』的心態可以各之曰「相生齊物」心態。前者是儒家的，後者屬於老莊。

（窺測之一完）

## 夜雨來訪

\*謝川成

午夜雨來訪  
沉思，獨飲  
望向信箱  
寒意劃過  
如槍

空寂  
沒有東西可填滿  
犯不着憂鬱嘛  
反正  
夜雨來訪  
如舊友道滄桑

# 張愛玲『惘然記』與序

\*公羽介

張愛玲繼『秧歌』、『流言』、『怨女』、『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半生緣』、『張看』、『紅樓夢魘』（以上諸書皆為台灣「皇冠出版社」印行）和『赤地之戀』（為台灣「巨龍出版社」印行）之後，終於在今年六月又由「皇冠」初版了新書『惘然記』。

另外，她在『皇冠』雜誌上，去年至今已連載年餘的親自註譯韓子雲小說『海上花』，也已在今年九月號上正式刊完，想不久將來又可結集而再出一本書了。

『惘然記』一書共收錄了八篇文章，其中『惘然記』為序，『情場如戰場』電影劇本則為附錄，餘者皆為短篇小說。而這些小說，『五四遺事』、『多少恨』，與『殷寶蓮送花樓會』都是早年經已刊登過的，祇因個別原因並未收集成書而已。至於『色·戒』、『浮花浪蕊』，與『相見歡』倒是近幾年內的新發表，但却也是「一九五〇年間寫的，不過此後屢經徹底改寫」（引自『惘然記』序內文，以下的括號內引文皆同）。

所以，『惘然記』主要可說是本新書舊作了。

其實，上述三篇小說經過張愛玲大事修改外（「『相見歡』與『色·戒』發表後又還添改多處」），其他書內的『多少恨』也添加了前言，且有些對白太過軟弱，還改寫了兩段。而『殷寶蓮送花樓會』則添寫了個尾聲。甚至『惘然記』序，也同樣是經過修改的，譬如今四月它首次在『皇冠』雜誌上出現時，題目乃稱為「『惘然記』二三事」，並且最後一段，與最後第三段的文字亦和書裏的序稍有出入；此外，雜誌上的序也比書裏的序少了一段解釋本書為何結集時題名為『惘然記』的文字因由（它就在此序的前面第五段和後面第三段之間）。

『相見歡』、『色·戒』，與『浮花浪蕊』數年前卻曾在『皇冠』雜誌上刊登過，而『多少恨』和『殷寶蓮送花樓會』則又分別被收集在今年由「遠景出版社」印行，唐文標編的『張愛玲卷』裏，要是手頭正好擁有這些小說的初版，閒暇時將之與『惘然記』裏的新版對照，對張愛玲迷而言，定可增和不少額外的閱讀小樂趣的。

雖然張愛玲後來陸續續續的都將其以前的少作，因不願或遺漏故未曾收集成書的，都一一收進了『張看』與『惘然記』兩本書裏，但是，仍有一篇散文『華麗緣』還是有待收入的一一還是由於部份已經寫入了『秧歌』，是再也不擬收進以後的新書裏去呢？

可是對張愛玲感興趣者，仍可設法去找『張愛玲卷』來釋讀該篇文章的。該書除此還收錄了張愛玲與蘇青的座談會記錄、張愛玲寫蘇青與胡蘭成寫張愛玲的文字，以及蘇青的文章等。

對於唐文標編的『張愛玲卷』一書，張愛玲似乎頗有微詞的：「最近有人也同樣從圖書館裏的舊期刊上影印下來，擅自出書，稱為『古物出土』，作為他的發現，就拿我當北宋時代的人一樣，著作權可以逕自據為已有。口氣中還對我有本書裏收錄了幾篇舊作表示不滿，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權利，身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盜竊罪似的。」

就這件事我個人的看法是，唐文標侵犯別人的著作權容或不對，但是，如果唐文標不會出此下策，我們讀者又怎會有幸見到張愛玲狠起心腸把舊作收集成書，且為它們添補好些前言後記，或對舊作有所改寫呢？

不然，即使張愛玲對整件事的反應為無動於衷，我們起碼也因此有機會透過唐文標拜讀這些「出土文物」——因為我們到底並非好命一如其他的嗜痂者，有朋若美國學者耿德華（EDWARD GUNN）的，會得把圖書館裏看見的張愛玲舊作影印寄來送人過癮。

所以，儘管張愛玲是我的心儀者，但在這件事上，我仍然是「偷偷」感謝唐文標的。我把此事看作是激將法的成功運用。

## 回鄉之夜

\*鍾玉醉

凌晨四時半。廣闊的馬路在橙黃街燈的高照下，顯得金碧輝煌。大馬路伸向一個昨日，另一頭伸向一個明日。我站在存在的經緯，握住左心房，秒針跳動。天空的夜倒影在灰暗的跑道，長途巴士奔騰後的寂靜流進我們瞳孔裡。許多石砌樓房和一帶商店成為靜立的風景。疲憊的城市，我們却用激盪的足音踩過他的肌膚，拋以高音的對談橫越跑道。

我們在一張打斜靠背軟椅度過顛簸的夜。回到靜止。夜還沒有完全離去。夜似乎藏在大樹的翳鬱里，藏在三四粒星光里，藏在我底心裡。我多麼懷想昨日，我活過的一座城市，當你驅車向東，你會發覺小鎮有密集的村屋，然後你看到一片水田然後伸入橡膠園為你開的蔭道，然後你消失在一大片綠中。在小鎮，一間木屋，我曾經在光潔明靜的淡綠小房內寫過散文。我愛過，我失落過，我追求過。曾經哼着曲把旋律遺落滿街，又用各種步伐把街帶動起來。那是曾經有過的小小滿足。這時，我們舉步走去俊祥的家。那是間小商店。店前掛着「A B 和洗髮水」的廣告，飄搖在四時半的凌晨。我們先聽到一陣狗吠，然後遇到一個問路的老人。而且，開始疑惑。疑惑從老人兩隻蒼茫的目光開始。

老人用一支手電筒去探索夜的深度，却已迷失。他說：睡不着覺出來走走，停一步，我沒有想過走路是如此尷尬的一件事。俊祥認識他的底細，他說：老漢的子女在外，他獨守一家。

我驟然驚覺在許多角落，藏着誰也看不清的淒寂故事。在那裡，時光停滯，歷史意識渾濁，把每個主角陷入昏黃之境，像張愛玲的小說面貌，而我並沒有時常去思考它。譬如說蒼白，一張蜘蛛網，盛着，一隻死去許久的蒼蠅。

我對長景說：假若我睡不下，可以翻開物理，或做數學。力與平衡。我就投入那個世界。老人窮極無聊，什麼事都做出來，就如夜半散步，而今夜無月。

這時俊祥的家人已跑出來。俊祥駕車載我和長景回家。車子跑過橙黃色街燈高照下的灰暗跑道，車速驟增，穿過空城，眾聲皆寂，我只聽到車的呼聲。右轉經過山丘又經過第二個山丘到小鎮。前幾天我們坐在講堂外的石階，在光與影的浮動中想望家鄉。許多人都把秦月漢關皺在眉頭。而那里，在二百里外有一垠無際的水田，以及許多個昨日長長的紅落日，落漢關皺在眉頭。我度過一種成長的雨季。似乎想什麼都把握住的年齡，把笑聲散播在球場，追逐在圓寂裡。我度過一種成長的雨季。似乎想什麼都把握住的年齡，把笑聲散播在球場，追逐在水聲和聽取海潮的年歲，都隨着一個雨季後再一個雨季聲中退隱去。這是我成長的小鎮。在綁緊的日子裡應付考試，抄下座右銘，桌上的花凋落，詩集收藏起來。終於，我以另一種姿勢歸來。步下車，密集的村屋迎出撕破夜的狂吠。狗在吠我。我走去，我的家就在巷子裡頭。

\*鄭百年

# 移民・愚民



\* 貪 讀 之 日

梁任公在他的「新史學」裏，曾經說過如此的話：「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這話雖然說得未免太過份，不過，中國歷史治少亂多却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旁的姑且不說，中國史第一頁黃帝、蚩尤之爭，就是血腥腥的一場戰爭。至於說改朝易代，或者每朝中葉的叛亂、革命，不但縣延數千萬里，而且派系之間的拉鋸戰，一股一股勢力漫無目標的流竄和洗劫，禍殃千千萬萬無辜良民，哀鴻遍野，伏屍如丘山。有兩句話說：「寧為太平狗，不作亂世民。」真是道盡老百姓的心聲。

由於治少亂多，老百姓在忍受不了的情況之下，只好作他遷的打算。殷商的名臣箕子，也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外遷的移民，他忍受不了殷商政治上的腐敗無能，眼看國家大動亂即將來臨，自己又無法施展才幹，只好佯瘋裝狂，移居到朝鮮去。今天，據說在北朝鮮的平壤，還有箕子的衣冠塚呢！道家的始祖老聃，也是一位移民。他本是周室國家圖書館的館長，學問淵博，思想卓著，無奈「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周朝衰弱，天下動盪，他只好出函谷關，到外國定居了。他到底到甚麼國家去？也許沒人能夠回答；不過，他移居外國，却是千真萬確的。鼎鼎大名的孔子，當他目睹周室崩析理想無法推行時，不禁長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竟然興起移居海外的念頭。孔子的「海」是何所指，恐怕無法知曉；不過，以魯國當年所在的地理位置來看，指的應該是渤海以外的水域。著名人物尚且忍受不了連年戰亂的禍害，紛紛外遷，至於普通的老百姓，那就更不必說了。

在人類的歷史裏，中華民族的外遷似乎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例子。我們有一句「安土重遷」的老話，說這個民族很依戀自己的土地，不喜愛遷居到外地去。然而，我們看到的却很不相同：打從殷商開始，這個民族已經有人遷移到外國去，棄故土如遺履，二、三千年來，這個外遷的念頭還一直橫置在他們的腦筋裏，而且外遷的潮流也老是絡繹不絕或明或暗地進行着，似此強烈的外遷念頭和持續不斷的外遷行動，世界上其他民族恐怕少有這種情形。翻開地圖望一望，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有這個民族，他們寧可孤單地遊魂於陌生的土地上，他們寧可二、三代後改姓易名地化為其他人種，就是不願意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這些浪子，據說總數在二千多萬以上，外遷人口數量之龐大，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與倫比。所謂「安土重遷」，恐怕是一句不符事實的空話。

即使今天，這個民族也無不喜愛外遷，缺乏土地執著的觀念和行動。以中國本土而言，臺灣人民向美國、加拿大及南美洲等地移殖的，多得不成體統，他們捲走資金，帶走家人，泯滅所有的回憶，在外地購屋置產，入籍為他國之民；中國大陸的情形並沒有好到那裏去，人潮不斷湧向香港，留學生、外交官及運動員，也時或滯留外地，不願「回家」，甚至於香港1997年大限將屆，香港人竟然出現「不願回歸」的調調。流風所及，長期在外的後裔，也秉承這個傳統，這兒住不慣嗎，索性就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去，甚麼公民非公民，不過是一張白紙吧了。

安定的生活，似乎是人類共同追求的一個目標。中國既然亂多治少，老百姓本諸人類的天性向外遷居，恐怕也是無可厚非的事。問題是嚴重性的矛盾性在於：中國歷代政府都不允許、不鼓勵老百姓外遷！他們認為這些百姓是「不安份守己」的壞份子，是「化外的游民」。他們猜忌專橫，始終不承認這些無辜的老百姓離鄉背井，到另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去冒險謀生，是由於政治經常動亂所逼迫造成的。他們腐敗無能，對各種天災水禍無力拯救，對大自然環境無法進行改造，以便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剷除他們外遷的念頭。他們只知道閉關自守，不准外遷的老百姓「回家」，藉以杜絕外遷的浪潮；他們只知道下詔，通令全國，宣佈和這些移民脫離關係，藉以阻塞外流的趨勢。說實在的，如此決決大國，却不斷發生老百姓

外遷的事件，豈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嗎？擁有廣闊版圖的大國，老百姓却接二連三地流竄外國，終老不願回家，甚至衣錦還鄉炫耀外國財富，豈不讓自己大失尊嚴嗎？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下詔痛責這些壞份子，並且砍斷他們「回家」的路子。

從內心無限的羞赧，到採取威逼恫嚇的敵對手段，似乎是自大、預預及無能者的連續心態。中國自古以來對待自己的移民的態度，大部分都是如此。今天，海峽兩岸似乎也還是抱着這種狹窄的態度；大陸老百姓非公務在身，不得私有出國護照，公務辦完回來了，護照必領「上交」；台灣五、六十年代嚴禁老百姓出國觀光移民，「以免資金外流」。對老百姓而言，這種態度不但「困囿」了人類改善生活的共有天性，也戕害了老百姓對移殖外地的意義所應有的準備和認識，從而扭曲了他們對血緣國的情感的正確發展。對中國政府而言，她不但喪失了一大批擁有外國知識、視野寬闊的人士來協助發展，也失却了協助百姓外遷所應有的道義責任，任由他們蠻闖橫幹，自生自滅。

既然斷絕這些移民的後路，「脫離母子關係」，「老死不相往來」，按理來說，自此以後，應該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才是。然而，事實上又不是如此。滿清閉關自守，不承認這些移民為「炎黃子孫」，怒斥他們是「不安份守己之流民」，但是，到後來卻不斷地拉攏這些移民，向他們送官賜爵，要他們捐款輸糧，支援滿清政府，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降至今日，這種矛盾的情形還是重複着：臺灣限制觀光移民，但是，每年十月却是「熱烈歡迎歸僑」；大陸百姓不准出國，但是，「港僑」「美僑」「澳僑」却是上賓；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至於海峽兩岸普通老百姓對這批移民的欣羨，似乎到了「一廂情願」的地步。

實際上，這一大批被目為「不安份守己」的中華移民，在不被鼓勵，又被長期敵視，更無任何支援的情況之下，却是辛酸備嘗、血淚內流的。他們教育水準不高，對外一無所知，言語更是一竅不通，就赤手空拳「乘桴」冒險而往。在那些完全生疏的土地上，他們要學習如何縮緊腰帶，學習如何與其他民族交往，學習如何了解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學習如何容忍欺凌和順從專橫；政府不是他們的，土地不是他們的，法律不是他們的，唯一是他們的，只是兩隻手和一幅血肉身軀吧了！誰說那一代的移民，不是用血淚來鋪路呢？「不安份守己之流民」也好，「熱烈歡迎歸僑」也好，一朝滿頭白髮，腰背佝僂，還能分辨出那是甚麼心態呢。

在這樣的心態和處理方式之下，中華民族散播在外面的種子似乎無法正常地生長。世界上五個大洲，到處都飄散着種子，那一處的種子曾經開花結果？那一處的種子能夠受人善待，並且與人攜手合作，共建家園？就在她的門口，她的種子甚至已經和當地的人民結合在一起，成為土生土長的新品種，但是，曾幾何時，好夢成空，依然挫折淪亡。在人類的歷史裏，中華民族擁有最悠久的移民歷史記錄，也擁有最龐大的移民數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的移民史似乎是黯然無光彩。

如果人類還有明天未來的話，中華民族兒女們的移殖例子是值得全體人類參考的。這個民族為甚麼持續不斷地向外移殖？他們在移殖的過程中，如何成功、失敗、挫折？在不了解其他民族的性格、文化、宗教及歷史之下，他們如何學習共同相安相處？他們如何學習西方的法律和知識，為他們的下一代「武裝」起來，以便和其他民族並駕齊驅？在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中，他們如何陷於困境？如何掙扎、奮鬥？又如何淪入幻滅？在處理血緣國的關係時，他們如何作理智及情感的抉擇？又如何被血緣國所誤導和利用？在天命來臨之際，一部分的他們如何無援地被消滅在地平線上？另一部分的他們又如何發揮人類求生求存的原始潛能？在一個不斷發生天災人禍的土地上，人類如何連續地外遷以求生存？不同文化、宗教及歷史的民族，當他們相遇的時候，如何交鋒以見高低？一個文化在作整體外遷時，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她如何自我協調？自我抗衡？一個民族在複雜的競爭之中，如何自動地、被動地分為幾支派系，以便在保守或激進之間迂曲蠕動前進？只是為了生存，人類如何以民族、宗教、語言、文字等區別為一簇一簇的群體，然後爭奪競賽，排擠消滅其他群體，機械性地完成了所謂「人類文明史」。這一系列的問題，應該有歷史學者走出研究室來，將它搜聚，將它研究，將它撰成論著，為人類的發展提供明天的文字記錄。



\*雨

鄭遠安 11 月 9 日的信：

茲呈上散文一篇：「鴉翻楓葉夕陽動」，至請收下並希考慮發表，不勝感激！

該篇文隨心緒複雜，行文欠妥處仍請不吝氣予以潤飾。由於個人喜歡詩，所以該文三句不離本行，都以詩起詩結。其實，詩如人生，人生如詩，而筆者從本，怎樣去詩化人生，一直是僕書生本色！（不是現代化，一笑）

溫祥英 11 月 12 日的信：

謝謝送來的蕉風。

我發現版本又再改大，但一半版位却撥給了美術。當然，文藝與美術同是藝術，兩者同是平面（或書面）藝術，滲合在一本刊物中，可能兩全其美。不過，另一方面，也可能兩面不討好。這純視蕉風的對象是那一群讀者。若是文藝的愛好者，他們可能對版位的縮小而不滿；若是美術的愛好者，他們是否對文藝也有興趣，出錢買半本刊物呢？……

蕉風栽培了我，可惜我現在却買不到蕉風。檳島唯一的代理是中外書局，但每期都辦來寥寥數本，只夠供應長期訂閱者，不夠零售。我每次下坡去，來回十多英里，同時泊車不易，走了幾趟，也就不敢要領了。不知蕉風能否把發行搞得比較妥善否？……

（編按：溫祥英曾以「山芭仔」的筆名，六十年代初期在本刊發表好多篇的短篇小說。針

對信中所提出的意見，我們的答覆如下：

1. 本刊一期可容納約 10 萬字，並不比舊版本為少。所以也沒有將「一半版位撥給了美術」的問題存在。

2. 關於發行的問題，我們不便在此詳述。不過，若成為長期訂閱讀者，便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難買到」的問題。所以，我們十分歡迎讀者長期訂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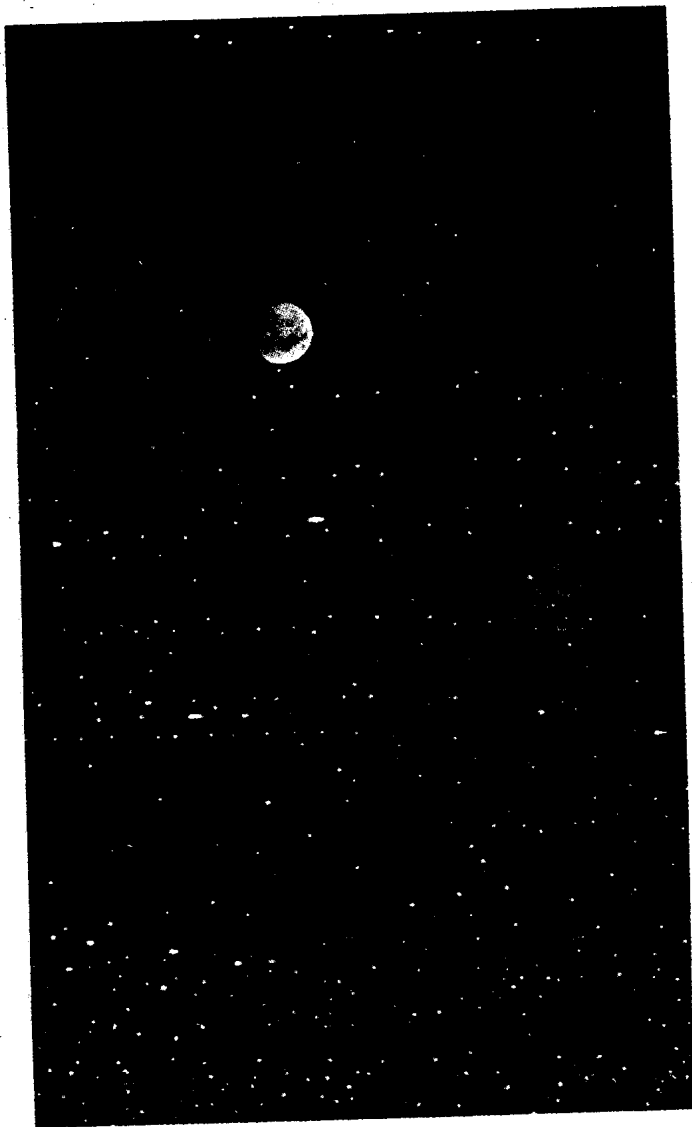
郝毅民 12 月 10 日的信：

我覺得今年過的特別快，好多要做的事沒有做，年關就來了。你來信曾問我出書的事，這一件就還沒有做。也不是懶而是變化多。本來打算在八月休假中整理稿件的，但是一看過幾年的東西主題實在雜亂，一股腦放在一塊不成樣子。國內（編按：中國大陸）人對於陶析有興趣，但反對派也不少。因此我想再寫點什麼加上去。杜詩窺測就是在這樣心思下寫的。在陶與杜之間還有一篇鍾嶸詩品的討論。正在這個時候，國內還提出來了國內外知識份子交流問題。紐約的幾個朋友就從這個題目設計，想在紐約設立一個由我們主動的組織，介紹國外華人的作品，也包含科學在內，有系統，有組織的向國內介紹。為了要為這件事開路，原在紐約的北美日報的「海外論壇」與「文藝廣場」也要加緊提高。因此我的整理工作完全停下來了。我們幾個朋友的心意是打開一條常規的路，而不急於出三兩本書，出三兩本書只是時間問題，而常規是長遠之計。

因為這些原因，我總也大略的看了看我過去寫的一些東西，實在不能滿意。都是些一時隨筆，沒有一定的系統。就以我在蕉風上的幾篇看，也都是些忙中着筆。我自己在要求改善。

黃子 12 月 14 日的信：

寄上短文一篇，不知能用或能「救」否？若還有救的話，請斧正。另有兩篇舊作，待修妥仍會寄上一試。謝謝。



## 月亮·月亮

\*凌如浪

陽光亮燦燦的中午我看見月亮。他迎面向我走來。一步。一步。一步又一步，向我迫近。月亮。月亮？是月亮嗎？在這樣一個行人匆匆穿梭的異地，在這樣一個陽光刺目炙膚的中午，月亮出現，我突然覺得一切都不真實起來。……是月亮嗎？是的是的，呵，不，不是的不是的，我不能肯定。……但月亮已立在我面前，並且伸出一隻手來握我的一隻手，搖動幾下，搖醒錯愕中的我，我面腆的問：「你是誰？」「我是月亮，怎麼？我還認得你呀！你認不得我了？」月亮？我只好仔細端詳他的臉，終於找出差不多已隱沒了的舊痕跡，呵是，真的是月亮呢，我以前的朋友呀！「好久好久不見，」我說：「好嗎？」「好。」月亮露笑。但是，為什麼呢？陽光中一身光鮮明亮又奪目的月亮，眼中竟閃着一種奇異的光，問我：「你呢，你好嗎？」我？我……，是太陽太耀眼嗎？抑或月亮太耀眼？我自覺又不自覺的不敢抬望眼，雙眼盯住自己的拖鞋與腳趾，好一會，我才答：「好。」

……這幾晚，下班後，偶一抬頭，總看到月亮，月亮在笑，在望我，而且那麼樂意的陪我，一同回去住宿。我底心，淡淡的喜悅着。但我永遠知道，很多時候了，都是這樣：開始，月亮圓圓像個球的陪我，後來，月亮彎彎像隻船的陪我，再後來，月缺，只有街燈、只有冷風、只有蒼星、只有我的影子……靜靜陪我，陪我回去。……良夜不能留，良月不能留，就在今夜，皎皎明媚月，低低照我窗，教我不忍草草睡去。水似的月光，涼涼柔柔的撒滿我床前。是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夜闌燈熄人心寧，我頭枕在枕頭上，仰望窗外一輪清月，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詩。想遠一遠……會唸這首詩時，是小學四年級呢還是五年級？童年時小小矮矮的我，……月圓月缺，日子流過去，在覺與不覺之間，也長得這般牛高馬大了。想一想家鄉，夜里，家人在井邊汲水時，會不會驚覺，掉落在井的月亮，竟美麗得令人凝神、屏住呼吸，不忍弄碎。……千江有水千江月，千井有水千井亦有月啊！想一想，世事，到頭來，果真是：鏡中花，水中月？呵那水中的月，詩仙忘我的投水，想撈起的是一箇圓美麼？想一想，這照亮過古人的月亮……有人月下杯酒當歌、吟詩誦詞，起舞弄清影，多麼浪漫又寂寞的情懷呵。想一想家鄉的朋友，想一想異鄉的自己，月圓月缺，真有串不完聚與散的故事呢。想一想今天中午看見月亮的意外。想一想，今晚，月亮會不會在我夢中出現。……

月亮會在我夢中出現。三番四次，我夢回校園，偌大寬闊的校園，找朋友時總找不到那些和我在一起寫詩寫散文的同學，却次次碰見月亮。我認得月亮，但月亮次次都認不得我。——多麼詭異的現實與夢境！活生生的現實中，我們重逢，我認不得他了，反而他認得我！月亮月亮，月亮是一個男孩，我中學時的同學，曾經陌生後來相熟後來又疏遠至陌生的朋友。

讀預備班時，我們同窗。有一天上華文課，跟我一樣姓鄧的老師分派練習簿，一個一個名字，叫到月亮時，月亮跑出去，我看到老師的眉先是蹙了一蹙，然後釋然的笑說：「噢，我以為月亮是女孩子呢，原來是你。很秀氣的一個名字啊！……」老師只是開玩笑，但月亮却很不好意思似的，拿了簿子，低着頭的走回原位。……過了幾天，月亮對我和朋友說，不要再叫他「月亮」，「叫我月良。」他說。但是，月亮月亮，一認識他時，就知道他是月亮，叫慣了，時不時還是把月良叫回月亮。

預備班要結束時，學校大考也考完了，到處都是清閒的學生與教師，師生籃球比賽打了一場又一場，我沒有興趣站在傍晚的陽光下看球賽，獨自一人回教室。才走不遠，就聽到月亮在背後喊我，我停下，等他。他走來時，臂頭就問我有沒有相片，他說：「明年我一定退到B班了，再也不能和你同班了，我們這麼好，你送我一張相片做紀念可以嗎？」說完後表示很後悔沒有好好讀書，希望明年認真努力，考好成績，再回到A班，跟我在一起。我們互相交換相片，我送給他一張小學畢業時的個人黑白照片；那時的流行玩意兒是：在相片背後寫一些贈言，於是我這樣寫：人如小鳥到處飛，人生不能常見面，唯有留下相片做紀念。他也送我一張黑白照片，但却是他隨旅行團拍的團體照，害得我要在密密麻麻的人頭中找出他的臉，當時口裡雖不說甚麼，心暗中却莫名的有些微的生氣與失望。……

中一開始，直到中三，我們同校，却不是同班同學了。很多時候，在等待上課的鐘聲或在下課後，我們依然在相熟的茉莉花樹稀疏的陰影下，和幾個朋友談天。一年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見到月亮時，我從不敢問：「月亮，你以前說的話呢？」是月亮自覺的迴避我呢，還是因為我交上另一批寫作的的朋友，抑是大家都在忙着準備初級教育文憑的考試？漸漸的，弄不清誰在疏遠誰，我們見面較少了。中四時，我還留在原校，但月亮却轉去另一個小城

的獨中讀書。那年開始，我們就不會見過面了。這期間，我懷念過和月亮在一起的日子，心血來潮時，寄一封信去他那離我住的小鎮有三英哩遠的小農村。收到回信時，嚇了我一跳：滿紙都橫行着蟹行文字。潛意識中，我有一股不甘示弱的不安，於是也以英文回信，祝他重考順利。

而人真的是有如小鳥到處飛呀飛的，高中畢業後，我是一隻離巢的小鳥，獨自飛到老遠的地方覓食。一個情緒低落的晚上，我踢着路上的小石子回去住宿，一路走一路想着唸書時的簡單日子，人事複雜的異鄉生活令我難過的想家，想起家人問：「……中秋節要到了，你不回來嗎？……」便抬頭望一望天，天上卻沒有月。那一刻我覺得我對月亮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實在很久了，我沒有看見月亮，我真渴望月亮會出現。但是月亮在那裡呢？那個叫「月亮」的男孩在那裡呢？我記得高二那年，為了大馬教育文憑考試而忙碌，從書信互通訊息的日子越來越少了，……離開學校後便斷了聯絡。他會不會去了台灣深造呢，我猜想。我記得他告訴我他有這樣的打算。我記得在他的英文信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字眼：You are a burn midnight candle student 時，內心同時產生兩種感覺：羞愧與激勵，我對自己說：「差矣！你的英文，要好好努力了。」我記得有一個平靜的下午，從學校回來，收到月亮的信，信中還附夾着一篇小說。他知道我有文章在報上刊登，希望我替他刪改，提供意見。年少無知天高地厚狂傲的我，便老是不客氣的替他批改。我記得他那篇寫得並不好的小說是講一個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我記得月亮是很喜歡許冠傑的歌。那篇小說中，他硬生生的穿插許冠傑的浪子心聲（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簷畔水滴不分差。……）和知音夢裡等（星星會明白我心，早知戀愛盡憐憫，誰料此際被情困，想伊人空把憾。……）。我記得我們當時都是純潔的學生哥，却愛跟許冠傑唱半斤八兩：我地呢班打工仔……。那個沒有月亮却想起月亮的晚上，我靜靜的放許冠傑的浪子心聲（……人比海裡沙，毋用多牽掛，君可見漫天落霞，名利息間似霧花。……）和知音夢裡尋（街燈已殘月暗昏，惋惜空記熱情吻，徒自追索綠雲鬢，嘆息知音夢裡尋。）讓一些歌聲迴蕩，讓一些記憶迴蕩，……一切往昔的情景歷歷在目，然而日子已默默流失去。從學生哥變為打工仔（呵，我地呢班打工仔……），已是二年了。

飛呀飛的，人如小鳥到處飛到處覓食。而人生

，我我骨自年一般認，比是出、腳……

「張天文公園」就座落於此山上。



，人生何處不相逢呢，相逢彷彿在夢中！有七年，我和月亮沒見過面，除了在夢中。我一直不會分析我的夢，但總是奇怪，也許是因為在軟紅十丈、鋼骨水泥的森林勞碌找吃，受了傷折了翼，在時間與自然的轉變裡，我已不是當年的我，月亮依舊是當年的月亮，所以夢回校園時，月亮看到另一個我另一個人，認不得我？七年裡的今天，月亮也像小鳥般飛來我駐足找吃的地方，我們偶然的再相逢。我認不得他了，月亮已不是當年的月亮，而他認得我，難道我還是當年的我？難道我還是在學校時功課比他好一點強一點受他羨慕的我？也許他一直以為是，所以當我告訴他關於我的職位時，他眼中流露出不相信的眼神，望著我，望着剛好掉了二顆門牙、笑得不爽朗、一身淡淡色素衣著、穿著拖鞋露出腳趾走去打包雞飯的我，說：「我以為你做了……你怎麼會做這……。」我無言，這些日子，我

已倦於訴說，我還能說什麼呢？是，眼前的月亮正意氣風發，衣履光鮮、在一間和我服務機構同一類性質的機構工作，職位比我高。……我想起以前的他和我，現在的他和我，一比較，心一直好強與不甘的我，竟然不能接受「他比我好」的事實，內心壓抑不了一層一層冒上來分不出是妒忌、酸楚還是頹喪的感覺。……

月亮月亮，夜晚的月亮多麼嫵媚光潔。月亮月亮，今晚的月亮教我澈悟，原來我是一個白月亮，一個白天裡的月亮：不實在、無光、黯然、失色、蒼白著臉瑟縮在某個不惹眼的角落。月亮月亮，月亮是一塊明鏡，映現出一個知識貧乏、思想蒼白的我。我是一個白月亮，我只好臥薪嚐膽，苦苦的等待，等待時機的到來，散發我的光，散發我的亮。

……

## 子夜吟草

\*小川

已不是蜷縮在冰峯之後  
海闊天空  
召喚著來往的幽靈  
你握緊著  
一個少女出閣時的心情  
以詩之姿  
而  
正直也是  
剛弄也是  
我望見粗壯的臂膀  
推開石門  
以驕人的神態  
山都睡得煩躁了  
冷酷的太空依然隆隆  
一陣雷聲滾過  
卻我不看遼闊的海灣  
風雨目眩  
山野禿樹的枯枝上  
老  
鴉  
呱  
呱  
已鎖去一首白髮  
蒼蒼  
撥動子夜的琴弦  
夢一場雪白  
一場扯旗山的壯麗日出（註）  
我驕傲。  
夕烟散出的一些迷濛  
裝在掠過的客機的機倉裏

伴星光閃閃  
聽海風呼呼  
夜色飄流  
青山飄流  
我也飄流  
詩人你是  
善良的  
地平線上依然浮動着潮濕的空氣  
我們的大地  
還在溫柔地呼吸  
你那窒息的眼神  
像悄悄步入童年的小溪  
跋涉高林原野  
尋我那詩的翅膀，軌迹  
或且  
每一條街心  
每一盞灯下  
每一個方向  
我讀着子夜的  
低低的星空  
幻想着一個詩的樂園  
有你  
善良的  
溫柔的  
慈祥的  
而流星掠過星空的刹那  
卻換回一眨眼後的虛假  
（註）：扯旗山是山打根近市區的一個風景區  
，「天文公園」就座落於此山上。

# 欣賞的起點

❖

❖

## 淺談現代詩的直覺表現

\*林若隱

現代詩的表現手法是多樣的，它不局限於字與字、句與句、行與行、段與段之間的變化而已，它還能在讀者的視覺、聽覺和感覺上造成某種直覺的感應。一個讀者在開始接觸一首詩的時候，首先會產生一種超乎意識的心靈活動，這是我們的直覺作用，也是欣賞藝術的起點。這種感應是很快很直接的。而所謂詩的直覺表現，就是一首詩在詩人經過感性和理性的處理之後，呈現在讀者面前時，能夠造成讀者上述心靈感應效果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可以來自詩中語言的提煉塑造，文句的安排佈置，甚至於氣氛的醞釀經營。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

夜靜得往樓梯上摔都摔不出聲音來

這是阮囊的『黑皮書』中的句子。在這一句詩里，詩人要傳達的意念是夜的「靜」，說起來只能算是一個十分單純的現象而已，我們可找出許多句子來取代它，如「夜靜如貓步」，「夜靜得沒有一絲聲響」，「夜把喧囂擱在後頭」等等。雖然這些句子都可以用來形容夜的「靜」，但若果拿來與前者比較一下，在表現方面，無疑的只有阮囊的一句能讓讀者在剎那間感染了那一份「靜」，完全不需要理性的分析就接受了它。在這裡，我想強調一下：讀者的直覺感應是建立在印象、感受、聯想等心靈活動之後，而在邏輯的思索之前。到了我們要去研究到底「摔」一字用得恰當與否，我們就進入了理性的分析層次，在這裡，我們可以找一堆理由來讚賞詩人的獨到，也可以找一堆理由來反對它的用法，然而，詩的直覺表現無須任何理由的支持、邏輯的推理，它是一旦讀者接觸到，就覺得舒服且立刻接受的。

當然，我並不是在強調一首詩應該過份注重它的直覺表現，實際上，讀者的整個欣賞過程，除了以直覺為欣賞的起點外，還要經過知覺的分析，最後直覺與知覺統合起來，而產生一種「領悟」。所謂「領悟」，是指一種能夠使讀者產生無限伸展的思想活動，有能夠使讀者把握小我影射大我，把握有限而暗示無限的功能。然而，我的討論重點只是在直覺一個層次上面，以及造成這種感受的詩的表現形式。我有一個想法，就是一首詩在某個程度上，應該能夠在直覺上給讀者一個「起點」，從而誘惑及引導讀者進一步去賞析它背後的涵意。讓我再舉一個例子：

那就折一張凋些的荷葉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夾在唐詩裡  
扁扁的，像壓過的相思

這是余光中教授「滿月下」一詩裡的最後一段。我敢大膽的說，第一遍讀過這四行詩之後，我們是被感動的，但我們不一定洞悉詩中直正的含義，而自己又為何會被感動了（或者被吸引住了）？事實上，這是因為詩人巧妙的把月光與相思都具體化了，形象化了，使讀者在直覺上「感染」了詩中那一份美感經驗。這種例子是不能枚舉的，也可以說每一首稱職的詩都有它的相覺表現作用，不管是整體的或是字句的，都或多或少能夠在讀者未進入知覺的分析前，先獲得某種印象。

現代詩的直覺表現，除了上述比較着重於氣氛的經營和語言的塑造的例子以外，更明顯的例子是圖象式的，着重於字句安排的詩。圖象詩注重視覺效果，例如雷似痴的「歲月的聯想」裡的詩句：

有人涉江而過  
半掣半望的倒影  
三流，流過  
兩岸猿聲

「水流山高」被詩人刻意倒寫，爲了要迎合「倒影」的視覺意象，這種特殊的安排確實可以直接的傳達了詩句中的意思；也因此這種表現手法普遍爲許多詩人偏愛，尤其年輕的一群，但用得大濫，就無法引起讀者深刻的感應，比如描寫「落葉一片一片」就把每一個字排置成落葉飄散的圖形；「昂首仰天」就把四個字自下角寫起，斜排上去，等等。在這裡，我將提出一首我認爲處理得成功的詩，供讀者參考，這是溫任平的「嫁」：（詩作直抄，應由右邊讀起）

響喜對在開你人紅堂像多一初長  
 得娘聯鳳奴們凝嫩前我細綢陽睫  
 亮嚙恆冠雅是睇得那手綢綢晒微  
 亮嚙與彩弱流注令對上客裏在微  
 的地左繡雅蘇視人紅的人鼻珠拾  
 喇進側的弱外着駭燭燭在的紅起  
 叭來的景的面奴怕嬰子嗑煙洒  
 花邊起裡小的奴的孩羞着說金  
 長轎說聯讓瀑求是啊手人瓜有的  
 睫來邊押我布你流總臂答子多祖  
 輕得走韻像讓們蘇有那答必細宗  
 輕好後成右我不後那殷底剝繖牌  
 合快面美邊隱要面麼大底必就位  
 攏攏是麗的藏闖的多小語剝有那

「嫁」一詩要反映的是一位新嫁娘快要出門時的心情。這首詩裡的情景，完全是新嫁娘自己偷偷窺見的，所以如果作者以慣常的手法來處理這首詩，就無法準確的讓讀者知道它描繪的是新嫁娘內心的活動，也無法把新嫁娘那種又喜又怯的心情，傳達給讀者。換句話說，「嫁」的成功處是在於整首詩的結構與內涵的渾融無間，使內容獲得了最完善的體現。

現在讓我們來探索一下現代詩在聽覺上的表現。一首節奏感控制得體的詩，能夠做到直接的把詩人的情緒感染給讀者，比如余光中教授相當大的部份詩作。早期的像「蓮的聯想」裡的柔情婉約；『敲打樂』和『在冷戰的年代』裡富有強烈的民族感情的激昂語調，以及近期如『白玉苦瓜』裡一部份傾向爽朗的民謠風味的作品都是讀者耳熟能詳的例子。

追溯下去，現代詩在直覺表現上之所以能夠如此多彩多姿，除了詩人本身的功夫到家外，更應該歸功於中國文字的彈性。中國文字的構成除了字義，字形，還要靠字音，所以一個字本身所孕含的意思，很可能在字形上或者字音上就表現了出來。而詩人對文字的敏感更甚於一般文章作者，所以能夠善用中國文字的字義，字形及字音，加以適當的安排，造成詩中某種直覺效果，例如上面分析過的，音感上的，圖案上的和語言上的便是。下面有數行詩，效果是頗多元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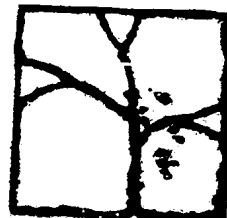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這是余光中教授的詩——『車過枋寮』中的第一段首四句。我之所以形容這首詩的效果多元化，是因為它在視覺上，聽覺上和感受上都同時把詩人的經驗直接的表現了出來。當我們看過，讀過、唸過這幾行詩之後，閉起眼睛，就可以聯想到工整並排的一大幅甘蔗園，密密的雨水錯落有致的下着。事實上，這樣的例子並不容易找。『車過枋寮』整首詩共有三段，每一段的句形和句法幾乎完全相同，但到了最後一段的最後三句：

正說屏東是最甜的縣  
 屏東是方糖砌成的城  
 • 忽然一個右轉，最鹹最鹹 •  
 • 劈面撲過來  
 • 那海

句法、句型的突然改變，具體而生動地把「右轉」之突兀，海「撲過來」力量之強猛表現出來，這種突兀感與強力感一方面固然是字義所透露的，一方面也是語句的將殊安排而使到讀者直覺地感受到的，在這裡，我不想多費唇舌去解說詩人的用意，我要強調的是直覺的能帶引我們的，只是第一個層次的欣賞而已，要進一步去賞析一首詩，一定要經過知性的分析。因而，一首詩的直覺表現固然重要，但詩人不應該忽略了詩本身應有的結構和內容，一首沒有結構和內容的詩，儘管音色多優美，排置得多特別，也只能算是一堆未經綜合消化的零碎手法、技巧、感覺或空洞的圖象而已。

# 蕉風叢書



\*落花辭枝

##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吳天才編著，收錄三百卅餘位台灣新詩人的小史，以姓氏筆劃多寡為編輯次序。  
。厚一七九頁，廿四開，售價連郵M\$ 6.00。

## 陶詩新析

郝毅民著，內收九篇論析陶詩的文章。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伊德學說，以西方的現代理論來剖析晉代的田園詩人的作品及其思想，見解獨特。厚一〇八頁，廿四開，售價連郵M\$ 3.00。

## 姚拓小說選

姚拓著，收入十三篇短篇小說，是作者的第七本著作。厚一六五頁，廿四開本，售價連郵M\$ 3.00。

## 黑

小黑著，是作者的第一本短篇結集，內收27篇小說，篇篇風貌特出。厚一四八頁，廿四開本，售價連郵M\$ 2.50。

\*本版歡迎出書作者與出版社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 風雨客途人未到

\*陳婉容

是因爲雨的阻擋，使你不能成行麼？還是因爲別的什麼你說不出口的緣由，這個約便無限期的展延了。向着綿綿的，不解語的雨，細細的，輕輕的雨一路展延開去。

也許我追得着雨，追得着你的踪跡，正如我昨天一路的趕着雨來，趕到這冷颼颼的夜店裡。然而我停住了，我是會迷路的人，方向不分，面貌不辨，便僵呆在這隔着雨隔着夜的小店，我向空中喚起你來，你在雨停後便來了，帶着沒有改變的面貌，我是經常胡亂認人的，那天見到樂冰，明明曾經相識，可我的記憶細胞患了絕症，就是叫不出來，我有許多認錯人的笑話，啊也有許多不太光采的記錄。然而你沒有讓我錯認，你在雨停後的夜裡，陪我踏過古老的街道，踏過水花中閃亮的燈影，漫不知處的亂走。我不是爲了什麼而來啊，我當然笑着告訴你我近來如何囂張，又試着如何收斂，我把要談的都忽的藏住了，我其實早已安排好要說的話題，可我無端的，興起了一種極極瀟灑的態度，把什麼都打住了，如果馬上便乘着夜車歸去，那又是多麼美麗的境界，因爲有許多未竟的話語，不知說與誰聽。

可是你昨夜臨走，說好今日會來，昨天的夜還沒到盡頭，你便走了，留下一街古老的夜色，一燈亮而未暖的暈影，一方亂而無聲的城夢。

來見你是一種災難麼？天雨跟來，惡風襲來，我們未竟的話，成爲一個永恒的逗點。是啊仍有許多世道上的故事，在此刻我故意緩慢地書寫的時空中寂寂地流走，在等待中流走，然而它却不是流走，是已然在昨夜倉促地結束了。爲什麼要刻求完滿呢？任何形式的結束，都是一種完滿吧？

電話就在那裡擱着，人的訊息是查尋得到的，這便是文明所帶來的，至大的好處。可是我沒有去取電話，我不願意知道你失約的原因，人有一百種原因解釋失約，我只是不能原諒你的遲來。街上肉骨茶很快便要結束它的早晨營業，上午的太陽在雨霧中蒸乾了我的等待的情緒，連所有的不原諒，所有的惱怒和疑惑都消失了。我撕下雜誌裡的空白頁，填起文字來，啊只有文字沒讓我失望過，讓我失望的全是與它們不符的事實吧了。我經常迷失在文字障裡，因此也必定的迷失在很多事實裡，因爲痴心的對待文字，真心的欲尋找文字背後的真相，我是被文字所騙還是被事實所欺，我並不知道啊。

原本跟你的對談，變做現在的自話了，而自話又有何不妥？等下的正午，我便離你歸去，連再見都不必說了，就像我來時也沒有通知你一樣。王子猷何等瀟灑，訪友不遂便掉頭歸去，而我牽纏至此，許是真眞爲文字所騙了，誰又該爲這負起責任呢？我掏出藏在袋子裡的書信，啊我忽然愕然起來，我都看不懂了，是什麼人寫的什麼字？是你寫的麼？是你的筆跡麼？怎的這樣如神龍游走般的令我魂魄，亂我思潮，是那三天兩天便寄到我手上的一封封書柬麼，怎的連一個字都看不懂了啊，我努力回憶過去，認真思索曾經歷過的感覺，搜遍枯腸，居然陌生到極，無從辨認，可是怎麼會隨着我來，一直安置在我身邊的手提袋裡呢？我萬分迷惘，且又慌張，我彷彿如一隻已變形的甲虫，猜不透身在何處，又好像身處犀牛群中，一無可顧，我緊張得快掉淚了，竟是誰呢？竟是誰啊，他的信件出現在我隨身的手袋裡，而我連一句話都讀不出來！我站起身，推開窗子，早晨已到尾聲，該來的人沒來，正午的車不久後便要開了，我回頭看到我的行李，又自吃了一驚，我這長路迢迢的所爲何事？我得去找一位人類行爲與心理研究專家，據說這是一門十分熱門的行業，只有他們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吧？而他們會給我怎樣的答覆？也是我所看不懂的麼？啊誰又做了別人能懂的事，誰又做了自己能懂的事？我哈哈的笑了起來，那陰森恐怖的迴音在四壁撞碰、消失，恍如裊裊的煙，恍如你寫給我的書信。

正午馬上到來，街車就要開出，陽光散去，陰霾四伏，我帶雨而來，乘雨而歸，身前身後，無數的，永恒的逗點。



\* 山水

# 瘋子與神經病

\* 黃潤岳

\*  
\*  
\*

\* \* \* \* \*

在我的老家，家中有兩個瘋子。我的嬸嬸是文瘋，終日靜坐，不說一句話。送飯去就吃，不送也不叫餓。夏天不肯沖涼就麻煩了。要找幾個健壯有力的婦女，殺豬一般的給她沖洗。我的後祖母也是瘋子，但不是武瘋，她不動手，只動口。清早起來，不是唱叫，就是自言自語的講個不停。除了嘴巴愛講之外，其他都很正常。她有潔癖，每天梳頭洗頭篋頭，每天燒水沖涼。不論冬夏，老是穿那兩套衣服。那位瘋嬸嬸死得早，後祖母到我離開家好多年之後，仍然健在。當日本兵佔領我家鄉的時候，她見了日本兵也是犬吠大叫的。連那些動不動就要打人殺人的日本兵，也奈何她不得。

老家附近一位族叔家，有一個武瘋，那是他的太太。每天打打鬧鬧，有時要用鉄鍊鎖起來。窗口也裝上鉄條。我去他家時，連看進窗口的勇氣都沒有。

這些都是精神不健全的人，我們都稱為瘋子。

我有一位親戚的女兒，做事很能幹，書也讀得好。後來做了小學教師。教了幾年書之後，那位校長和我說：你那位親戚很奇怪，房門要上兩把鎖。有時她來我家，和我太太講些不近人情、不合事理的話，却又是態度嚴肅不像是開玩笑。不久，她那些不正常的舉動，不正常的言語，多疑而又毫無根據嫁罪於人的投訴，愈來愈多，愈來愈荒唐。連她的父母也覺察到：她的確瘋了。

瘋子就是看法、想法或者做法，有些不合乎常規。用現在的名詞是：精神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許多地方都有精神病院。大馬的紅毛丹、星洲的板橋，更是無人不曉。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曾聽過一位醫生講神經過敏的問題。我把他所舉的例子，和自己的某些經歷一比，啊，我才發覺我也患了神經過敏症。

我從小便是所謂懂事的孩子。用現在的術語便是早熟。在我十歲八歲的時候，我便可主管一些家務，包括應對賓客、進出錢莊（即現在的銀行）之類。因此，我一向是老成持重，深謀熟算，免不了就有些多餘的顧慮和不必要的煩擾。

進了大學之後，開始看些有關福洛以德心理分析的書籍；接着又看了一些有關變態心理學的，正課中有普通心理學。這些都新奇而有趣。大學生活，雄心勃勃，我的神經過敏症已經消失殆盡。我更藉意志的力量，用莊子的那套思想，醫治好了我的心臟病。接下來的一二十年，我可以說是身心兩健，活力充沛，每天都是虎虎有生氣。

在龍引的最後那幾年，工作重多，事情繁雜。除了校務，還有峇株扶輪社、業餘運動會、男女童軍公會的一些工作，教師會方面集柔中、全柔及教總主席於一身。有時候拜六開車去吉隆坡，第二天開完會，半夜開車回來。經常在拜六下午送女兒們赴星洲學鋼琴，當晚又趕回來。禮拜日也許還有會要開。按期要為南洋商報、蕉風及學報寫專欄，還有特刊校刊之類要寫文章，我還主編教總機關報——教師雜誌。

有位朋友勸我要注意保養身體，精力透支不可過度。不久我就患了低血壓；而且常常偏頭痛。醫生說：這是神經痛。我由神經過敏，進入到神經痛。他說：你這個病和三國時曹操患的一樣。我和他開玩笑：好在遇上你這位華陀。他給我的藥無非是些鎮靜劑和維他命。

來到加拿大之後，才知道偏頭痛（Migraine）是很普通的。原因很多，治療之法也多。不服藥，自己也會好。有的輕微，有的嚴重。還有一個偏頭痛協會。我的長婿便是患者，頭痛起來，只有睡覺。

我雖然患了神經痛的毛病，可不能說成神經病。因為一般人說神經病，便是瘋子。他們不知道：瘋子不是患了神經病，而是患了精神病。

神經和精神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偏頭痛應該可以說是神經病。因為痛當然就是有毛病，神經痛不是神經病，是甚麼？

神經是甚麼？神經是像綫一樣的纖維，聯接中央神經（思維）系統及軀體各部的。

精神又是甚麼？精神是與肉體相對的。小時候，我們常常喊口號：孫中山先精神不死。人的思維

\*  
\*  
\*  
\*  
\*  
\*  
\*

與感覺，人的心思意念，人的智慧……等抽象方面的活動，都包括在精神裡面。同時也代表人的活力與體力。例如：我今天精神很好。

這樣一來，精神病就是人的心智方面有毛病，思維感覺方面有毛病，心思意念方面有毛病……例如相思病便是意念方面的。

毛病又是甚麼呢？有毛病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不循常規。偶爾一次半次的不正常，並不構成毛病，那只是過犯。不正常的程度，當然也有深淺。有些書獃子或笨人，有時不免也會有不十分正常的表現或態度。還有就是：並不一定時時不正常或樣樣不正常。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才是正常？什麼又是不正常？

正與歪相對立，常與變相對立。正常是恆久不易、順乎自然，在人的方面是合乎大家認可的言行標準、習慣、看法等。嚴格說來，正常和不正常仍然是相對的。

人世間的一切全是相對的。唯有神才是絕對的。

中國著名的佈道家宋尚節，在美國衛斯理學院畢業之後，有人對他說：你過於聰明，不能作傳道。雖然他的父親是牧師，希望他回國去作傳道人。於是他進了俄亥俄州立大學，榮獲化學博士學位。接着他得了神的啓示，加上又有獎學金，便進了紐約協和神學院。讀了一個學期之後，因他看不慣一切，把他的教授也罵成魔鬼。於是校方就把他送進瘋人院關了一九三天。

宋尚節當時是不是瘋了呢？

我的大姨丈書生氣十足，尤其輕視錢財。兩三角可以解決的事，他說給他兩塊錢罷。於是有人半開玩笑的說他是瘋子。

中東石油國家的王子，揮金爲土，你說他們瘋了嗎？

不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相對的情況下，仍可有一個適當的準則。我們便以它爲正常！

從前我住在柔佛的時候，每次從新加坡回來，總要帶點甚麼新的衣物或水果。假若能逃點稅，好像就不虛此行似的。久而久之，逃稅之舉成爲正常。我大搖大擺的取出行李，任他檢查。心不慌，臉不紅。關員問我：有新東西嗎？我理直氣壯的說：你看罷！他看見我那麼鎮靜，將我的皮箱一關。用粉筆一畫，一面說：好啦。

我從小就有神經過敏的毛病，想不到帶物過關我不怕，反而沒有帶新東西的時候，我開車上長堤，我的心就忐忑不安，一直要到出了關口。我知道：我不應該有此恐懼；然而，我無法消除我這份恐

懼。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理解的。好在這是無關痛癢的小事。怕就怕罷，又不是天天要過長堤。

我有一位同事，是教英文的，曾在澳洲留學。因爲生病，沒有畢業就回來了。起先我以爲是普通的疾病，沒有詳細詢問。那年教師節，董事會歡宴全體教師。在我致答謝詞的時候，我提到獨立中學維護華文教育。第二天一早，教務主任來到我的家舍，說是要請假陪那位英文教師去新加坡看醫生買藥。因爲他昨夜聽到我大談維護華文教育，怕到一夜不能睡。幾位同事陪他談了一個晚上，勸他不用怕：「校長講的，校長負責。他有時講到更激烈，他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他知道不要他負責，但是他還是怕。原來他患了相當嚴重的神經衰弱，因此無法在澳完成學業。澳洲醫生替他處了方，星洲有醫生爲他看過病。

我能體會到他的心理和他這種心病。這不是精神的不正常，而是心理的不正常。在潛意識中，他有某一種無法抗拒的恐懼；這種恐懼又常常是突發的。

後來，我也患上了一種心理的恐懼症（Vertigo），從高處往下看，我就頭暈。這仍是無關痛癢的小事，既不影響我的生活，也不危害我的健康。我有了自知之明，隨時小心，隨處謹慎，也就罷了。

不過，我已是由神經過敏進展到輕微的神經衰弱了。

又隔了幾年，因爲工作的繁重，再加上自己要求「止於至善」的壓力，慢慢地開始因多思多慮而失眠，晚上精神抖擻，無法入睡。起床來想要做工看書的話，却又感疲乏，注意力不能集中。應該睡的時候不能睡，不是睡的時候又想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就會使我煩惱；別人的無心之言，我會感到受了刺傷；隨時處在低潮中，憂慮一些不必憂慮的事。想做又怕做得不好的心情，無法解脫。看醫生，查不出毛病，因爲生理方面我是相當健康的。醫生說：我的神經衰弱（Anxiety）。醫生又和我開玩笑說：心病還需心藥醫。少煩惱，多休息。

工作便有工作的壓力，除非你敷衍。我感到工作的壓力愈來愈大。事實上，我仍在原有崗位上，早已是駕輕就熟，有壓力應該是在開始的時候。怎會在八九年之後，我反而感到壓力太大，有吃不消之感，有無力招架之感。現在不只是有不必要的憂慮，而是根本不能應付眼前的環境。醫生說：你的神經衰弱（Depression）又嚴重一點了。

這時我的身體好，精神也好。誰也不了解我爲什麼忽然要告老退休。我的身健，心却不健。不是

醫生，有誰知道我的心有病呢？

但是，我們日常所說的心病，却另有所指。

神經衰弱乃心理方面的，不是生理方面的。精神病是心智方面的，狹義的說，並不是心理方面。

退休之後，沒有工作方面的壓力，沒有人事方面的困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是突然從大鑼大鼓的舞台上跳下來，又有一種不曾經歷過的寂寞，似乎是曲終人散，已近尾聲。長年局囿在家中，看書、寫文章、含飴弄孫，生活是平靜的，却又像一潭死水。人就如處了無期徒刑的囚犯一般，心緒慢慢又不寧靜了。結果，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Neurosis）。

這是心理和心智不平衡。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緊張，沒有緣由的焦慮，說不出所以然的精神方面的壓力，情緒方面易激動、有困擾。還有就是理智無法解釋的恐懼。

某晚，我去國家藝術中心聽音樂會。在地下停車場停車，管理人說我越了綫。我便退車，我以為他在為我指揮。怎知他却跑來說：你撞到別人的車。我開了幾十年的車，從來沒有出過事。這麼一來，我髒髒像犯了大罪一般。在北美，撞壞車是常有的事，反正有保險公司負責賠償，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我走下車來一看，對方的車只擦壞一點點而已。我的駕駛証和保險單的號碼，連同我的電話，抄給對方。此事便可為此了結。

想不到坐進音樂廳，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靜。好不容易散了會，回到家中，整夜失眠。接下來的幾個月，不時為此事而困擾。我自責，我感到內疚，我追悔……總之，為了這點小事，使我整個的生活不安寧。最後不過賠一百元了事。可是，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到地下停車場去停車。於是，我患上了停車恐懼症（Parking Phobia）。

另一個下大雪的晚上，我因為路不熟，在丁字形的路口，不知要轉左還是轉右，我就慢下來，不久綠燈變黃燈，我便停車。向左一看，一輛警察車。我向左轉。從車鏡中看到警察車在後面回頭。到了接近我的車時，閃出紅燈來。我立刻靠邊停車，他也停車，走到我的車旁，要檢查我的駕駛証。問我為什麼剛才綠燈不拐彎？為什麼開車靠到路旁去了？他懷疑我醉酒駕車。我告訴他：我連啤酒都沒喝。我願意自動到警察局接受呼吸檢查。他看見我不像喝醉的人，講話也老實。他說只給我一張警告單，不是違規罰款單。我便稱謝而別。

還有一次也是警察找到我，說我撞車私逃，這是非常嚴重的。我也知道，果爾為此，可能坐監。他檢查我的車之後，向另外一個投訴的人說：你不能說他撞車私逃。

這兩次與警察打交道，都是蒙了不白之冤。從此以後，我看到警車就怕。於是，我又患上警察恐懼症（Police Phobia）。

我知道我的病情，我也知道病由，我只不知道為何治療。如果我有閒錢，我可以找心理治療專家。俗語說：有錢錢擋，無錢命擋。我就只有認命了。

我已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每天都在讀經祈禱。當我為這莫名其妙的恐懼所困擾的時候，我便祈禱。人力所未逮，便訴之於神。我在理智方面，我的意識很清楚：根本不用怕。但是，在我的下意識中，不時泛起這種恐懼來。

一個人的理智，多少可以控制一個人的意識。也可說，意識是可以利用理智來分析、了解、體會的。下意識這種心理的活動，來去無踪，不可捉摸。

下意識也不受感情的影響，也不被意志所決定。更與靈魂、精神無關。

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永遠也無法明白甚麼是神經衰弱。也許會認為那只是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自作多情，束縛自縛！

如果不是我自己坦白出來，有誰相信我在大馬路開了幾十年的車，為今想起停車就怕呢？又有誰相信我在大馬路與警長總警長交往密切，為今看見警車就緊張呢？

在新約聖經中，使徒保羅曾提到他肉體上有根刺。他三次求主拔掉。主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我決不能和保羅比。我便將我這種恐懼症，當作是一根刺，不敢求主拔掉。

不奇妙麼，又有一天，我開車出了一個小小的意外。我立刻想到我的有關開車的恐懼，我在想：我怎樣去面對我自己心中的困擾呢？可是我忽然又感覺到，我心中竟而反倒有一分寧靜。於是，我禱告感謝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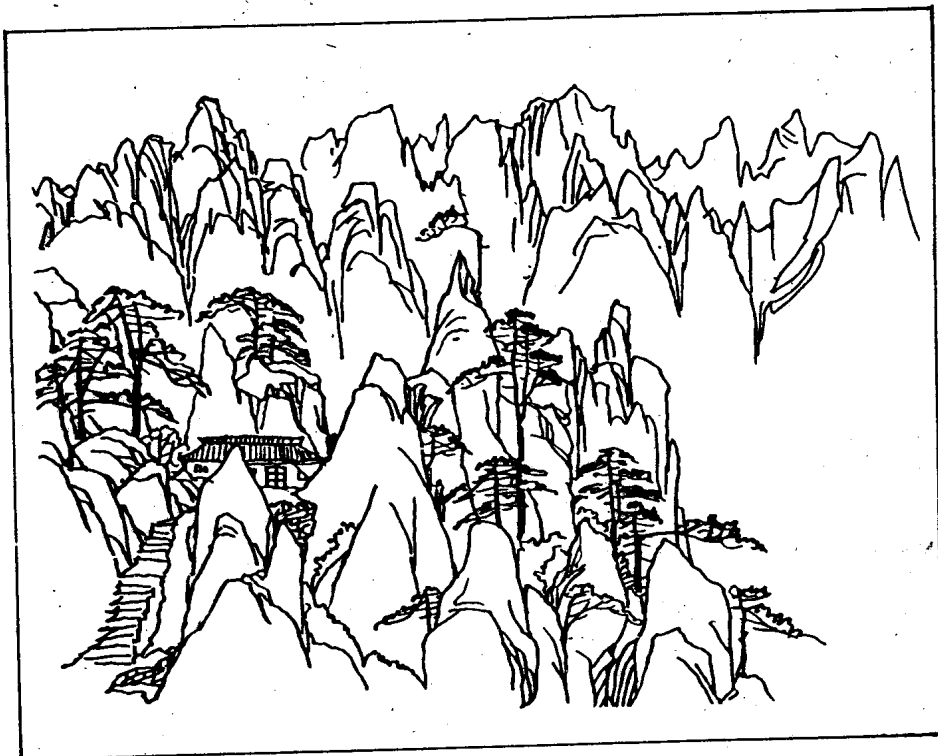
幾天以後，偶然讀到一本有關基督徒禱告的書。其中有一句：「魔鬼在信徒的心中灌注不合情理的恐懼」。我豁然開朗。我為什麼要被這些不合情理的恐懼所困擾呢？（在這以前，這句話我不知反問過我自己多少次了。）

我的Neurosis從此就慢慢好了。

\*



# 鴉翻楓葉夕陽動 \*柔密歐·鄭



活為現代人，絕不同於李白的年代！我說，很不可能像他那樣，亦詩人亦劍士的豪縱與曠達。尤其他輕財仗義，慷慨任俠，更不是時下一般現代人，所能追隨得到的。所以，他那不為哀愁所壓倒的一點倔強，從不向權貴低頭的那分驕傲與尊嚴，為什麼不令人讚賞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假如他肯隨俗逢迎，長伴帝皇而享盡富貴的話，那麼，他就不能自由自在地縱情詩酒，漫遊天下名山大川，以其複雜豐富，變化萬端的多難多彩的人生經驗，隨興吟詠，為我們留下不朽的詩的遺產，終於讓他成為我們所愛戴的詩仙了。

正因如此，所謂：「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早隨古老的傳說飄逝。而整日為衣食奔走，活在都市的現代人，誰個不在複雜的事物中，與緊張和

沖激下，弄得筋疲力倦。偶爾接近自然，想借助外在豁壑的陶養，那也只能暫得片刻的安享，到底屬於自己的閑暇極少極少了。

大自然是無限遼闊，舒展，寧靜與和諧的，它除了能讓我們的精神至為舒服之外，同時還能把起自我們心中的一切哀愁拋開，甚至達到那種忘我之境。

從此，一有機會，我總在使自己化解在自然的心態中，去引發那具有深涵的新意境。無可諱言地，誰能在自己心靈中，貯一泓秋水？或是藏幾處邱壑？讓翠嵐蒼波點染自己心靈而有個超越現實的憑藉；或使自己的心能常養一分春！總之，要理解自然山水，是以古人的眼光，或今人的感應，都可以各是其是的自由，不必過於拘限才對。古人以詩譬諸遊

山水時有謂：「唐詩則如高峯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澗尋幽，情景冷峭」。所以山水與詩的風格，都可以有其突出與殊異，而不必同一概念的。

且說如今的我，方從自己投宿的古寺走出來，面對不遠處的山坡，一帶婆娑的叢竹，彷彿風把竹兒當做樂器，輕彈使人難忘的一曲抒情。

我從愈走愈陡的山徑，慢慢地登上了山的峭尖；跟着，我走入一片淺灰色的迷濛中了。霧似一襲極薄的輕紗將我披上，怡然在那種富有詩情畫意的韻味。

翻滾而來，還有雲的浪，雲的浪似乎在翻滾著我。

於是包圍著我的景物都不用分明了。山峯，樹群，古寺，都消失在無邊的迷茫中，偶爾仍然會感覺到，它們是似近還遠，似遠却還近哩！啊！我好高興地看着，乳白色的雲浪自山腰徐徐升起，而位半山的我，腳踏著這一層層的雲海，自己呼吸的雲，吞吐出來也是雲；驀地我擁抱著雲，且圓舞著雲，隨它飄搖，隨它凝定，而我笑不攏口，自己真正的一片雲了。

身如御風凌雲，我遂想起了台灣詩人羅門，他在溪頭遊一詩中這樣寫過：「山在雲中走，雲在山裡遊。……雲遊，千山動，雲靜，山已睡了千年……一隻林鳥，穿過千樹，碰碎滿山的青翠，滴滴落入泉聲……」從他的詩中，讓我更能舒暢心靈，同時也能容納自然美好的一切。因此自身就在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了。

驀地，眼前一亮，心境一寬，原來自己已登上了絕頂了。真如李白說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暫可移詠此情此景。屹立山頭，才領悟到山的巍巍，才傾佩了山的唯我獨尊的氣概！令人感到豁然開朗的，似乎是與山在一起望呢。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實在使自己站住的這一絕頂，大有奇峯突起的姿態呢！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你讀到這出色當行的詩句，竟含有不少的哲理，或者當你與山把臂聯歡的時候，你就會透徹與體會到蘇東坡寫山，自有其獨到之處了。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在真正做到，已外浮名又外身的時候，還有什麼其他的冀求呢？而自己本來是：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啊！

黃山谷說的不錯，「及身強健且行樂，一笑端須值萬錢」。不是嗎？人的健康應歸第一，有了健康才有充沛的生命力。假如長日病倒在床上，那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因而趁着身強力健時就該及時行樂。的確，能心胸開朗，凡事樂觀，何嘗不是人生一寶。所謂：「人生難逢開口笑」，若常能放懷大笑，對身心委實有莫大的裨益，其價值何止區區萬錢呢？因此當我感覺到那無法遏止的喜樂，以及在得意忘形中，早就溫婉妥貼在黃山谷詩中的那句：「未到江南先一笑」了。

懂得幸福的，是永遠不離開大自然的人。也不知什麼時候，我竟坐在這八角亭里默想；滿心的怡紅快綠，與一襟無暑，偶爾有陣蟬鳴，聲破這一山寧靜；但也只是鳴者自鳴，默者自默。不期然而然地，我從大衣的口袋，拿出一隻扁瓶的萬蘭池酒，打開瓶塞，就如

此的喝上一口；於是酒把我引進想像的幽渺中，示阮藉，亦稽康，尤其劉伶藉酒玩世地漫漫醉語；想不到，午於蔓衍及飲過煙波後，連個殘陽也配着醉顏欲走了。

又是「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學不成孟浩然，我只好走下歪歪斜斜的山路，慢步地走回那隱隱約約露出一勾簷牙的古寺。

隔峯下的日夜長流的碧溪，正蜿蜒向西流。幾時一條長虹，從天空一直掛落到溪上，而幾隻烏鴉，停足於被夕陽映染着紅光的楓葉上，不知它們在翻覓什麼似的，讓我好奇地一直在注視。忽的我又想到唐人陶岷的：「鴉翻楓葉夕陽動」！由於它是我早年所喜愛的一句詩，所以至今仍留有極深刻的印象。這句詩無非在表現一種微弱的錯覺。楓葉遮映着夕陽，鴉翻楓葉，楓葉在動，乍看起來有點像夕陽在動，同樣是相對運動所造成的錯覺。認真來說，古人喜歡以禪喻詩，是不亞於現代人寫現代詩，說得很玄虛。其實「夕陽動」的狀態不難理解，人人都可以加以體驗的。

從這句詩引起我詩情如酒，少不得亦步亦趨，替它草擬出一首七絕：

虹尚飲溪一鏡明 情知  
情在與無情

鴉翻楓葉夕陽動 過客  
馬蹄魄不驚

說到「夕陽動」，我以為它仍具有一種積極性的意義。夕陽不應該被歸屬於悲觀、絕望，相反地，它就是要趁着這一息尚存的機會，盡量地做到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宏偉的思想和行動。而若把鴉人格化，它翻的是感情（楓葉），不論往者已矣，或是來者可追！都

一樣地使人有不重複其失敗的經驗，反須打疊精神，隨時迎戰現實。

人的存在雖有互異，但在生活中豎降旗的心理，則是一致的。好像有人把本地華人形容成一頭牛，理由是：牛只知道死，而不知道逃跑！這種比喻是否恰當，且不必說，但既是一頭牛，可以不必理會幾時會被牽至宰牛場，最好還是在有生之年，結實自己的忘懷得失與生死度外，站定崗位，爲田地而鞠躬盡瘁，能耕出一寸是一寸才好！

古寺的暮鼓與鐘聲齊鳴，不免使我驚起，沉思，惶悚，終於愧悔難安。難道古道盡衷，斯文掃地，世人只愛物慾享受，不惜成爲行屍走肉嗎？而人類可貴的生命，究竟活著是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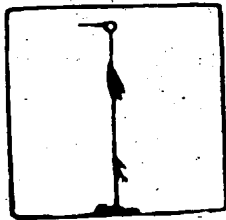
也許是隻獨飛的失群之鳥，偶然找到孤生的松樹那樣，既有託身之所，也可以暫爲棲安的自我滿足。當然更已無動於什麼不遇的蒼鬱，反而是古人的俠氣豪情，能使自己意氣英發。跟着從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我聯想到大節凜然，成仁取義的鑑湖女俠——秋瑾，她不但詩詞鳴世，而且真正地能以生命在寫了。且集她的兩句豪語：「好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作奉獻。相信對人對己都有一番鼓舞的作用！

踏進寺內，在佛殿神前，我雙手合十：幾時我才能夠，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

於雅加達

\*風向



\*觀

\*章俞美

## 永遠的熱度

文藝青年之所以名為文藝青年，是因為這一批人永遠的年輕。此話怎說？難道一個人一成為文藝青年，便會長春不老的嗎？噢，這麼說來，個個文藝青年，豈不是變成「永遠的尹雪艷」？

非也非也，「永遠的尹雪艷」只是永遠是同一個人，而文藝青年，是一批來了不久便離去，然後又有另一批文藝青年來「接班」。所以說他們總也不老。原因是，他們沒有耐力寫到中年，更不必說老年了，便會自動「金盤洗手，退出江湖」。說到江湖，武俠小說裏，不是說武功是越練越精的嗎？而文藝青年只不過出道幾年，剛剛上手，或還未上手，便放棄不幹，豈不是前功盡廢？如果我們的文壇，永遠是由這些「無心戀戰」的文藝青年來支撐，要有突破性的發展，看來是難乎其難了。

這不是看不起文藝青年，而是寫作，是越經磨鍊，文字才會更揮灑自如，技巧才會更加成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經歷人生的風霜後，對人生才會看得透徹，加上精神境界的提高，才不會失之過偏，這樣的作品，才是有水準的。而文藝青年，入世不深，看事不夠全面，未受其苦而不知其苦，除非是天才，不可能一出道便有所成。但假以時日，他們是可以成家的。可惜的是，他們還沒到成家之日，便消失了對寫作的熱度，作了文藝逃兵。這不只是個人的損失，而是整個民族國家的損失。

文藝青年的熱衷於寫作，常常是熱情可嘉，不過，這種熱度，必須要持之有恆，才會有結果的。文藝青年，切記，切記。

## 只出好書

\*夏玉枚

我的幾十年好友言友慧，剛寫了一篇「風向」稿，名為『出書？出書！』，請我批評指教。看在幾十年的交情上，我也老實不客氣的不吝指正，請吾友言友慧多多包涵則個。

言君對於出書，完全是肯定的。我亦希望本地的寫作人，能多多的出書。但是，有一個原則要遵守，那就是只出好書。至於甚麼才算是好書，我想出下列幾點：

(1)內容與技巧要有相當水準。不要把學校裏的習作也拿來出書，除非是當作文示範讀物。相信沒有幾個讀者，願意買習作回來看。而且這樣的書一出，本地的讀者更加振振有詞的說：「本地薑一點也不辣！」

(2)封面設計要美觀。本地出版的書籍，有一個現象是，封面太過寒儉草率，沒有吸引力。

(3)注意編排。自資出版的寫作人，相信大多數都沒有編排方面的經驗，所以有凌亂或排得太上或太下的現象。

(4)字體的大小要適當。

(5)校對工作絕對要一絲不苟。

如果每個出書人都能做到這幾點，我想他得到的，一定不會是惡評。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 人間集

# 再談作家的視景

\* 梅淑貞

上期談作家的視景，兼及白吉斯，因為篇幅關係，只草草帶過。因此本期繼續「借題發揮」。當然，這又是借幾個我常讀到的作家的作品，來抒發管見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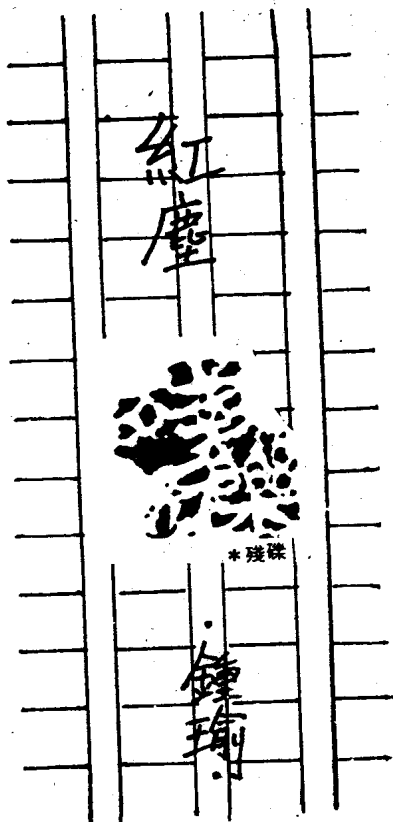
上一回，曾批評白吉斯作品中的「善」「惡」問題，處理得不夠黑白分明，其實這句話說得太過斬釘截鐵，不是我真正的意思。難道我還要求我們的作家，努力的去為群眾，指示出一條做人做事的「康莊大道」乎？大概只有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才有這樣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吧？

雖然我在理智上覺得，文學作品的功用，若是一味懲惡勸善，發揚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道理，未免是太過理想化，但在個人的選擇傾向上，仍是希望我所喜歡的作家作品，是鼓勵我們「選擇變好」的。不然，好人一輩子都倒霉，而壞人却享盡天下悅樂，一本這樣「不公平」對待它的主角人物的書，豈不是氣壞了讀者？雖然，在真實世界裏，這種現象是到處皆存在着。但是，作家是否可以把這種現象，提昇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呢？那就是，不只是描寫並渲染這種「到處皆是」的現象，而是把眼光，投注到現象的背後去。從而讓我們這些讀者看到：做好人，雖然沒有得到甚麼顯見的利益，但心安理得，精神舒坦；而做壞人，雖然是活得蜜裏調油般的得意，但却心情痛苦，一輩子內疚難安。而作為讀者，當然也會獲得「精神上」的勝利了，從此會更加朝「選擇變好」的目標邁進。

說來說去，這個讀者，還是希望作家能給于他的讀者，更多的選擇變好的勇氣，以証明他是「吾道不孤」的。一個人，若已活過了三四十年，不管他所度過的是春天、夏天、秋天、還是冬天，總是已經經歷了一番人事滄桑，對於做人或做事，已自有其一套人生哲學。換言之，他已經不再需要，別人對他的勸告了。但如果這個人過了這把年紀，還繼續看文學作品而不倦的話，你想，他的出發點是為甚麼？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抑或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是的是的，是某些書中確實有這「顏如玉」與「黃金屋」，而這兩種東西，我以為是人類的美好品德的物質化名詞。作家，在生物學方面來說，是一個普通人；可是在文學藝術方面來說，他是一個藝術家。我們對一個藝術家的要求是：他應該另具慧眼，看到我們這些普通人所容易忽略了的東西，而且他還具有特殊的技巧，把他所看到的一切，以他本身所擁有的媒介，向我們描繪出來。至於我們是否受他感動，則是要看這個藝術家是否看得真切，表達手法高不高明了。

羅倫斯的小說是我近年常讀之再三的文學作品。有人曾譽羅倫斯為二十世紀三大英語作家之一，其他二人，據記憶所得，是艾略特與喬叟。如此說來，羅喬二人也算是齊名了。但根據Harry T. Moore的羅倫斯傳記『愛的教士』(Priest of Love)所述，羅倫斯最討厭喬叟的文體，並曾公開批評，此為題外話，也暫且按下不提。但這個讀者為羅倫斯所迷的，不是他的名氣地位，而是他的小說所傳授的教育：如何去把我們的生命活得好。如果我們仍然記得他短短的一生中，長時期都被疾病與貧窮所折磨，而仍然不懈創作，把他的訊息傳達給讀者，並永遠的「遺愛人間」，便會不由自主的深深感激着他。而他的小說，也沒有甚麼「黑白分明」的人物。我只記得除了『戀愛中的女人』裏的Hermione是個令人憎厭的角色之外，便沒有甚麼徹底的好人與壞人。至於小說內容，也沒有懲惡勸善的情節。可是，他的小說，至少以個人來說，曾經那麼深刻的影響過我，而到了今時今日，仍然魅力不減。這到底是甚麼原因？

我自己提供的答案是：他的小說，擴展了我的視野，從此讓我看到了從前所忽略了的人類美好的品質，同時也瞭解到，人性的缺點是人人皆有之；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說印証了做人的道德與勇氣，增加了對生命的信心，從而更加不懈努力於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果一個作家能做到這點，即是他傳達給我們對人生的希望，他便是一個具有遠大視景的作家。



一種環境，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張權感到，自己近來變得太過瑣碎了。他感到思想極其疲累，心裡湧起一重悶翳。不經意間，竟然吞飲了一口凉水。他鼻腔裡一重酸痛，喉嚨發澀地，猛力咳嗽了幾下。他的聲音，引起了衆人的注意。遠遠在洗澡的兩個印度人，也關心地向他投以眼光。在水霧迷漫中，每一個精露的裸體，都盡情地享受着清涼的凉水。有人雖然在打噴嚏，但仍然仰身受水洒的噴射。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這溫涼愜意的洗澡房。

張權正轉身，向洗澡房外覓去時，那個驟然清醒的英國人，對着張權，友善地笑說：「我真不願意離開這裡。太涼快了！我受不住熱帶的氣候！」他似乎在尋覓着話題，語意也帶點含混。但張權很瞭解地，對他攤揚手勢說：「你是英軍的野戰隊，從英國遣來亞洲的？」他一邊說着，人已走出洗澡房的過道上。那裡放置了衆人的服飾和鞋履。幾乎所有的衣物，都是邇邇和爛破的。不知是誰，竟然置放着一雙，皮面上綉着鴛鴦戲水圖紋的鞋子。那顯然是一件紀念品。鞋子仍然是嶄新的，看起來充滿一種雅緻的溫馨感。

張權呆住了。他對着這雙拖鞋，流落在杳遠的冥想裡。剛才沖了一個冷水浴，把他先前，因年青人被日兵押去的不快，漸次地沖淡了。他久久不能

忘去，年青人最後，猛地回轉頭，不要張權向日本人求饒的表情。他心坎裡如被箭戳的感覺。那種痛是夾着酸楚的。一種親人被災難所圍困，而自己又目睹着，竟而無法援手的無奈和傷痛。

洗澡房裡，水聲吱吱中，一個緬甸人拖着一個馬來人，在跳着一種極富熱帶情調的交際舞。有誰在好事的吹響口哨。有人用赤跣的腳板，在濕濡的地面上敲節拍。一座擠滿半百人的洗澡房，一時被歡樂聲罩滿了。屋頂上的兩盞煤氣燈，在水珠向半空濺動時，竟意外的折射出一重霞光。

張權半響，才從鴛鴦戲水的圖畫裡浮游出來。他感到渾身熱辣，一種生理上的本能，使他無意識地，用手撥了撥下體。他感到慚愧地，連連嘆了幾口氣。他用迅速的動作，穿上了俘虜營特別配給的衣服。都是深褐色的衣褲。鞋子是膠製的。皮面上有一些日本式的紋路。穿在腳板上，鬆軟的感覺，使人如踩踏在，滑溜的水面上。

英國人悶不則聲地，穿上了營屋特配的衣裝。他轉身欲向飯堂的所在覓去時，張權看到他，把那一雙美麗的綉花鞋，揣套在褲袋裡。在燈光晃映裡，看得出英國人一臉上的溫暖和滿足的感覺。他輕輕摸挲那雙綉鞋，對張權瞅望了一眼。馬上他露出瞭解的微笑，對他說：「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東西。是不是？」他把綉鞋掏出來，讓張權多瞅一眼，然後又寶物似地，揣套在褲袋裡。

「是一個中國朋友，送給你的。嗶？」張權和他，併肩地向飯堂裡走來。長長的過道，灰沉沉的幾不能視物。在屋頂上，相繼地洞開了一排天窗。天上的明月皎亮，把雲影都投向地面上來。遠遠的山峰上，鋪了一塊淡薄的雲影。

英國人跨着爽俐的腳步，一派軍人式的姿態，使他摻在衆多的亞洲籍俘虜中，氣宇和風度，都顯得極其昂然。他坐下來，上身半偃着鬆軟的木椅，說：「我一路上都在想，應不應該告訴你。中國人！這是你們的，一個中國小姐送給我的！」他說着，對張權眨眨眼，說：「一個漂亮的中國小姐。前所未見的！——」他配上手勢，強調着說。

張權明白了他的意思，倒引不起興緻了。他只是說：「她可能是一個多情的女子。對你有真感情！」

英國人坐着，身體都比張權高大半截。他那軍人式的粗魯、在他頻頻揮動的手勢中表露無遺。「我到過許多的國家。自然也認識了不少的女子。我覺得，日本女人和中國女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他幾乎有點得意地說。旁邊坐的是幾個馬來人，和一群聽不懂英語的中國人。人人都注視着，幾個臨時挑選出來的待應員，正在衆人的面前，攪了一只鋁製的飯盤。上面有白飯，有青菜。意外的竟

然有一只黃澄澄的煮蛋。不知誰在驚嘆着，也有人誇張地，用禮讚的口氣說：「謝天謝地，這一餐太豐美了！——」當侍應員經過桌面前，有人殷勤的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嘉許的說：「真不能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英國人發現張權並不熱衷他的說話。他頗感無趣地，低頭咀嚼着盤中的飯粒。屋頂上除了掛了幾只微弱的氣燈，也開了幾塊大小各異的天窗。在這個方向，人們看不到月亮，只看到閃爍的繁星。渺渺銀河，埋藏了幾許的神秘。神話似的悲劇，就在這個異族共聚的集中營上演着！

張權很感慨地，低着頭，用發呆的眼睛，望着鋁盤內的飯食。他半閉着眼，收攏着眉，讓內心突然湧起的酸痛，隱隱地在心頭上掠過。這是一種奇怪的經驗。每一個人都有過。讓突然襲來的痛楚，在心坎裡劃過，然後輕噓一口氣。一種前比沒有的舒坦，即從此灌滿了整塊的心田。

英國人以爲張權在作飯前祈禱。他說：「我想不到，你是基督徒！」他一邊咀嚼着米飯，一邊說：「在日本人的集中營，能吃到這樣的晚餐。當真是上帝的恩賜！」

張權提起精神，嚼了一口飯，說：「我不是信徒！」他這時候，也注意到有幾個中國人，在垂着腦勺作禱告。那一刻間的肅穆，在這個本是喧嚷的飯堂，有點格格不入。

「哦。那真對不起！」英國人訕訕地說。他像是做錯了什麼事似的，對張權懷着歉意說：「也許我不太瞭解你們中國人。我時常都說了不該說的話！」

「沒有。你沒有說錯什麼，只是我的心情太糟了。很容易衝動！」張權由衷的說。對他露出一個親煦的笑容。

英國人側側腦勺，用他軍人特有的語態說：「那太好了。我們軍人，有時候，不太會體察別人的感覺！」

張權無所謂的，他只是繼續進飯，很小心地把一只煮蛋剝開。然後吮吃着蛋黃。英國人也在吃着煮蛋。他說：「鋼鐵似的軍紀訓練，會把一個人弄成不通人性！」他說着，用大動作，把已吃清的飯盤，向桌中央推去。他的動作，很引起旁人的反感。幾個緬甸人在桌對面，不住的對他瞪眼睛。張權倒沒有注意到這些。他只感到，英國人實應該把「人性」糾正爲「人情」才較爲適合。但他始終沒有說話。很溫文的把飯盤推開桌中央。他跨過條凳，往營屋的迴廊走去。英國人也和他一道，二人走過長長的甬道，終於在一排水龍喉處，佇立下來。二人都都不約而同的，開動龍喉，讓猛力的水柱清澈着嘴腔。

迴廊外是一片無盡的黑暗。營屋外的草坡上，隔着一段距離，即支起一條簡單的木柱。頂上亮了一盞小燈泡，光芒似有若無的，一閃一爍，甚像是鬼眼，在黑暗中向人窺望。遠遠的瞭望塔上，流轉着探照燈。在周圍的鉄蒺藜上，可以見到一張告示之類的，上面不外寫着「不可踰越」的日本字。告示牌之下，赫然可見一簇簇隆起的墳堆。

「那是，逃逸者的下場！」英國人很有興趣的，走落木階，用腳踩着幽幽深深的草花。張權則坐在木階的最上層。他向黑空透了一口氣，才說：「那些是新墳嘛。是被決後，埋在這裡的？」他說着時，注意到墳丘上，疏落地蓋着黃土。新墳的旁邊，竟然留着幾件邋邋破衣褲。在木柱上的燈光映照下，人們可清晰地看到，衣褲上沾滿着斑斑的血漬！夜一下子寒涼起來。四外的虫囂，宛似鬼嚎地使人心悸。螢虫飛躍得像鬼火在躍舞。

英國人狠狠地，踢折了地上的一叢雜草。他說：「我親眼看到的。逃走的五個澳洲人。他們是鋪設鉄軌的。趁着日本人換哨，乘隙往山下的野路裡走，可是，你應該想象得到，日本人是多麼狡猾的！——」他用手拔起一絡野草，猛力地搗碎它，並向空際撒佈着，說：「日本人在周圍的山徑上，埋下了地雷。誰只要踏了上去，人就被炸成，像粉末一樣！」他把手掌上，所剩的一撮草末，向着張權的面前，簌簌地撒落在地面上。

張權深嘆了一口氣，說：「我知道了。日本人把他們埋在這裡，是要對我們阻嚇。是在警告我們！」他說着，並再次眺望向那幾簇寂寞的墳堆。月光把淡白的光芒照在墳頭上，益使到這墓地，顯得淒涼和寥落。

「我比你先來這裡。可是，現在你是我的主管！」英國人粗魯地蹬上木階，把地面踢得咚咚響。他和張權一道坐在木階上，他說：「你是我們這一批人的主管。爲什麼呢？只因爲你懂得說日本話！」

「我其實，不願意做，日本人所說的組長。你說的是主管！——」張權幾乎是理虧似的，連說話也是低悄的。

「誰在怪你呢？中國人。我其實是同情你的！」英國人澄清着說。他說話總有慣性的動作，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你今後，有好多的機會，接觸到日本人。你會發現，這種人是全世界最可鄙的！」

張權很瞭解他說話的憤怒。他想起，年青人那副怨憤的臉孔。也想起那批被俘的游擊隊，他們那種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們都是一腔熱血，要把日寇殺個淨盡的英雄好漢！

好多泉湧的心事，都一腦兒的罩滿心頭。張權

無意識的摔腦，正欲提身，往迴廊的另一角隅走去。英國人止住他，說：「中國人，我們好好談談。做個好朋友，不行嗎？」

張權把身子重新坐定，眼光覷向這個身材碩大，作風豪邁中帶點輕率的英國人，說：「很高興認識你，我叫張權！」。「呵！張權！我叫卡爾，英國野戰隊的坦克炮手！」英國人很誠摯的說。他二人同時，注意到山下傳來日兵的喧笑聲。各營屋內，都熠熠地閃着燈光。日兵在狂暴地踢着地板，節奏宛似跳舞的，穿過黑沉沉的夜空，向山上的所在送來。張權向英國人問說：「他們在慶祝什麼呢？看來滿熱鬧的！」他這時候，也注意到迴廊的四周，已先後站着或坐着，各族的人群。各人都注意着山下的動靜，好像那裡，藏着什麼秘密似的。每個人看得瞪大眼睛。

「他們每天晚上，都這樣胡鬧。直到更深的時候為止！」英國人攤着手勢說。他回頭向少數的幾個白種人頷首。每一個白種人都是一臉肅然的。連澳洲人奇南。這時候倚在門框上，在半睜眼，露出一副微愁和落寞的表情。

「他們，為什麼一臉愁悵呢？——」張權很不瞭解的英國人斜睨了一眼。

「他們都知道了，那堆墳土裡，埋葬的都是白種人！」英國人淡淡的答說。那墳丘上被夜風掠過，一重黃土被撩起。即使在淡幽的月光下，塵影仍然是清晰可見的。

「看樣子，離開這裡，是不能夠心存僥倖了！」張權換了一個坐姿，把背脊靠在迴廊的椽柱上。

「除非有計劃的逃逸，這裡，幾乎是沒有什麼機會的！」英國人揚臂，戳指了一下四外的山野。在月色華光下，重巒交疊的野景，使人聯想到那深山大澤的危殆和險阻。

「逃出去也沒好處。在淪陷區，你如何能安全過活呢？」張權忽然想到東城。那種戰後的殘敗和蕭條，真的使人無法安穩渡日。

「不過，如果從這裡，一直往西走，就可以越過一大片平原，到達印度的境內。只要到了那裡，日軍就無法施行截擊！」英國人比劃着手勢，一派軍人式的武斷和自信。

「呵！」張權這時候，才驟然省悟似的。他用一種奇異的眼光，望向這個高大，並且氣宇軒昂的英國人。他垂下眼瞼，吐了口氣，對英國人說：「你真的，要這樣幹？」

英國人自負地，勾勒一個篤定的笑容說：「一定的！我答應過一個人。我一定要逃出去，然後設法和她會面！」他說着，用手輕撫了一下，套在褲袋裡的綉花鞋，說：「就是她。爲了她，我值得這樣做！」

張權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只好讓沉默，讓自己平復一下，紊亂的思緒。英國人續說：「她是一個極好的中國女子。溫柔嫺淑，體貼多情——」他說到這裡，像沉緬在無盡的溫馨裡，人整個變得癡迷起來。

和先前一樣，張權仍然掉在無邊的岑默中。他想起遙遠的親人，自然也想起美麗的林美嬌！一切都太像夢了。如果他自己，也能從這莽莽荒山中，奔回到天涯盡頭的西城。那麼，這多麼像是，人間最綺麗、最完滿的情緣呵！

張權想到這裡，兀地清醒過來。他用驚詫的眼光，對英國人瞪視着。他的嘴唇哆嗦着，久久說不出話來。英國人則張開闊大的手掌，在他的肩膀上輕拍了一下。對他說：「你明瞭我的意思嗎？張權！」

「你是說，要我和你一起，離開這裡？」張權幾乎是機械式的說。他從英國人反射回來的笑容中，已肯定了這一點。他哦吟地嘆氣說：「我絕沒有想到這一點，卡爾——」

「有什麼不好，難道你不想法嗎？嘎！」英國人充滿善意的說，「從這裡，往西走四百公里，或者多一點，就是印度的國境。在那裡，我們是完全自由的！我他可以俟機回到淪陷區去，會見我們所要見的人。並且，我相信，我們是有辦法，活到和平的到來的！」他滿懷樂觀的說。

山野外除了日本在山下播送樂曲外，四周盡是虫矢的鳴唱。營屋內傳來一片口琴聲，樂音單調和乏味，益添這寂寂空山的寥落。一群人衆，就着迴廊的地板上，露天打着瞌睡。只有幾個中國人和馬來人，在草長及膝的土坡上，緩慢地散着步。其中有人在揚臂踢腿的做着體操。

張權漫步，走向營屋的另一角落，沿着木梯，向雜草橫生的土丘上走來。英國人也隨着他。二人一逕地，走向一簇廢木堆集的所在。在月影的俯照下，這裡的環境顯得更其岑靜和愴涼。張權一邊走，一邊說：「這樣的話，在這裡談，看來比較適合！」他靠在一面高疊的木條上。四周灌滿了霉臭味。木塊被雨淋和日晒後，已部份顯露出破爛和陳腐。草地四處，都冒出大小參錯的毒草菇。張權和英國人，二人不自覺的，踢碎了許多的草葉和野花。這裡望到營屋內，有一個人影，在背着微弱的燈光，在吹奏着口琴。二人稍用眼力看去，才看清楚那是一個英國人。琴音逐漸漸渺之後，山下日兵的喧鬧聲，隨之向空曠的山頂上湧來。張權和英國人，彼此都達成了協議。英國人攤攤手，對張權說：「你願意留在這裡，也沒有什麼不好。至少，不用冒生命的危險，直捱到戰事結束的時候！」

「我認爲，這場戰爭是打不長的！我有信心，



一定可以待到戰事結束的一日！」張權趁着月色，和英國人相互凝望着。他二人都對未來的命運，有迥異的想象和看法。二人只有一點共同的，他們相信戰事遲早有結束的一日！

英國人在一棵半截的樹柵上坐下。他的腳垂下，搖晃着踢動草地上的花絮。他說：「至少，我們有一點相同的。我們都相信，這場戰爭，不會打得太久！」

張權領首不語。二人間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我可以告訴你，張權。和我一起走的人，另外有兩個。那是我的同胞，也在這營屋裡！」英國人說着，抬眼向營屋上瞄望一眼。各族人等，都紛紛蹲坐在迴廊上憩息。這裡比營屋內清涼多了。人們半臥着，仰首觀覽着天穹上的月華和星光。幾個英國人則靠在窗沿上，他們一直保持岑默。幾乎沒有誰聽過他們說話似的。人們也不大願意接近白種人。在戰發前，人人對白種人統治者心懷忌憚。在這裡，俘虜營內，人人也是遠離着他們。彷彿種族的隔閡，並不因戰亂而消弭似的。白種人在戰敗之後，仍然是白種人！這是各有色人種的共同想法！

張權望向營屋上，所有的有色人種，都紛集在迴廊四周憩息。一撮人衆稀少的白種人，則靠在窗沿上，趁着月色和清風，在吸吮着涼風，和憧憬着遙遠的未來。有色人衆較罷隨遇而安。他們似乎絕少想到命運和際遇。也很少爲今後的前途而擔憂。白種人則不然，即使在靖平時代，這裡也不是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家全在遠盡無際的蒼天下！他們無時或刻，不在籌思如何衝破樊牢，重歸故國！

涼風罩得張權和英國人，二人齊齊地打個寒噤。張權噓聲作嘆，英國人則走動開來。他望向迢迢銀漢，半嘆息的說：「真想不到，這樣靖美的環境，竟然是落在戰爭的歲月裡！」他隨說，隨着腳步，向高疊的木堆上蹬去。在遠處的瞭望塔上，偶然掠過一道探照燈。光柱十分微弱，根本照不到營屋上來。只在屋簷上閃爍一下，即告幻滅。

張權向營屋窗沿上望去。見到英國人中，有兩個踢動着草架，向木堆場的方向走來。二人都穿著深赭色的服裝。臉上毫無表情。一副神態都是憂悵和焦慮的。他二人站在木堆場上，透着月色，看到他們對卡爾，投送着期許的眼光。卡爾站在聳聳肩，並撇了一下嘴角，不言不語，漫步自木樁上，向草地處走下來。

兩個英國人，對張權嗽望着。一張失望的神色，自二人的臉龐上悠然而起。張權借着一點星光，看清楚二人臂膀上和肩胛處，都上下刺印着各式淡薄的圖紋。他們顯然是一介軍人。從他們矯健的步態，和帶勁的手勢中，使人對他們那富節奏的動作，捺不住的要多看幾眼。張權從二人的眼光中，已

知悉他們的內心思想。他抱歉的，極其溫煦的說：「我很感歉意，不能隨你們一道離開！」

英國人之一，擲前一步，對張權說：「我們不一定要你和大家一道走。只要你做一件事，允許我們在工作的时间，暫時離开工場一刻。什麼藉口都行。因爲，日本人會信任你！」他絮洩地說，彷彿這些話，早是他背熟了似的。

「信任我？呵！——」張權有點驚詫地，帶着苦笑說。

「是的，委任你做我們的組長，就表示他們的對你信任。我們和日本人交戰過，很瞭解日本人的心態！」這個英國人，口才和見識，顯然不在卡爾之下。張權忍不住，多向他耽望幾眼。他似乎洞悉了張權的心意。連忙說：「我叫羅倫斯，工兵隊長。他叫東尼，是文官下士。我們和卡爾，一齊在淪陷區被俘的！」他說得極其清晰，使張權一下子，就明瞭了他們的身份。他對三個英國人，用表示禮貌的笑容，各人分別耽望了一眼。難得他們雖然被俘了，但是軍人的氣概，仍然流露在他們的形態中。他不覺欣賞地，用欽佩的口吻對他們說：「軍人被俘，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很欽敬你們的精神。在厄境中，仍然設想到逃生！」

「也許，有人會認爲我們自私。但是，只要我們能夠逃出去。我們就能爲盟軍，帶來極有價值的情報——」他說着，用眼睛望着虛暗的山叢，說：「我是工兵隊的屬員，當然很清楚日本人，打的是什麼主意。這條鐵路，估計延綿三四百路，是溝通泰國和緬甸的，鐵路供應線。我們今在緬甸境內，想必在泰國方面，也同樣進行工事，俟後鐵路會啣接起來！——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想。我沒有確鑿的情報。但盟軍只要得知，日本人在這裡，全力建築鐵路，他們就知道，日軍的侵略目標是印度。這對整個戰局極有影響。我們極需要，盡快把情報送出淪陷區！」羅倫斯說着的同時，不住的用眼光，向靠立一旁的卡爾，投以諮詢的眼光。後者微然的領首，並兩眼透着晶光，對他鼓勵着說下去。

「日本人的計劃，我來這裡之前，一路上已聽到一點風聲！」張權用雙臂環抱胸前，抗拒着越來越重的寒氣。

「本來，你和我們一道走，對我們更有用處。我聽說過，你一直在路上，都和日本人打交道，對他們較爲瞭解。你的聽聞，對盟軍的情報，極有作用——」他正要說下去，張權已臉泛青紫，露出一瞥愠意，說：「請原諒我岔嘴。你說我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聽誰說的？嘎！」

羅倫斯已發覺，自己措辭失當。他臉龐上露出窘態，對卡爾投出求助的眼光。旁邊一直沒有說話的東尼，也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各人間也不知如



何應對地，彼此赧然的眺望一眼。張權一臉不豫地，把臉孔扳向山下的日本營屋。那些建築稍為精緻，在各窗戶上，除了懸掛日本式的遮陽簾，也見到屋簷下，分別垂吊着各式的花盤和花架。夜把整個山地罩得密密的，空氣裡迴盪着一種懾人的肅殺感！

卡爾溫文的拍撫着張權的肩膊。二人隨着凹凸不平的草坡，走近一潭靜水的岸邊。他們一路上說了好些話，只是這裡，草根深處，頻頻傳來悶重的牛蛙聲。那聲音像極了一個人在酣睡中打呼嚕，聽起來令人難受和氣鬱。卡爾把一顆焦石，踢落潭水裡，說：「你不要怪我的袍澤。他不是存心沒辱你。他只是，希望你能夠，給我們協助！」

「我從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這樣的事，我絕不想到會幹！」張權也踢落潭水裡一塊焦石。他用力較狠，彷彿在發洩他內心的憤懣。卡爾歉意地，仍然用手輕拍着張權的肩膊，說：「你的朋友陳順和，是我們在本營內，認識的第一個中國朋友！是他告訴我們，你精曉日本話，而且和日本人，是比較熟絡的！」卡爾說着，迎着潭水觀看自己的倒影。他高出張權整個頭有多。二人看起來，一高一矮一宏壯一清瘦。形相有點突兀和滑稽。

張權正欲開腔說話，先前的兩個英國人，也走落山坡，步近了潭水的澤畔。兩個英國人，都對張權露出款意的神情。羅倫斯擺擺手勢，說：「我希望你不會介意，我方才的說話，先生——」他身旁的英國人東尼，也勒出一個親煦的笑容。

「他叫張權。」卡爾從旁介紹說。

「張先生！」羅倫斯率先和張權握手。東尼亦然。他第一次開腔，說：「希望你能夠協助我們，讓我們把這裡的情報，傳送給本戰區的盟軍！」他的語氣充滿謙和。

「我真的，能夠給你們幫助嗎？——」張權困惑地說。他一瞥水中的倒影。四個人影在風湧的水面上，搖晃不已。

「張先生——」羅倫斯向前移近一步，以便靠近着張權。

「叫我張權吧！」張權揚揚手，請求着說。羅倫斯側側腦勺，表示無不可地，對他說：「我們自然，不相強你和我們離開這裡。這其實，是把生命當作賭注的冒險！——」羅倫斯說着，臉色倏然沉黯起來。東尼也一樣，他不知是否心悸地，用咳嗽掩飾着內心的不安。站得稍遠的卡爾，也臉肌頻仍地抽搐。他有意地，用雙手緊掩着，兩只套在褲袋內的綉花鞋。誰也猜不透，何以這平常的一雙鞋子，會對他這般重要！張權在一瞬間，對他也着重的瞥望一眼。

四個人在沉默中，聆聽了大自然的風吼和虫鳴

。也被聾耳的牛蛙聲，弄得心頭裡煩躁萬分。張權在一陣思慮之後，才領着首，對三個英國人說：「好吧，如果我真的能夠幫助你們，我當不辭綿力。只要你們能夠，安全離開這裡！——」他說着，向三個英國人環顧一眼。只見到他們蒼白的臉色，仍未恢復到原狀。張權忽然明白了。他們對這樣子的逃亡，其實也欠缺充份的信心！失敗的人太多了！張權移步向潭水的另一角走去。他不想看三個英國人的臉色，因為在那三副失血似的臉孔上，彷彿虛晃着死亡的陰影！

卡爾走近張權，和他並肩，望着昏沉光影下，那一簇簇的墳丘，他對張權說：「爲了整個戰區的利益，盟軍很需要，我們把這裡的訊息，傳達出去！」看着張權沒有說話，他佝身拔起一絡雜草，在手上無意識地搓弄着，說：「爲了我們自己，我們也要逃出去！」他望向天穹盡處，那裡流電似的閃着光，看來是高空探照燈在晃亮。這裡會有空襲嗎？卡爾在心腦裡，掠過一個疑問。但他仍然把話題，留在原來的方向上。「羅倫斯是一個工兵隊長。他在西城仍有家眷，他的妻子，在他被俘的前一天，剛被送到醫院等待分娩——」隨着卡爾的話，張權游目放在羅倫斯的身上。這個英國人比張權略爲年輕。身材碩長，一雙灰藍的眼睛，即使在星光下，也閃爍着智慧的光采。

「東尼炸聾了一隻耳朵。他在東城也有家眷，是一個烈屬。他的父親，是戰發前，著名的空軍指揮。但戰發後即告殉職了。他是他家庭中的，唯一的兒子！」卡爾說着，游步走近東尼，在這個青年同胞的肩膊上，輕撫了一下。東尼肅然地立在潭水畔。他的眼眶內，似乎掠過了一重淚影，但誰也看不清楚。四周的燈火，都在他的背後，張權站在他的面前，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

「每一個人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張權沉聲地說。這時候，他也注意到，遠處的黑空上，有探照燈的光火，在低覆的雲氣下閃動。他只覷了幾眼，嘴上却没有說。

卡爾也眺望着遠空的光火。他的話却是對張權說的：「我自己呢，也想回到自由的世界。我有一個相知的中國女友，是一個伴舞小姐。我答應過，一定設法把她帶離淪陷區！」他滿懷自信的說。一雙手却不住的，覆撫着褲袋裡的綉花鞋。張權領首，對他表示瞭解的盪笑着。

「所以。」卡爾踢了一塊焦石，滾落在漣漪不絕的潭水中。「我們都要離開這裡。回到自由的社區去！」

張權有點按捺不住的說：「其實，這裡的人，誰不渴望回到自由地區去？噢！」他說着，用食指環載着營屋內外的人。在那裡，人人都像掉在夢裡

，在輕扯着呼嚕。

卡爾臉上有點赭紅，話也有點結巴的說：「當然，我們的想法，都是很自私的！我們逃出去，把消息傳送給盟軍。對這裡的解救工作，多少也有積極作用！」站在潭水另一側的羅倫斯和東尼，也移步向張權、卡爾走來。四個人一邊提步，往山丘的另一角走去。那是一簇亂石堆，嶙峋的石塊，堆疊在野草蔓生的草坡上。這裡剛好豎了一柱電燈桿。燈光自黑空中瀉下來。照得亂石堆，宛似是劫後的廢墟。四人的影子貼印在草地上。張權點了點頭，對他們說：「好吧。我不再顧慮了。你們要走的計劃，應不應該先讓我知悉！」他向三個英國人，游望了一眼。

「暫時不行，張權。我們當然信任你。只是，我們只能在當時下決定。因為我們不知道，日本人的守衛計劃——」卡爾說着，覷向羅倫斯，後者頷首表示附意。

「如果他們，只鎮守大部份的山路，我們可能選擇河流逃逸！——」羅倫斯指着山下的河流說。夜幕之下，河流畔的營屋，把燈火射在翻滾的河水上。一艘中型的軍艇，依稀地在水面上晃動。四周皆是野猿的尖啼。

「一般上，水路的機會最大。我們可以潛游相當遠的距離，在日落黃昏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適當的掩蔽！」羅倫斯比劃着手勢說。旁邊的東尼，不住的把耳朵，向前趨靠着。他的眉線不住的收縮，顯見得他的聽覺，是有些不便。

張權嘆了口氣，說：「好，難得你們這樣信任我，把你們的全盤計劃都告訴我！」他對三個英國人，友善地說。

「在這之前，我們聽過你的朋友陳順和，以及其他的人談論你。你是一個錚錚漢子，一個極有風度的中國人。所以，我們都信任你！」卡爾率直的說着。他由衷的語氣，使張權很受感動的，用親切的口氣說：「我真感謝大家——」

羅倫斯說：「加上你被日軍委托為工作組長。是我們的主管。我們才認定，你一定能夠幫助我們！」這些話，大概東尼都聽清楚了，他不歇的頷首，並再次開腔說：「當然，如果你能和我們一起走，那就最好了！」

張權擺着手說：「我仍想暫時留在這裡。我真的很想，多一點瞭解集中營的生活！」他靠在一柱石樁上。眼睛望向瞭望塔的光火，又望向沉沉黑暗中的寂寞營屋。

「那也好，我希望，在戰後的和平日子裡，我們仍然有機會重逢。」卡爾和兩個英國人，相繼坐落在石塊上。一群蚊蚋旋飛而起。卡爾一邊說着，邊揮手拍擊着飛湧的蚊群。兩個英國人也發出同樣

的動作。

張權狠狠地，在腿脛上擊斃了幾只蚊蚋。他沒有答覆卡爾的話，後者附加說道：「也希望，能夠重見到你的朋友陳順和！」他的話剛完，張權正好揮掌，猛力擊斃了幾只蚊蚋。他的腿上，盡是蚊蚋的爛屍。一圈圈的血漬，在當頭的燈照下，顯得可怖和腥臭。

張權望向山下的日兵營屋。他想起被反鎖着的年青人，在提步向山下，走去時的巍峨身影。他本着犧牲的精神，向日兵的營屋走去。可是，他此後將如何呢？也許他不會死，但在日本人的折騰下，有時候死會比活着，來得更適意和安穩。可是，此刻年青人，却把命運交付予，冥冥的黑暗中！

四個人之中，還是張權，對年青人懷念得真切。他噓了一口寒氣，對卡爾說：「他能夠，一直活到戰爭的終了嗎？」他說着的同時，也望向另外的兩個英國人。人在瀕臨絕望的時候，真的盼望別人，能夠給他，即使是虛妄的安慰也好。再睿智的人，在某種情景下，也會接受別人假托的安慰和鼓勵。雖然這一切，最終都難免會變成泡影。

卡爾稍微聳肩，用極不平穩的聲氣說：「他據說，是派遣到，什麼炸山隊去，是不是？那是極危難的工作，好多人都被炸得稀爛，或者被石塊砸碎，或被困在地洞裡！那是死亡率極高的工作哦！——」他說着，才發現張權已移步，向山徑上走去。燈火照着他的背脊。腳步有點浮蹉地，向斷崖的方向走去。卡爾和兩個英國人，也一道走了上來。淒清的亂石堆，又恢復了它恆古的寂寞。

### (十三)

張權站在斷崖上，望向山下重疊有致的營屋。依稀在月照下，可見到有人，在營屋外休憩或散步。日兵的巡哨員，也托着鎗枝，在鉄柵門外眺望。瞭望塔的探照燈，不歇的在四野掃射。周遭一時間，被靜穆封鎖住了。

卡爾站在張權的背後，寒風習習，吹湧得他一頭棕髮，在波浪式的翻動着。兩個英國人，羅倫斯和東尼，則稍為偎貼在一起。他們像是，要從對方的身上，求取到溫暖。張權回身，對三個英國人投以一瞥，他看到羅倫斯和東尼，彼此抓捏住對方的手掌。張權露出不瞭解的表情，旋即又在寒風吹撲下，眼睛瞄向對山的鉄路場。明月星稀下，依然可辯，幾輛鏟土車，在昂起土兜，匍匐在森森冷冷的山路上。遠遠近近，都有持鎗的日兵，在打着手電筒，向山徑的四周晃照着。斷崖上雖然風聲咻咻，但隨着風送，竟然清晰可聞，在這斷崖的側徑，有一片日兵說話聲傳來。張權本是眺望着鉄路場，想起年青人，但一下子，他的思緒，被日兵的說話聲

牽引住了。他仔細聆聽一下，日兵顯然講的是笑話，引的另一日兵咕咕地笑。他們隨着笑聲的起落，一柱電筒光芒，已兀地出現在崖側的小徑上。來的是兩個日兵，二人持着長鎗，披着風衣，在用手電筒，不住地向斷崖上的，四個俘虜晃照着。一個高瘦的日兵，扯着尖細的語音說：「他們幹什麼？要尋死嗎？嘎！——」他問着日本話。在月色迷濛下，他身畔的日兵，身材略為矮頓。他用手電筒，胡亂地在各人的臉上輝照，說：「一個中國人，三個英國人，他們在幹什麼？嘎！——」兩個日兵，也不知誰問誰地，提高着嗓子問。

張權和三個英國人，正欲回身往營屋裡走。他們遠遠地，已聞到一重腥羶的酒氣，自兩個日兵的腔內，傳送出來。張權和三個英國人，都微然一愕。他們素知日軍軍紀嚴苛，絕難有戰地酗酒的情事。此刻所見，又確是兩個微有醉意的日兵。這証明，遣在海外的日兵，質素絕非如傳聞的良好！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日軍被編遣南來的兵戎，其中部份，早在國內即被貶抑為軍中的蠢兵！

四個異國的俘虜，顯然都在聯想到，同一個問題。張權站在斷崖上，略為躊躇，即對日兵說：「我們是出來散步的，皇軍先生！」他說的是日本語，流利到使他身畔的三個英國人，也詫異地對張權啾望幾眼。

日兵之一，那個高瘦的，兀地提高聲量，故作誇張地說：「呵，原來是你嘛！我們剛在山下，慶祝皇軍在中國的輝煌戰果。有人說，山上的營屋裡，來了一個通曉日本話的人。不想，竟然讓我們，剛踏上山來，就迎頭遇到了！」他半醉的話，說的欠缺秩序，但奇怪的是，他的態度竟看不出，有多少是敵意的。張權正在思忖，該如何應對的時候，那個矮頓的日兵，却粗暴地，用手電筒照向張權的臉龐。他一嘴腔酒氣的說：「到底是通曉日本文化的人，樣相也斯文得多，不像那個年青的中國人，一臉兇煞！——」他的話仍未說完，張權突地趨前，對日兵急遽的追問道：「你說什麼，年青的中國人？嘎！——」他的突然失態，使日兵及三個英國人都楞住了。卡爾雖聽不懂日本語，但從張權的神情和語態上揣測，他知道必定和年青人陳順和有關。他正在沉思的時候，旁邊的羅倫斯也想到了陳順和。他說：「是不是提到陳順和？」卡爾疲弱地點點頭，繼之嘆了口氣。倒是東尼毫無所聞似的，仍然屹立在清冷的山風中。

張權和兩個日兵，在一言一語的探詢中，知道了年青人的遭遇。他沉痛地噓了口氣，回身向三個英國人走來。卡爾借着營屋傳送過來的燈光，赫然發現，張權的臉龐充滿着紙白色。他的額角鋪着汗珠，喉核在抽搐，顯然在忍受着極大的痛楚。卡爾

已明瞭，自己所料不差，是關於陳順和的。而且是壞消息！

「是陳順和嗎？」卡爾小心地問道。他真希望答案是相反的，但張權回頭望了兩個日兵一眼，對卡爾說：「是他。日本人把他折磨得很慘！」他說着，却聽到兩個日兵，在向着斷崖下嘔吐。那個高瘦的日兵，一邊吐一邊罵，聲音模糊到聽不清楚。矮頓的日兵，吐完之後，却坐在草褥上休憩。二人身上都透着，濃濃鬱鬱的酒氣。

張權和三個英國人，已順着一條崎嶇的山徑，向營屋上步來。四個人心頭，一直像鉛壓般的沉重。張權更是默不作聲，他想起日兵所述的，陳順和被四肢縛網在條凳上。然後剝落衣褲，全身塗抹上甜膩的糖油。日兵在他的身上，放逐了一窩碩大的紅螞蟥。螞蟥整千上萬的，釘吮着陳順和的肌膚。鮮血摻着糖油，伴着年輕人剝心似的慘叫，在日兵們的笑聲中，一直在空蕩蕩，冷颼颼的黑夜中迴動。

這是攝人心魂的一幕。是戰地酷史上的一個鏡頭。但有誰知道，在這安謐與平和的山野上，就掩埋了幾許的慘劇和呻吟！張權走着，收住了腳步，向山下日兵營屋裡望去。那裡已漫騰地升起一重霧靄。各營屋窗夕透出來的光，被霧靄折射得發出光暈。在這美麗如彩玻璃的幻景後，一個年青的中國人，被折磨得喪魂落魄。他匍在條凳上，口吐涎沫。一臉上起着腫胞，一背脊上和臀肉上，都是紅螞蟥噬咬後的爛肉。鮮血淋淋地注滿一地。在血水如渠的地面上，盡是一群野鼠，在爭吮着血水和糖汁！

張權像心靈感應似的，在枝蔓莖上，發勁地嘔吐了一口胃液。他兩只眼睛絡滿紅絲，一種莫名的痛楚，在心胃裡盤升起來。他感到自己確實病了。一種虛弱，加上風寒，加上恐懼，人已逐漸不支地，向草架上欲作翻倒的姿態。卡爾走在近側，看形景感到不對，一個快步上前，把張權攙扶着。兩個英國人，也加手把張權支撐着。張權仍然感到臉頰發熱，滿眼內迸露金星。他的唇皮顫抖着說：「真對不起！這幾天來，我一真都感到不舒服！——」卡爾瞭解地，把他碩長的手臂，搭扶在張權的腋窩下，說：「我陪你到營屋休息去吧，這裡的風太大了！」這時候，大家才感到，山上的野風，像利刃一般的剗向人。山丘上的野草，在風湧下，像舞蹈似的款擺。草叢或泥坑裡的蟋蟀，在彼此唱和着。四個人的腳步，在月影微照下，窸窣有聲地踢動着草莖。兩個日兵，竟然假在斷崖上的一棵松樹下，在褲袋裡，掏出一玻璃瓶載的清酒，彼此在交遞地灌飲。那個矮頓的日兵，在盤曲的膝腿上，用手拍擊着節奏，嘴裡在哦吟似的，唱着一種日本民歌。

他呼呼嚶嚶的歌聲，引起了另一日兵的唱和。二人不住的灌酒，不住的提嗓唱歌。在酒意濃郁的時候，那個高瘦的日兵，乾脆放下手上的鎗枝和酒瓶。手舞足蹈的，在斷崖上的荒草上起舞。他醉眼惺忪的噴吐酒沫，在跳着日本古典戲劇的架式。把手緩緩揚起，腳慢慢搖動。喉嚨裡發出一種沉鬱和雄渾的聲響。他在低唱了一段曲詞。那坐在地上的日兵，昂起闊圓的臉，灌了一下清酒，滿頰發紅地，用尖亢的聲音叫着「好！」四野的山風，像是回應了日兵的唱詞，一陣風湧，送得松樹的枝桠臘臘響。日兵酒酣意熱，越發把唱詞，唱到連營屋內的人群都注意到了。幾個中國人爬過草坡，向斷崖上望去。張權和三個英國人，正在提步踏上營屋的木階。他們被歌聲攝住了。四人齊齊回頭，向斷崖的方向觀望。在一輪淡月之下，整個山丘頓成一座天然的舞台。左邊矗立着一株青松，松樹下坐着一個拍腿的日兵。樹下一個日兵，在唱做着遙遠無盡的古典戲劇。遠山是燈火和螢火閃爍。山巒重疊的瘴氣，像輕紗一般披罩在黑空！這一切，都太像是夢境，太像是幻想了！

各人都發呆地，觀覽着這太偶然，太罕見的自然奇境了。張權的心腦，到這時候，已漸趨平靜。他靠立在三個英國人身畔，不期然地，發出讚嘆的一聲「呵！」卡爾也由衷地說：「太美了。自然的創作！——」另外兩個英國人，倒是一聲不吭的，凝目的作着壁上觀。張權細聽了一截唱詞說：「那是說，一個屈志難伸的大將，在慨嘆命運的多蹇！」他把話剛說完，營屋內忽然傳來，一陣毫無秩序的雜沓聲。有人在吭聲，說着含混不清的土話，也有人，像在搬動什麼家具雜物似的，曳得地板隆隆響。有人在說英語。接着是七嘴八舌的爭議聲。在一陣特別響亮的拍擊聲後，營屋內迭出一連聲的「打，打！——」衆人在屋外，都驚詫的，提快腳步，向營屋內奔去。張權在喉腔酸酸癢之後，猛嚥了一口涎沫，人已完全清醒了過來。他再次地「呵」叫一聲。卡爾在問着旁人說：「發生了什麼事？噢！——」但人群都相覷着臉，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只有一個渾身褐色皮膚的泰國人，在比着手勢，用簡單的英語說：「有人打架！」另外在營屋內，不知那個中國人說：「幾個中國人印度人，在毆打一個澳洲人！」這話傳出營屋外，人群更是擁擠着，要往營屋的門框內逼進。一時嘈聲喧鬧。腳步聲自地板上，像轟雷般滾過。人們叫鬧聲中，聽到一個澳洲人，在震天價響地嚎叫着。他好像在咒罵，也好像在抗議。在他語意含混的叫嚷中，有人用中國話在罵：「打死這隻白皮貓！打！——」接着又是一片鬧聲。甚至搬動板凳的聲響，也破空而來。一個印度人也在高罵：「打死這澳洲佬！澳洲猪！」

」各種聲音混場中，還是傳來澳洲人的叫嚷，他不知在說什麼。總之，營屋的愁淡氣燈下，盡是一團暴力的戾氣，在迴升着。沒有人看得清，營屋內的形景。那侷促狹小的空間，已被幾個粗獷的暴夫佔據着。那裡正上演一齣，在大時代戰禍中，安插下來的，一個短短的戰爭序曲。

「爲什麼事，要毆打一個澳洲人？」門框外的人問。這時候，張權和三個英國人，都混集在喧嚷的人群裡。「是那一個澳洲人？」張權兀地想起奇南少尉，那個有點女人騷味的澳洲軍人。他在人群中，四處游望，總看不到一個澳洲人。他心裡有點發急，伸手欲向人群裡爬動。但人人都集聚在門框上，根本沒有人理會張權的焦慮和不安！

「呵！但願不會是他！——」張權疲累地，吟嘆一聲。然後擠出人群，在鋪滿露水的木階上坐下。三個英國人，也嗒然神傷地，隨着張權，一起沿着木階坐下。四個人都默然不語的，眺望斷崖的方向。只見風催下的松枝，互相敲擊，發出清脆的劈拍響。在半幽明的月照下，草丘上已失去了先前的日兵。只有一只玻璃酒瓶，仍然空擺在綿密的草褥裡。天地又像是，一個空漠渺無人跡的天然舞台。

營屋內打鬧的吵聲，不絕於耳地澎脹着。澳洲人大概已無還擊之力，只剩得一聲高一聲低的喘氣。中國人和印度人的麼喝聲，也不像先前的凌厲。人們在觀賞熱鬧之餘，不覺的發出嘖嘖的聲嘆。但是，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人人在打聽，這場戰事是如何發生的！也沒有一個人要問，爲什麼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要群毆一個赤手空拳的澳洲人！

張權聽了聽營屋內的動靜。除了仍然是澳洲人的喘氣，就是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唧噥着。人群還是聚在木框外，把營屋裡外，雍隔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面是拳頭和血的飛濺，外面却是夜涼如水的荒野世界。氣氛一時岑默起來，好像大家都違受默契似的，暫時噤聲。讓月色和星光，風息和虫嘯，霎時間地主宰着蒼穹下的一切！

張權和三個英國人，顯然同時注意到一件事：兩個微醺的日本人，他們都走到那裡去了？面對斷崖外，蒼蒼茫茫的夜色，貓頭鷹的嘶鳴，在遠方的黑林裡傳來。一種震慄的感覺，在四個人的背脊上掠過。一重寒意心底裡溢起，四個人，電觸似的同聲訝叫說：「呵！——」

羅倫斯正欲起身，向斷崖上探察究竟去。卡爾用手止住他，說：「不要沾惹麻煩，羅倫斯！」連東尼也揮手止住他。羅倫斯說：「難道他們，真的——」他耳畔恍有一種幻覺的聲響。聽到兩個日兵，在天穹的深處，不歇的唱着悲歌。那聲音，忽地又像傳自深淵裡來。在斷崖之下，隱然可聞潺潺的湍流。伴着的竟是，日兵頻仍的擊拍聲。那節奏是

蒼勁中伴着淒涼的！

羅倫斯臉色泛青地，重坐在沾濕霧露的木階。他真有點忙亂了。不知道這是妖魅的作怪，或是幻覺的升騰。他唯一可做的是，問向張權和卡爾，說：「這樣看來，想必是真的囉？——」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向那草褥下的玻璃酒瓶。在營屋透照的燈光下。那只酒瓶像被人遺棄的殘存物，在一點一點地折射晶光。

張權和卡爾，同時點了點頭。斷崖下這時傳來一片怪喙，像野狼覓食一般，在引長着頸，在黑夜沉沉中驚叫。月亮像被震懾住了，馬上把半截臉，向雲層內隱藏起來。

「這裡有狼叫，這地方有狼嗎？」卡爾詫異地問。張權聳聳肩，表示毫無所知。他這時候，仍然感到心胃鬱悶，喉腔上的酸楚，久久未散。他對營屋內望去。見到人群已逐漸疏散了。營屋內的氣燈，已在木框內，向迴廊上陳照出來。張權和三個英國人，見到一個臉孔瘀黑的人，手臂和腿脛上，都抓破了皮膚，在涔涔地澆着血絲。他逆向着燈火，站在門檻上，他的影子，碩長地沿着迴廊，向木階下的草坡游去。四周的人，誰也不加好奇的，瞪望了他一眼。這些人中，有一個馬來人詈罵了一聲：「小偷！」

張權已經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他正想說些什麼，卡爾揮揮手，羅倫斯和東尼，也輕嘆了一聲，表示他們已洞悉內情。四個人游目，望向澳洲人的背影。他正拖着傷痛的身體，步態蹣跚地，向營屋的附設洗澡房走去。他赤腳走在地板上，沿着腳印，點滴地洒下猩紅的血花。

「我瞭解這是甚麼回事了！在這座營屋內，近期頻頻失竊。有許多人，都失掉了少數的紙幣，或珍藏的手錶金器等。這些東西，在這裡也有實用的！」卡爾說着，竟意外的，從衣袋裡，掏出一盒日本香煙。他自己拔一根叨在嘴上，另外三個人各要了一根。這時候才發現，盒子裡原來僅存四根香煙。卡爾把盒子揉碎，然後發勁地，向草坡上擲去。他這個拋擲的姿態，竟使各人，眼光自然落在斷崖方向的松樹下。那只被遺棄的酒瓶，在冷凜的夜風下，益使人聯想到，被捨棄和被遺忘的，苦況和淒涼！

張權和衆人，一起噴着鼻鼻的煙氣。張權望向手上的日本煙捲，說：「日本香煙，嘿！——」他不知是否語出嘲諷，神態反常的異樣。這使到卡爾和二英國人，對他投以疑惑的眼光。張權不願意多加解釋。他只是向卡爾問道：「你怎會得到日本香煙的？這裡只能你有！」他說着，望向迴廊的燈火微茫裡，幾個影影綽綽的人臉，在露出一片極其艷羨的容色。張權感到自己有點自私。他緩緩地吐着

煙色，臉上不由的透着一絲微紅。

「剛才那個澳洲人做小偷，就是和香煙有關！」卡爾貪婪地吸一口煙氣。他的話，使兩個英國人，同感地領首。羅倫斯說：「那澳洲人是一個煙癮客。煙癮極大的人！」他也着重地吸一口煙，吐出又長又遠的煙雲。夜風一縷而過，把煙霧化成細碎的煙花。東尼是最後說話的人，他說：「我知道那個澳洲人，他是野戰隊的少尉。是一個癮君子！——」他的話還沒說完，張權訝異的，岔嘴說：「天呵！在軍隊裡？——」他本來以為英國人，會給他一個明確的答覆的，但三個英國人都緘默起來，他們大概發現，在一個東方人的面前，揭白種人的瘡疤，是一種既尷尬又難堪的事。他們已感到說得太多了。所以，一刻子的岑默，使他們乘隙，得以調整內心的不靖和兀突。

張權也識趣地，不加一言在兀自吐着煙氣。他感到胃臟比先前舒暢得多了。近來體質逐漸孱弱，稍遇風寒即感不適。他聯想到西城的阿爸，他多年的風濕折騰着他。就不知道，當此寒夜風侵的時候，他老人家又當將受多少的苦痛和折騰！張權想到這裡，眼睛發呆地，遙望那沒在星光晃照下的重巒疊嶂。月華又自雲朵裡浮冒出來。整個穆靜如死的山穹上，都是愁愁淡淡的灰青月色。

卡爾以為張權，對他們的無以應對，表示了內心的不安和疑竇。他半安撫的說：「全世界的軍隊，都有優劣份子。這不算怪事嘛。張權，你看到了，在素稱軍紀嚴苛的日本軍人中，他們還不是酗酒！」卡爾說着，手勢遙指那蒼鬱如海的遠林，以及土坡稍遠以外的斷崖。那裡像是平添了幾只日兵的陰靈，他們在伴着虫蛭，在和唱着遠戍悲歌！

張權搖晃着頭，對卡爾說：「你們都誤會我了，卡爾！」後者抿着嘴角，說：「我都試過，把身上藏帶的幾只金幣，向日本軍人，換取香煙或美酒！如果運氣好的話，也可以換到洋牌名酒。日本軍人需要的是，各式各樣的珍貴物品，甚至，他們也接受古董！」他說着，擺弄出各種奇異的手勢。張權不明白他的意思，隨着問道：「古董？什麼意思？」他的眼睛瞪得銅鈴般圓。

「是我說得太誇張了。他們要蒐集各式古器，例如身上佩帶的古玉，或者有湮遠年代的小飾物，都可以。日本人可以用煙酒，和我們交換！」卡爾說完，煙捲已燃到了末梢。他猛力地吸吮一口，煙頭的火星兀地猛烈，旋即他指頭一彈，煙蒂即被拋擲在草叢裡。說也奇怪，另三個人竟同時，把煙蒂向草褥裡彈去。光火如流星的掠過，驚起一只青蛙，在急躍地向山丘上的坑洞裡撲去。

張權對卡爾微笑，說了一句：「我明白了！」後者領首，向營屋後的洗澡房，瞟望一眼說：「那

個澳洲人，要得到更多的奢侈品，他只好去偷別人的財器。他已經是一個墮落的人！——」三個英國人，竟同時地喟嘆一聲。張權也低垂着頭，一語不發。

「在東方人的面前出這種醜，這個澳洲人太齷齪！」這次說話的，竟是多時沉默的東尼。這個時候，張權才注意到，這個英國人，抱持着固執的優越感。他認為白種人在有色人種前失檢，是一種無可寬恕的過錯！

張權仍然是一語不發。他側着腦勺，斜睨着東尼那繃得奇緊的唇角。後者一臉上都浮寫着，那種自傲和不屑。白種人先天俱來的倨傲，不知道張權是憐憫或反感地，雙眉兀地收攏成線。他花了更多的眼力，對這個他一直輕慢了的白種人瞪視着。張權瞬間，想到的問題太多了！他想起希德拉的種族優越論。幾許德國人，都為日耳曼民族的優異性而沉醉着。多少德國人，為了証實日耳曼人的優秀血統，他們公開支持希德拉，對異國民族的侵略和屠殺。只為了他們相信，一個優秀的民族，是理應併吞另一個國土，並且率領並同化被屈服者，讓他們在諄諄的教化和改造下，和日耳曼民族，一起創造昇平和華美的未來世界！

張權沉緬在往事的塵影裡。他想起看到過的資料。在戰發前，希德拉在歐洲的種種言動，都借助了傳播媒介在他的讀書生活中，成為據案的主要部份。他一向認為，種族優越論，將成為人類未來浩劫的肇源。他多次和美婦研討到這個問題。後者以她淵博的日本知識，肯定認為，日本人也有這種根性。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是種族優越論的大槩！本區戰亂之源，其實與大和民族的驕矜和橫睥有關。因為日本相信他們優於別人，所以毫不遲疑的侵佔和凌侮別人！這場戰禍，其實是一場，種族優越感的大鑒戰！——可是，張權在英國軍人東尼身上，又見到了另一種種族的優越感。他看到，這優越感一旦迸出火花，興風作浪，則整個和平，在指顧間即可毀敗於一切！

四個人各懷心事的，早已隨着想象的飛揚，而提步向燈火闌珊的營屋走去。草場上蛙鳴咯咯營屋的牆角下也虫蛭唧唧。一切都是夜之奏鳴。那種黑夜的通透感，使人感到生命的孤獨和無援。生命其實是一種幻覺。沒有人能夠捉摸牠，就好像沒有人，能夠捉摸黑夜一樣！

#### (十四)

破曉後的晨霧，在遠山近嶺處，罩下輕薄如紗的重層灰影。不知其故，在山坳和山麓後，頻頻傳來繼續的鷄鳴。有人測度是日兵營屋後，那裡開墾

了一片菜園。在園圃的近側，建造了一座豬寮。那裡提供了，日兵們的輔助糧食。在戰時糧荒的當口，各戰區的日兵，都分別自行提供口糧。各營地擇地耕種，和畜養各式牲口，竟成為日兵，戰鬥和訓練之餘，日常課業之一。

大清早。晨光第一柱光棘，照向營屋的簷角時，日兵們，已先後，踩着雄武的軍人步伐，向營屋的木階上踏上來。他們隨口在麼喝，也不知道在說什麼，只是不歇地揮揚着手，或者晃動着手上的槍枝，催促着各人，在爰綿綿的被窩裡，翻轉身來。這是每一個，早來集中營裡來的俘虜，所習慣了的驚擾。人人正當偎縮在溫暖如春的被褥裡，受了日本兵一連迭的呼喝，和頻仍刺耳的走動聲所擾，個個都在惺忪的臉容下，嘴巴裡喃咕着沉翳的聲音。然從萬分不情願地，抽身離開睡榻，向人流湧湧的洗澡房趕去。有人仍陷在半睡中，眼瞼半閉，嘴巴撬開，腳步之字形，搖搖晃晃的向前走着。另有人大概睡倦了，離開床褥後，却匍身蹲立在地板上。兩手掌捂着臉龐，彷彿仍在繾綣，那已早已逝去的夢境和幻覺！

日本的麼喝聲，由營屋的前端，一直響鬧到末端。那種日本軍人式的聲浪，一吭一沉的，在眾人的耳默裡，像播捶一般的響動。營屋內，不知是誰尖叫了一聲。一個睡意朦朧的馬來人，一不小心，腳丫踢在一塊鬆動的地板上。腳勢一個踉蹌，人整個撲倒在，一個側立在過道上，向人眾監視着的日兵身上。日兵先是錯愕，旋即知覺過來。他口裡咆哮一聲，趨前一步，舉起巨靈般的巴掌，朝着猶在驚魂甫定的馬來人，狠狠地攔了幾巴掌。口裡用着粗卑的日本話喝罵他：「你要死嗎？竟敢衝撞皇軍！——」他說的是日本語，馬來人聽不清楚。正在淌汗求饒，日兵已發勁地，把他拖出迴廊外。馬來人此時已完全清醒，他正欲下跪，向日兵求情。日兵已踢起一腳，把他整個人踢翻倒地，馬來人連呼痛都來不及，就一個滾地葫蘆，向木階下的草叢墜去。他直到翻在草根深處，才發出第一聲慘嚎。

營屋裡的人，大多數已目睹了這可憫的一幕。但人們除了沉着心，收斂着一臉的容外，誰也不敢沾惹是非，只好放快腳步，向屋後的洗澡房走去。幾個緬甸人，在擠身走進澡房前，相繼的放着響屁。這使到隨後的白種人，略有厭惡地，向這批皮膚棕褐色的人種，投以憎惡的眼色。

張權也在這批緬甸人的身後。他對各白種人的反應，略現慚愧地，把眼光無聊的，眺望向屋頂天窗外。那灰沉的天空，浮着塊塊的暗雲。雲沿受了折光的折射，像鑲了一道鱗帶，在略顯陰晦的天穹照耀着。

眾人一起走落洗澡房。人影幢幢中，盡見皆是



，各式人等，又是迎着花洒在沐浴。或者，個別的人，蹲匍在水龍喉處，迎着水柱在漱口。大多數人都是赤裸着身體的。有些則乾脆，在揉搓着生殖器，沿着水槽嘩啦地濺尿。過去不遠處，十幾間無門的廁坑，內裡蹲了一群人影。外面則佇立了一群人。大家都不時的，用雙手撫摸着胸腹，臉上泛露出古怪的表情。一個印度人，大約捺不住了。他急躁地叫嚷一聲，就拉下褲檔，兩腳交叉，露出黑黝

的下體。就着水槽的所在，依依拉拉地荷着爛屎。他的舉措，引起了眾人的注意。幾個中國人和緬甸人，則在掩嘴哧笑。英國人澳洲人則繃緊着臉。他們對蹲在水槽上的印度人，投露着卑蔑的眼光。張權這時候，正在水龍喉處洗臉。他抬頭觀望了這副形景，臉龐上第二次，露出慚愧的神采。自各人順遂自廁所出來後，張權才一眼，看到澳洲人奇南，正自洗澡房的一角，走了出來。他渾身水漬，下體掛了一件圍巾。他略有羞赧的臉孔，使人想到，如果他是一個女性，他必然是一個風姿綽約的女子！張權仔細對他眺望着，才發現他的神色，比昨日好得多了。他看起來，毫不像是個曾經受創的人。只是臂膀上，那兩處被飲血後的傷口，血絲仍然隱隱的灼亮着。張權嘆了口氣，首先開腔說：「奇南少尉，是你呵！——」後者領首，對張權說：「張權，真多謝你，昨天給我的照顧！」他勒起一個感激的笑容。這使到張權有點困惑，他說：「什麼照顧？我只是關心你而已！」他說着，和奇南二人，一道向飯堂的所在趑去。那裡像是在起着炊，竟然傳來一陣食物的香氣。

「你的臉色好看得多了，奇南！」張權踢動着甬道的地板，發出一種咚咚嗡嗡的迴響。天雖然亮了，但天窗外仍未見到陽光。營屋內的氣燈仍然高掛，煤油味在四周瀰漫。

奇南和張權，已走進飯堂的木框。眼前一亮，已見到各式的人衆，在桌面上享用，一塊乾薄的麵包，和一杯淡薄的紅茶。這時候，張權才看到，那個使他略為反感的英國警官詹姆士。他正在啃着麵包，用力地嚼着。不時的翻弄着眼睛，像是吞吃有點困難的，對張權和詹姆士苦笑一下。張權這時候，才注意到，詹姆士把一架義牙，攔在桌面上。義牙已剝落了小角，在牙齦處，也露出了殘破的缺口。

張權坐下來，很明白的，對詹姆士警官，頷首並關切的說：「看來，你遇到了一點困難，警官先生！」張權倒是第一次稱呼他起來。這使到後者，有點意想不到的，對他瞪弄着圓亮的眼睛。他說：「中國人，我們總算做上朋友了！」他把左手在衣褲上抹了一下，才和張權握手。可是，因他剝下了義齒故，說起話來，字音顯得有點含糊。張權表示

瞭解的，對他說：「是昨天，被日本人打壞的，是不是？」張權同情的說着。兩眼專注着桌面上的義齒。

詹姆士警官搖動着兩頰的肌肉，頸背上凸出幾條青筋，他憤怒的說：「他們胡亂毆打醫療人員，是違反國際條例的！」他的話雖然說不清楚，但張權却完全聽明白了。他正要想什麼，却見一個戎裝的日兵，在飯堂的入口處，張望了一眼。他似乎在尋人似的，對衆人橫掠着眼光。他的身後，這時候，也出現了幾個日兵。張權一眼望去，發現其中，有他熟悉的臉孔。就是昨天，在山下的營屋，自醫務房出來之後，受到他們愚弄的幾個日兵。張權正好接過奇南少尉，爲他送來的一塊麵包和一杯紅茶。他正要進食，日兵已自營屋外，向他揮揮手，用主宰一般的語氣，對他說：「你，中國人！出來說話！——」他鼻音濁重的日本話，說出來，即使聽不懂的人，也感到其中的威懾性。衆人都發傻似的，看着張權，緩慢的提起腳步，向營屋外走去。飯堂裡鴉雀無聲。有人把茶杯攔在桌面上，也發着一重清脆的響動。張權的腳步，踩得地板吱嘎響。

「你就是一七四四，中國人？」日兵是個四方臉的軍人，屬中士軍階。他的左臉頰有一疤痕，像是鎗傷後留下的痕跡。他兇巴巴地對張權瞪望着。他的口沫星子和口臭，使張權帶點難受的感着眉。

「我叫張權，皇軍先生！」張權含着惱怒的，對日兵說着。這時候，他亦注意到，山坡對面的斷崖上，聚集了一批日兵。每人都露出惶惑的表情。一個精悍年輕的日本軍官，在絮語地訓着話。他高揚中帶着顫抖的手勢，表明他在憤怒中。一群日兵站立在松樹下，背景是晨霧瀰漫的山叢。在鷄鳴頻報中，陽光已逐漸把松樹照得透亮。

張權在思潮起伏中，人已隨着日兵，蹬下木階，向草場斷崖的方向去了。一夜露浸，全草場及蔭的草木，都濕漉漉的沾滿水珠。草場的邊沿上，早已站立了，各式的人衆。人們早已聽聞到風聲，在斷崖之下，今早發生了命案。人人都不知究竟，但又捺不住好奇的，站在營屋的迴廊上或草場邊沿。大家都瞪亮着圓銅板般的眼睛，望着張權在幾個日兵的押送下，一直向斷崖的方向走去。晨光把大部份的山頭都照亮了，松樹上的露珠，受陽光的蒸發，而涔涔地撒下水花。張權走近日兵的跟前，才看清楚，那個先前還在懷怒，斥訓下屬的日軍，原來就是昨天，在山下營屋，自醫務房走來時，所遇見到的松下少尉。他著着畢挺的軍裝，軍帽上那顆星徽，在半明亮的晨暉下，顯得特別顯著和醒目。他在帽簷下的雙眼，掠視了張權一下，昨天僅有的一點和煦，在今天已一掃而空。他對張權睨望着，喉腔裡沉哼了一聲。他說了一句：「又見到你了，中

國人！」他的日本話陰冷的，光似晨霧一下傾注在心頭。

「松下少佐。」張權禮貌而保持距離的向他稱呼着。

「噢。中國人！這裡出了事故，你知道囉！」松下少佐說着，用厚重的軍靴，踢動了草褥上的一只酒瓶。瓶內仍注滿過半的酒液。黃澄澄的，一望而知是上乘的酒品。

張權一霎那，已明白了這是如何一回事。他擺擺手掌，表示他不明白，這件事和他有什麼關係！松下少佐仍然冷哼一聲，對他說：「你自己看看究竟吧！——」他用手指向斷崖上。那松樹有部份的枝桠延向崖外。晨風把樹枝吹得簾簾響。在那之下，就是深邃廿丈的崖壁。

松下少佐和張權一道，走近斷崖的邊沿。在高空俯瞰，崖下是渺渺騰騰的瘴氣。在雜亂無端的枯石下，有兩具肢離破碎的屍骸，正由幾個日兵，七手八腳的收拾着。屍首上穿著日兵的裝束，全身浸血。頭顱已剖裂，腦漿把近畔的花樹，濺得既可怖又惡心。幾個收拾的日兵，也有的用手掩着鼻，把斷肢放在竹簍裡。山壁上一時飛滿了亂蠅。

張權低聲地「呵」叫一句。他沒有話說。在這一場戰爭中，他看過不少死人。自然也難免，會看到日本人的。死亡是完全平等的。死於橫厄的人，其慘狀自然都是一樣的！在他想着的時候，一陣山風撲臉而來。他微到心胃漲悶，臉色陡然轉白。他對松下少尉說：「我都看到了，少佐。可是，我不明白，這件事會和我有什麼干連？」他一邊說，順着腳步，走回草場上來。他此刻，對那深杳和空洞的斷崖，竟然升起了一種，無言或難言的畏悸。

松下少佐走近松樹畔，向張權仔細地眺望一眼，說：「我相信，這件事不會是你幹的，中國人！但是，昨天晚上，有人看見你，和三個英國人，站在這裡——」他用手指了指這四周，又說：「這是為什麼呢？噢！」張權的臉色回復正常。他抬眼看着，這個一臉清俊和皙白的日軍少佐，微微嘆了口氣，說：「我想不到，這點小事，也可以構成嚴重的嫌棄！」因為他的話，慨嘆多過反詰，竟使少佐稍為遲疑，才用肯定的語氣說：「自然，我不是指控你，和三個英國人，把兩個日本皇軍謀害了！」他一邊說着，向腰把草褥中的酒瓶，拿在手裡。他把塞子拔掉，把瓶口趨近鼻腔嗅了嗅，自語的說：「真的是好酒！」張權一直就望着少尉的舉止。他這時候，才看清楚，那是馳名寰宇的洋牌貨，而且還貯滿過半。昨夜在月色下看去，他猶以為是整瓶空的。張權正作無意義的冥想時，松下少佐已翻腕，把大半瓶酒，向草花裡傾倒。金黃的酒液，簌簌地瀉向草地裡。一陣騷鼻的酒香，在眾日兵間，引

起一重饒涎的凝望。幾個日兵，不自覺地伸出舌尖，在唇角外舔弄並舔弄。

張權正要提步，往營屋的方向走去。他一邊說：「如果沒有我的事，我想返回營屋去，少佐！」他爽俐的日本話，在各日兵間，引起一種，明顯地感覺得到的佩服。

「不行，中國人！我的話還沒完！」少佐把手上的空酒瓶，發勁地向斷崖外拋去。酒瓶如孤線形的，向峭壁下墜落。半響自山壁間，傳來玻璃破碎的瑣瑣聲。張權站在及膝的草坡上。他和松下少佐，相距得比先前遠。二人蠻有意味的互相凝望着。少佐還是先說話：「我們的瞭望塔，對每個營屋的動靜，都監視得很好。幾乎沒有一種異動，可以瞞隱得住我們的！——」他說着，全神地就望着張權。好像要從他的臉上，看出破綻來。但明顯地，他不得要領。他只好續說：「我們的哨兵說，兩個皇軍的確是，和你們四個人傾談過話。可是，他看不到兩個皇軍，是如何墜崖的！你，中國人，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張權衷誠的擺手說：「少佐的話，完全符合事實。我們的確曾經說過話。但我們不清楚，他們是如何墜崖！——」這時候，飛揚的陽光，已灌照了整個山野。在遠方的山谷下，已有人在動工開路。一陣沉悶的炮響傳來，那是炸路工人在開發路洞了。一瞬間，張權想起年輕人陳順和！

松下少佐也被遠方的炮響，吸引了注意。稍歇他才說：「我不懷疑他們，因酒醉而墜崖，中國人！」他說到這裡，忽然咬了咬牙齦，說：「可是，這裡頭，發生了一件嚴重事故！」他把惡辣的眼光，望向張權的臉龐上，使後者臉上麻辣，一陣震慄感自心房裡掀起。

松下少佐稍頓，然後揚了揚手臂，對他說：「我們這個營屋裡，隱伏了一批敵人！他們，俟機要向皇軍作亂！他們，就在這許多人中。其中一個，或幾個！」他說到最後，聲調也高亢起來。四周的人群，雖然聽不懂日本話，但人眾從小佐的語氣和手勢中，已感覺到此中有不妙。個別的人，已嚇得雙眼瞪突，連呼吸也不敢扯得太響。

張權兀地想起三個英國人卡爾、羅倫斯、東尼。他們那秘密逃亡的計劃，不知道會不會被日軍揭破！看來，眼前這個松下少佐，確實是一個眼光銳利，嗅覺敏感的日本軍人。如果讓他知道了，這三個英國人，在籌計離集中營，那麼，他們的結局，其可慘也可想而知了！

因為張權有短暫的沉默，松下少佐把話鋒，迅捷地轉入正題。他以為張權所納悶的，也許正是這件關鍵中的大事。他說：「兩個墜崖而死的皇軍，是失足而斃。我很清楚。可是，我不清楚的是，他



們兩人，隨身攜帶的兩管鎗枝，及少數配備的彈藥，却不翼而飛了！在這個深山大澤中，那來的外來強盜！——」他說話間，抬頭向灰濛濛的亂野望去。這裡的高峻山嶺，別說是人類，即使是森林野獸，也不輕易跋涉而過。各峰頂間，都鎖困住雲形裡，鳥兒也不多見。山風吹來，比平坦的原野來得清爽。

張權已預感到事況不妙。他回身向人叢裡望去。不知不覺，草場四周，已蜷集了營屋所有的人。他遙遙地見到，兩個他熟悉的印度人、奇南少尉、詹姆士警官，都混雜在人群裡。他們關切地，對張權耽望着。幾個和張權，一路上趕到這裡的人，也同情地向張權佇望。這時候，溶溶的陽光，已照透在營屋四周。只是，無論怎樣看，都看不到三個英國人卡爾、羅倫斯、東尼。他們像在空氣裡消失了一般，前前後後都沒有他們的影子。倒是昂立在草場四外的日兵，人人都一臉戒備的，眉宇間充斥着濃郁的殺氣！

好像有一種預感，爬過張權的心頭。他兀地發了一身冷汗，眼睛望向松下少佐。不想後者已仔細觀審了他的表情。他用冷漠的語氣，對他說道：「你在找人，嗎？」他的問話，隨著如箭的眼光，使張權滿脖子發紅的，心房裡突突跳動。他有一種措手不及的恐慌，使松下少佐，更其肆意的對他威逼道：「剛才我說了，在這營屋裡，潛藏了反抗皇軍的危險份子。你都聽到了，張權？」他第一次稱呼張權的名字，使後者更有一種突兀的感覺。他無可掩飾內心的恐懼，只好對松下少佐說：「我不相信，在本營屋裡，有你所說的嫌疑份子。少佐！」但他的語氣竟是微弱的。松下少佐冷冷地嘿笑一聲，用軍靴把一叢野草，踩得七零八落。他說：「我有一種預感，張權，你好像在隱瞞着什麼事！」張權從他的說話裡，似乎聽聞到他咯咯的磨牙聲。

「我沒有必要這樣做，少佐！」張權強持着說，眼睛却不由在人叢裡搜索。但顯然沒有三個英國人的踪影。他的心往下沉。他知道另一場厄運，要在這營屋內展開了！

「很快，我會找出證據來，張權！」松下少佐托高了帽簷，對張權細意地張望着，「在本戰區的情況是，中國人都有叛逆精神。他們從皇軍抵境的那一天起，就庚續的對皇軍破壞。中國人！一直是皇軍的心腹大患！」他一邊說着，竟然提起腳步，在張權的身上，環行一周的審度着。張權却仍然昂立不動。松下少佐的軍靴，踢響着蔓長的草花，一片瑟瑟聲，像自然樂音一般，在全場騷然而起。

「我對政治沒有見識，少佐。我在戰發前，只是一個教師。一個文化工作者！——」張權在松下少佐重站在眼前時，用極其平坦的語氣對他說。這

時候，他却意外的發現，松下少佐並不如他所料的，充滿敵意。相反地，日本軍人却充滿和煦。他對張權勾勒一個曖昧的笑容，說：「我奇怪的是，你竟然只被皇軍，拘押到鐵路營來做工。却没有在，什麼大檢証中！——被皇軍所殺戮！你是文化人嘛，這種人是皇軍必然檢舉的！——」松下少佐不知是出於興趣，或出於好奇，對張權竟然提起，日軍在開抵本區之後，旋即雷厲風行的，進行一項大規模的搜捕。那些被日軍所疑的平民百姓，旬日間即被掩殺了上萬名！傳說死的人更多，但日方一直對鎖消息。有人說不過三兩千，但當地人衆口交啐，死亡的人，至少會在五萬以上！

張權所處的郊鎮，並不在檢証區的轄下。他風聞的消息，不會比一般市民多。他是文教人員，却没有遇到一般所料的厄難。他一直安穩的生活到，被日軍的偶然拘禁為止！——張權把他的背景因由，都對站在陽光下，背景是小松，遠處是沉鬱的蒼山的松下少佐，細細地敘說着。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竟然站距得越來越近了。松下少佐亮着一雙清淺似的瞳仁，對張權揪溜着。張權則第一次，看清楚這個白皙的日本軍人。他年紀和張權相仿，但前者有一股軍人的英氣，夾着一點專斷和自負。後者是一個，稍為蘊藏的中國人。他的氣質和體質，都是溫雅和孱弱的。

「嘿，中國人！——」松下少佐不知出於什麼心意，對張權冷傲的笑說着。「我相信，你不曾是本營裡的抗日份子！但是，也許你會知道，有誰在籌謀對付皇軍。或者，企圖離開這裡！你知道多少，都應該吐實出來！」

張權心頭灼痛得厲害。瞬間，他想起卡爾、羅倫斯、東尼三人的臉孔。他們也許已身陷羈囚了，從松下少佐的形止來看。他們的計謀，想必已為松下少佐所悉！他無奈而沉痛的嘆了口氣，只對少佐擺了擺腦勺，沒有語言的僵立不動。松下少佐趨近他，對他冷酷的說：「你不說，也許你真的不知道，中國人！但是，你的三個英國朋友，却是皇軍的潛沒敵人！我們在他們身上，搜到了一點點小証據！——」他的話說完，揮手向旁立的日兵示意。日兵吭應了一聲，隨即向前，向少佐行了軍禮。他自衣袋裡，掏出了一件紙包，謹慎的攤開來，上面却只有，幾十棵極其平常的荊刺。那是一種野生植物的果穗。是有黏性的一種。人們步涉荒徑，時常不經意的沾滿一身。它們在張權的目光下，像一叢爆亮的火球，使他心胃裡的抽痛，一時無由抑止的衝上臉龐。他用慘白的臉色，瞪視着倨傲的少佐。

「相信你也明白了，張權。」松下少佐陰沉着臉說，「即使你不把他們的計謀，向皇軍吐實，我們也有辦法令他們招供。但是有一點，不論他們搞

什麼陰謀詭計。我都不希望，你會牽涉其中！我對你，有一點點的信心，中國人！」他說着，人已移動腳步。他和張權的站距又增遠了。

「如果你對我有懷疑，少佐，你也一樣可以審訊我！」張權對這個惡意和善意摻半的日本軍人，忽地理直氣壯起來。

「我懂得怎樣做，張權！」松下少佐感到樂趣地說，「可惜，我們只在你的朋友身上，搜到這些！——」他指了指，早被日兵撒在草坡上的荊棘，說：「在你身上，我們卻不會見到！」他有意地，用光柱似的眼睛，在張權身上游望着。張權本然地，也向自己身上察看一眼。

松下少佐，說到一半，忽然又揚了手勢，對近畔的日兵，用有點含糊的聲氣，發着指令。日兵啣命，即回身向營屋內，揮舞着手勢。這時候，全場的人都震懾住了。三個臉盤掛滿血絲的英國人，被日兵反縛着，拖動緩慢和沉痛的步伐，向木階上蹬下來。衆人窃窃私語着。有人緊盯着，三個英國人淌下的血，涔涔地撒向地面。一簇雲白的花瓣，被血點澣着，頓時成了一球球的紅花。陽光艷照下，一草地上都是殷紅的花絮，沿着草坡，向山下的方向鋪去。

全場都是默不出聲的人衆。日兵則露着凌厲的目光，向三個一身都是紅血的英國人，無情地瞪弄着。人們從英國人蹣跚的步態中，都先後發現，日本人先後，在他們的後腳踝上，橫貫地釘了一針。在那血潮淋沫的腳踵上，可以見到，那針孔凸出一縷肉塊，在顫巍巍地，把血水往沿路上滴。一群蒼蠅，嗡嗡地追逐着傷口和無盡的血流。三個英國人，一臉上死灰色。三人都在頻翻眼睛，把眼白凸的雪亮的。看着的人，除了驚叫，就是緊張地倒抽冷氣。

松下少佐站在松樹下，一臉上變態的表情，對三個痛苦萬狀的英國人，作悠然自得的觀覽着。他用眼睛瞟望張權一眼，示意他仔細的觀賞眼前的形景。張權感到雙眼發熱，腦膜裡微乎的刺痛。他感到渾身乏力的，搖搖欲墜。他看到三個英國人，像地府遊魂一般，在他的眼前，輕忽忽地飄過。他努力使自己看清楚時，前面走着的英國人，一臉上披着血花的卡爾，對張權痛苦的呻吟了一聲。他對自己的腳踝睜望一眼，步勢顯得極其蹣跚。臉上因為忍着痛，五官都微扭成畸形。他和張權相距盈丈，但二人都看清楚對方。卡爾像血槽裡走出來的人。他和隨着後面的羅倫斯、東尼，三個人發出難聽的呻吟，然後，在幾個日兵的推湧下，向山下的日軍營屋走去。羅倫斯和東尼，只是低頭的痛叫，讓臉頰上的血水，如流地撒向翠綠的草坡。卡爾則不歇的望向張權，那眼光中充滿着孤疑和責備！

張權在短暫的岑默後，兀地回身衝向松下少佐，說：「少佐，你不能夠這樣折磨他們！——」他一邊說，另用手指向三人的腳跟，那上面可怖地濺血。一個穿孔後的創口，仍然凸出一塊破爛的肉絮。一群亂蠅盤飛在」。

松下少佐故意不聲響，要讓張權說下去。或者，他正期待張權替代他們求饒，但後者却說：「這樣做，是違反國際公法的，少佐！一個俘虜，有他最低限度的人權保障！——」他不知怎地，驀然想起那個橫死的歐洲人華爾德！

「閉嘴，張權！他們不是俘虜，是潛藏在本戰區，俟機向大日本皇軍襲擊的第五縱隊！是大日本皇軍的隱蔽敵人！」他說得懷怒處，忽然冒出了一句，別人不知其意的說話：「我恨英國人！這些蠻豬！」只是他咬着牙說旁人一時也聽不真切。

「能夠讓我知理由嗎？少佐。」張權有點慌亂起來。他不知道，自己是問的什麼？是問三個英國人的罪狀嗎？是問剛才松下少佐，那句充滿曖昧的說話？他對松下少佐，透着幾乎是祈求的眼光。後者微然一愕，像內心的秘密被人戳穿一般，兩頰上掠過一瞥紅暈。他說：「理由嗎？嘎！」他求証似的，瞪望着神情焦灼和痛苦的張權。

「當然是，他們被指為敵人的理由！或者說，他們被指為敵人的証據！」張權也顧不得禮貌。他也不再稱呼「少佐」。這使到後者，略顯不快地臉色翻沉。這時候，三個英國人都先後，在凹凸蹉峨的山地上，坐了下來。他們已不走動了，只得互相靠着，在一塊稍為聳出的禿石上，歇憩了下來。日兵雖然催促，但三個人死人似的血臉，令到日兵也震悸不安。他們最終，只好讓三個人暫時歇憩一下。

松下少佐向三個英國人張望幾眼，才平靜但決斷的對張權說：「証據不是你看見過嗎？他們在身上，沾滿了山下叢樹裡的荊棘，是一種特殊的植物。在這山坡上，根本不會有的。而且，三個人的身上都有！——」松下少佐說到最後，補充他的話：「本來，我根本無必要，對你說這番話，中國人！只因爲，你是昨天夜裡，和他們最後在一道的人，我對你本有懷疑。但我最終還是相信你了，因爲你是中國人！——」他最後的話，使張權略有不解的，對他睜望了幾眼。後者不願多作解釋的，對他攤攤手。

「那麼，你們這樣折磨他們！」張權用手指戳着遠方。那三個英國人，竟齊齊地向張權望過來。卡爾的眼光，仍然是灌滿着疑惑。他對張權牢實地佇望着。張權難掩內心的不安，說：「他們會被折磨死的，少佐！」他的臉容溢滿痛楚。他實在不忍見，三個英國人竟要身受這種酷刑！

松下少佐冷寒着臉，從牙縫裡迸出聲音說：「英國豬囉，不值得你同情！中國人！」他的語氣，充滿着仇讎。張權改轉口氣，對松下少佐說：「少佐，那就答應我一件事，讓我和他們談談！」他的眼光裡帶着請求。

「有這種必要嗎？張權！」松下少佐愠怒的對張權說。他的語調比先前高，周圍的人衆，多少都聽出少佐在斥訓張權。人們一下子觀望張權，一下子又望向三個可憐萬狀的英國人。山上山下，一時充斥着肅穆之氣。遠山頻頻的發出炮響，一片山石被炸裂了，發出了咧咧的響聲。

當衆人回轉頭來，却見到張權已走近三個英國人的面前。他們的頭顱骨被擊損，血水潺潺而流。腳下的創傷，使他們行走起來，很覺困難。他們齊望着張權，後者却不安地，心房撲撲跳動。他清晰地記起，松下少佐剛才對他說的那句話：「行！張權，你可以跟他們談談。替我問問，他們把皇軍的兩支長鎗，收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省點時間，去拷問他們！」

張權發熱的臉，使他在朝陽下，滿頰的緋紅，宛似微醉後似的，他哆嗦着唇問向英國人：「你們覺得怎樣？——」他的話還沒說完，卡爾已用手撥去臉上的血絲，對他說：「張權，我們一直都信任你。但是，我很不喜歡出賣朋友的人！」他凸着血牙說。血水在他的牙縫裡浮着，看上去有點駭人。兩個英國人羅倫斯、東尼，却低首捶胸。他們的嘴角上被戳破了血管，血柱瀉向胸脅上。三人的腳踝，都被釘孔後出血，這個刑罰的意義，是讓受刑的人，沒有逃走的机会！

張權痙攣着臉，用黯啞般的聲氣，對英國人說：「我可以起誓，絕對沒有對日本人，透露過半點風聲！」卡爾很不諒解的，對張權橫睨着眼，說：「爲什麼，日本人會讓我們身受這種苦刑呢？他們，明顯地是不讓我們逃！」他說着，有意地抬起腳，讓一雙溢滿瘀血的腳踝，向張權晃動着。他順着手勢，虛指了一下羅倫斯和東尼的血足。在肥沃的草褥裡，一群螞蟻在爭相地，吸吮一泓傾注下來的血液。

「呵！——」張權把虛弱的身體，斜靠在光禿的山石上。他對三個英國人，憐憫地耽望着，久久說不出話來。四個人像是木塑一般，在微溫的陽光下，呆立地擺放在那裡。張權想起松下少佐的囑咐，要他探詢兩件軍械的下落。可是，他現在什麼都不想說。他只是對卡爾，作了一個淒慘的笑容，然後，低低地說道：「再見了，卡爾、羅倫斯、東尼！——」他在三人的肩胛上拍撫了一下，提步正要走動。卡爾却忽然說：「難道你不想解釋一下，張權？」另外兩個英國人也詫異的望向張權。羅倫斯

這才用孱弱的語氣說：「日本人允許你來看我們，難道沒有別的用意？」東尼則滿手撥着臉上的血漿。他微發出痛吟聲，却一直不說話。

張權無比難堪地，踢了踢地上染着腥血的草株，說：「我已經不想說了，卡爾。我只請求你們相信，根本我就沒有出賣過你們！——」他搖晃着頭顱，一額的汗珠，涇涇地洒向地面。四周的日兵，大多數聽不清楚英語。他們一律用嚴峻的眼光，望向四個異國人。連松下少佐，也在草崗上徘徊。他不時瞄望向四人。又掃視着營屋四周的人群。在晨光的披照下，天地一色都是清清爽爽的。

張權和三個英國人，像達到了互相的諒解。四個人噓了口氣，還是張權說：「希望在戰亂後，我們還可以再見到。卡爾、羅倫斯、東尼！——」他語音裡帶着激動。

卡爾十分痛楚地，伸出顫巍的手，從褲裡掏出那雙精巧的綉花鞋，遞給張權。鞋面上蘸滿血，連一對鴛鴦，也被血濺得模糊了。他對張權，難以掩飾地，露出一絲羞赧。想說不說的，只是掀動着嘴唇。張權把綉鞋握在手裡，心念一轉，馬上明白了什麼回事。他用感動和撫慰的語氣，對他說：「我明白了，卡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平安回家的！羅倫斯、東尼也一樣。他們都有妻兒和家人！——」

提到羅倫斯、東尼的妻兒和家人，二人長長地嘆了口氣。羅倫斯看看張權，看他手裡持着，卡爾交付給他的綉花鞋，忽然很艷美的，對卡爾說：「你真好，還有一個中國女子，在惦記着你！」他的語氣，充溢着淒切。卡爾搖晃着沾滿血漬的雙掌，說：「羅倫斯，你也有妻子，在惦記着你哦！——」羅倫斯沒有說話。他臉頰上淌落的血絲，鑽入牙縫裡，使全口腔都充滿血牙。東尼在佝着腰，在頻趕着腳踝下的蒼蠅。血把他的胸脅，染成猩紅。卡爾對他說：「你的家人，仍然在等候你回去，東尼！」三個英國人，在說着體己話。一下子，三個英國人像在閒話家常，他們溢血的臉上，竟盤升着前所沒有的溫馨感。

張權把兩只綉鞋，重疊地握在手裡。他望向山崗的另一面，見到松下少佐，已驅弄着雜草，向他們的方向走來。張權知道他不能說得太多了。他對卡爾說：「你要我把這東西，送給你的中國小姐，嘍？」他用期待的目光，望向一臉疲累的菜爾。後者說：「不，張權！我只要你代我好好收存。在戰後，把它們交還給我。我是英軍野戰隊，第十坦克戰團的炮手。他們有我的檔案。只要我仍然活着，你一定可以找到我！——」他最後的話，語音也不覺沉弱起來。

「也可以找到羅倫斯、東尼？」張權說着，內

心已滿是淒酸。那兩個英國人，則對張權感激地凝望着。也許，這彼此一看，就是遙遙的永別了！各人心裡絞成一個結，那種生死未卜的茫然感，在四個人四雙眼睛裡交流着。

卡爾點了點頭，沉聲的說道：「我們同屬於野戰隊的遠東成員。如果我們之一，仍然活着，另兩人自然可以讓你見到！」他的話剛說完，松下少佐已踢着軍靴，在四人面前站立了。他對四個異國人，饒有興味的瞥望一眼，說：「你們的話真多！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打算對皇軍吐露多少實情？你們一共有多少同謀者，潛藏在本營裡，嘔？」他一迭聲的在說。也不理會別人的反應，又決乎肯定的，對張權問道：「我要知道的，想必你已究詰清楚了。是不是？你對皇軍有功勞，我會犒賞你，張權！」他好像對自己的演技，很夠欣賞的，挺了挺胸膺。一臉得意的嘿嘿笑。張權微有反感地，對他說：「他們是無罪的，少佐！」他強調的說，用手指向三個偎坐在石塊上的英國人。他們腳踝上已露出浮腫。血已逐漸凝結成青紫色。

「你們，見到了日本皇軍。竟然還站着，不肯肅立！嘔？」松下少佐裝着惱怒的說。他自然瞥見，三個英國人腳上的創傷。他們如果繼續溢血，不久之後，必然蹶倒不起！

「你看得很清楚的，少佐。他們走動起來，已經很困難！」張權這次和松下少佐，說的全是英語。後者却迅捷地接口說：「走動困難嗎？他們却有，很慎密的逃亡計劃哦！」松下少佐有一種控制全局的本領。他簡單的幾句話，即令四個異國人，臉上泛露着被敵所制的窘態。張權在喉嚨裡乾咳一聲。不知應說什麼。他手上仍然承握着，那一雙中國式的綉花鞋。他抿唇在想着對策。松下少佐却兀的，訝異了一聲，說：「這是什麼？中國綉花鞋？那裡來的？——」他問得急速，聲音都像變了，完全喪失了日本軍人的威儀！張權鎮定地，把花鞋遞給他。然後平實的說：「卡爾先生的所有物，是一件中國式的紀念品！」他把卡爾稱作「先生」，頗使松下少佐不快。他半冷哼地說：「先生？——」隨之向卡爾睥睨了一眼。又望向其餘兩個憔悴的英國人。他說：「英國人，一批殖民地的蠹虫和劊子手！」他罵得不明不白，使四個異國人，除了對他翻眼睛，臉上却木無表情。

「卡爾先生托我保存它，一直到戰爭勝利為止。」張權叮望着松下少佐。他發現這日本人，臉色異常蒼白。松下少佐把捏着綉花鞋，自語地說：「好美的手工哦！那是精緻的中國藝術品！——」他像掉在某種遐想裡，審視着鞋面上的瑰麗線紋，用由衷的語氣說：「只有傑出的藝匠，才做出這樣華美的綉鞋！太美了，一定是中國女子的手工！——

」各人微愕地，望向這個沉緬在藝術欣賞中的日本軍人。張權則用日本語，對他說：「少佐。這的確是一個中國女子，贈與卡爾先生的！他們是至親的朋友！」

「別對我打誑，張權！」松下少佐兀地懊惱說。「中國女子，贈送貼身的物品給男人。他們的關係，就是情人！我懂的中國禮節，不少過你這個中國人！」松下少佐說到最後，竟然有點得意起來。對張權眨了眨眼。張權一時間，也捉摸不透他的心理。他只感到這個日本軍人，倒有他奇特的一面。一瞬間，他難免想到身死的高橋一郎！

「你替我問問他，這個英國人。他這個中國女子，是不是他的妻子？」松下少佐倨傲地，用美麗的綉花鞋，戟兇向卡爾。後者臉上的血已凝固。一點點血斑黏貼在頸脅。

「少佐，你能說英語的，是不是？」張權有點不願意為他服務。他的語態聽起來，有點僵冷。這使到松下少佐大為氣惱。他對張權衝聲說：「中國人，你不要太過份了！我隨時給你好看的！」他無端地踢響地下的石塊。

「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問——」張權勉強地說。

「我不屑和這種下流胚，英國人說話！」他揚了揚臂，把綉花鞋在虛空上晃動。張權聽得出，他咬牙時的嘎嘎作響。這裡群山默默，只有風響伴着對山的開拓聲。一輛輛碩大的開山車，把巨樹推倒。樹桿往深山下滾動時，那種駭人的回聲，遠在此山的人，聽着了都感到聳容。

張權把卡爾的回話，對松下少佐說了。後者沉聲地應應着。他對英國人憎恨的眼光，不時從他尖細的眼眶內透出來。他彎着嘴角，對卡爾望了又望，才對張權說：「這個英國人，真有福氣，竟讓一個中國女子，在等他回去！」他不知是感喟，或是什麼的，說到最後，臉容晦黯起來。他自己像是一腔心事，對張權說：「告訴三個英國人，只要他們把收藏起來的軍械，交還給皇軍。我可以私下保證，他們可以活着，一直到勝利的那一天！」他的話，也許太過含混。他即時醒覺，並補正說：「當然，勝利是指，大皇軍在本區的全面解放！我們決心要驅逐，所有的殖民地主義者。直到日軍在本地區的全面勝利為止！」他擺出日本軍人，慣有的跋扈和囂張形態。張權面對着他，忽然幻想到，一個手持大和刀，持着鎗桿，在煙硝瀰漫中，向無辜平民大屠殺的日本武士！他們在先天上就嗜殺。在血流成渠中，腳踏着涔涔的血屍，在揮刀揚鎗，荷荷大笑！——這只是瞬間的幻想。眼前的松下少佐，已把一雙綉花鞋還給張權，對他說：「他們不肯說？我早知道，他們要硬充好漢的！我們只好，照皇軍

的軍法辦。這樣，也不會違背，你方才提到過的國際公法！——」他說到這裡，故意頓歇一下，對張權嘿笑一聲，續說：「我也不保證，他們能夠活到皇軍的最後勝利！對那些，蓄意破壞皇軍秩序的人，我們不把他們視作俘虜。我們說，他們是有戰鬥能力和企圖的軍人！他們最終，難免會一死！」

張權頭腦裡嗡嗡地響動。他緊握着兩只綉花鞋，手上的青筋暴起。他使勁地咬着牙，心裡在盤計，應不應當把日軍的話，傳譯給三個英國人。松下少佐也不待他的回答，已兀地轉身，向山丘上的日兵，揮動手勢。日兵們約四五人，已持鎗走向英國人，對他們啼笑一下。那為首的日兵，正是方才在飯堂，向張權說話的那一個。他對張權橫掠了一眼，好像示威似的說：「我們一直都在抓你的朋友。昨天是那個中國青年，今天，又是三個英國人！我們下去，還要繼續抓多少？——」他的話尚未說完，松下少佐已有不豫之色。他對日兵喝斥着說：「你有必要說這番話嗎？喂！」日兵陡然變色，對松下少佐舉手行禮，說：「我真該死，軍長！是我不應該多費話！」他那黯灰色的臉龐，一時間又充斥着惶惑和不安。松下少佐回身對張權說：「對你的英國朋友說，張權。在抵達山下的營屋立前，他們仍有機會，決定要不要向皇軍吐實。在囚進營牢之後，我們只好用刑了！你知道囉，戰爭時期，我們會做許多，萬不得已的事情！」他斬釘截鐵的說完，然後瞪望了三個英國人一眼，自己身影晃動間，人已向山下的營屋走去了。遠山入群在敲着碎石。一批白人及亞洲人，在白溶溶的陽光下，把一條條木枕，秩序地鋪在石路上。山下河面，黃濤湧湧。幾艘載滿鐵器的小輪船，自遠遠河流裡出現。河面上的小渡頭上，一群日兵在振臂，向輪船歡呼着。

張權失望地，望着三個英國人，在顛巍巍的步態下，向無盡嵐煙的山腳下走去。三個英國人一直沒有說半句話，對張權亦然。他們大概不想，在這生死迷茫的訣別時，還要給對方，帶來更多的感情負擔！不管這一去，是生是死，各人都委諸天意了。他們只願，如果僥倖的話，捱到戰爭的終結時。他們也許真的，能夠在和平的歲月裡把酒言歡！一切都在三個英國人，回眸望向張權時，表露無遺了。張權真的感覺到，他所說的話，實在顯得多餘和笨拙，他記起年青人，別揚着眉，一直告誡着他的話：「不要向日本人求情！」他的聲音，此刻又頻頻響動在他的耳中。張權無奈地嘆了口氣，身體忽然感到很疲累，在三個英國人被幾個日兵，拘押着轉入一排槭樹林後，張權却忽然見到，在一簇長得麻亂的竹柏樹後，走出了松下少佐來。他和張權相距逾丈。這個日本軍人，像幽靈一般，又浮現在張權的面前。後者以為是一種幻覺。正在搓揉着眼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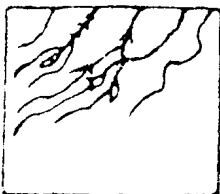
，開腔說話的時候，松下少佐已先說了話。他迎風而立，語音隨風而至。他說：「不單只你失望，張權。我也是的。你的中國朋友陳順和，這三個英國軍人，看來只有犧牲一途了！」他的說話中，連迭地夾雜着鼻哼。張權不知道，何以這個日本軍人，苦苦要向自己糾纏着！看來他似乎對中國人特別有興趣。但張權無論如何，也想不透他的居心所在！也許日本軍人，對每一個略知日本文化的異國人，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親煦感吧！

張權希望事情，就如想象中，那麼簡單就好了。他把卡爾付托給他的一雙綉花鞋，小心地揣在褲袋裡。他遠遠地向松下少佐說：「戰爭時期，總有一些犧牲的，少佐！」他說完，正欲回身向營屋上走去。四處的人衆，已被日兵們編成幾個工作組，在營屋四處挖掘着壕塹。奇南少尉、詹姆士警官，兩個熟悉的印度人，則不住的眺望着張權。他們對這個中國朋友的關切，使張權深深感動的，向他們揮了揮手示着意。一重風湧下，全草坡上的枝枝蔓蔓，被風勢搖撼得顛顛巍巍。張權只感到，草花相競開放，連風聲也掩不住草莖的窸窣響。在一陣岑默的同時，松下少佐忽然自腰間，拔出那晶亮的短鎗，砰砰連聲地，向張權轟去。張權在錯愕間，只感到耳鼓裡響着焦雷般的聲音。山丘上的奇南少尉、詹姆士警官、兩個印度朋友，都齊同地驚叫一聲。他們以為張權被擊倒了！但鎗響收歇後，後者仍然站在草浪裡。松下少佐則笑咪咪地，把鎗入鞘，對張權說：「你不必犧牲，張權。我是救你一命！」他說完，果真向山下槭樹林隱去了。張權冷汗淋漓的，望向地面。在濃濃密密的草花裡，一條頭型扁長的蛇蜥，被子彈炸開了頸脖。蛇身全長數尺，鱗片在陽光下閃動。蛇頭土的勾牙，一看就使人知道，這是一只毒蛇。它伸出的尖舌，在死亡後泛着紫色。牙梢上逸出一注黃澄澄的毒液。

#### (十五)

張權回到衆人的身邊。他依偎在印度人的身上，胸口在撲跳。臉色煞白如紙，他久久沒有說話，只是望向山下雲煙裡，那個日本軍人的身影。山下更遠處，則是三個英國人被幾個日兵，押着向營屋走去。太陽逐漸正央，山陵處處皆是光花。山下河面上，幾艘小輪船，在扯動着氣笛。

#### (8) (待續)



\* 春柳

## \* 風訊

\*我們曾在366期的風訊中說過，當期是小說的豐收期；而今期，除了專欄文章不算在內，其實亦是廣義的散文，純粹的散文便有五篇之多。所以，今期可稱之為散文的豐收期。

\*而散文是一切文章之本。一個寫作人，如果寫不好散文，就不可能寫出好的詩、好的小說、好的理論以及其他文體的文章來，這是肯定的。

\*寫『歸鄉路』的潘雨桐君，是馬華文壇甚有成就的小說與詩作者之一，近年來寫作甚勤，本身亦是有名的植物學家。『歸鄉路』文字凝鍊，寫情寫景俱佳，而且幅度頗長，是難得的上好散文。

\*陳婉容（陳蝶）是本地另一位出色的散文作者，我們很高興的看到，她重新回來與我們一起耕耘。

\*凌如浪與鍾玉醉都是甚具潛力的年輕作者。而居印尼的柔密歐·鄭君的「書生本色」，在文章中表露無遺。

\*寫『淺談現代詩的直覺表現』的林若隱，年紀甚輕，若繼續努力，有望成為特出的理論人才。

\*讀者或許已經發覺到，近幾期的蕉風，有好多新名字出現，而且每期刊登的文章，全部是創作，這是我們最樂於看到的現象。

\*因為篇幅關係，原定於本期刊出的William Golding專輯，將押後刊登。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Modern Art Society Selection

新加坡現代畫會作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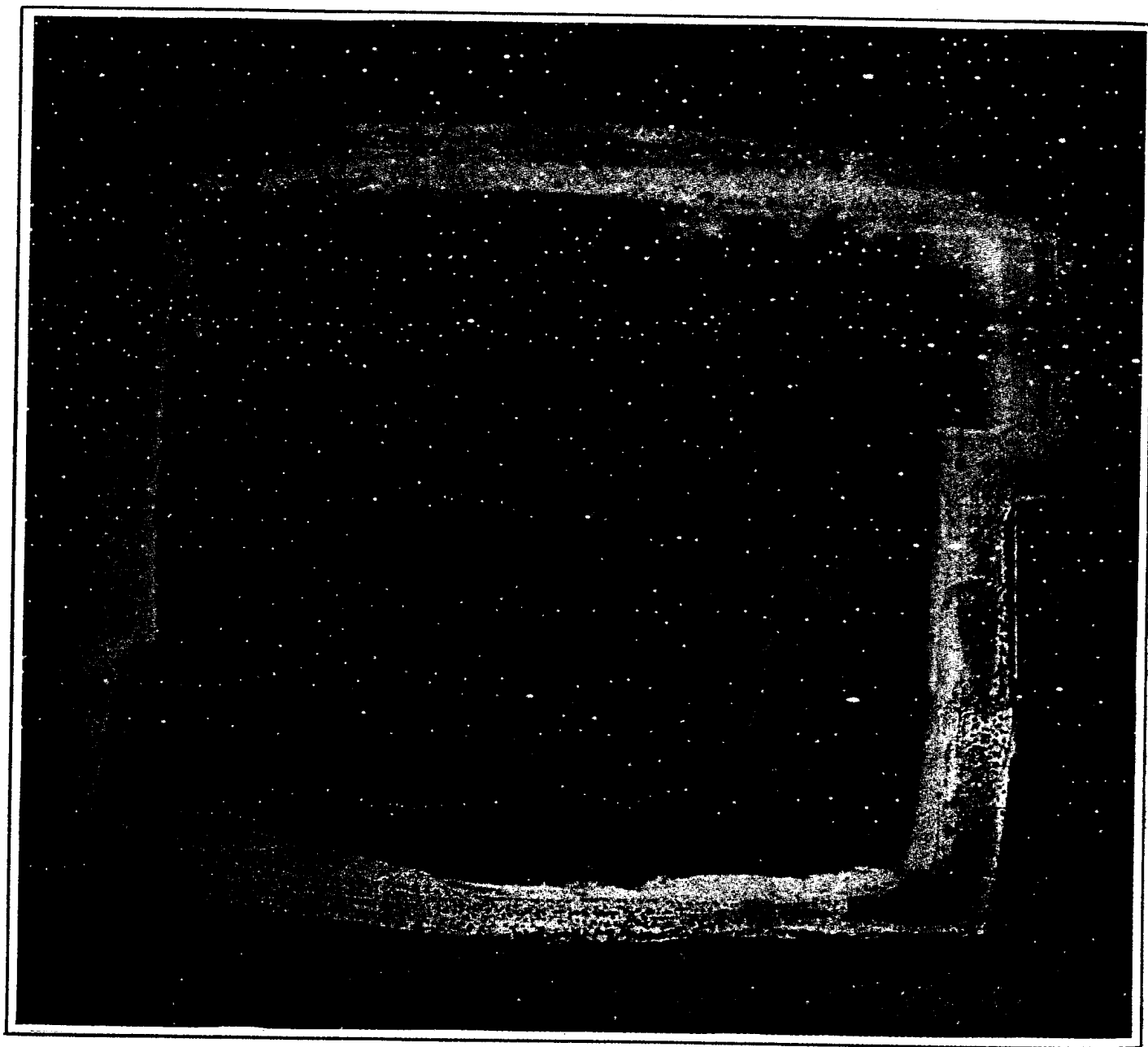


**何 紫 栢    Ho Chee Park**

1940 年生于新加坡。68 年南洋美專畢業，71 年至74 年留學英國。作品曾參與國內外各地之展出，曾在國內獲獎。現担任設計工作。

Born in Singapore, 1940.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68. Also studied in England (1971—74). Participated in many group exhibitions and won several art award.

• Bk. 37, 403-6, Jalan Rumah Tinggi, Singapore 0315. Tel: 632225



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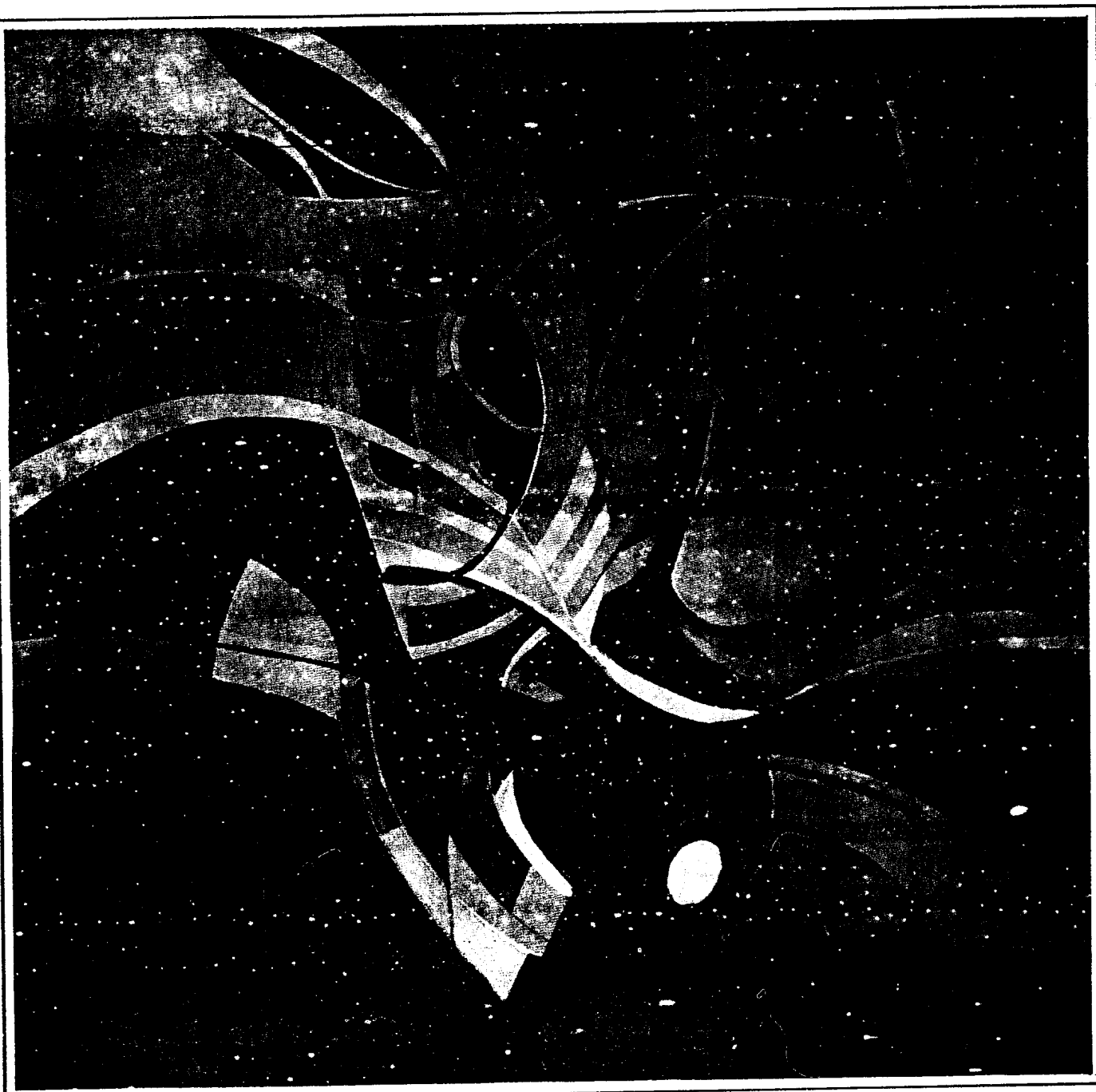


**拉迪夫 Jaafar Latiff**

1937年生於新加坡，獲教育文憑，75年赴日本深造，舉辦過三次個展，即76年與80年于新加坡，78年于吉隆坡。曾參于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日本、香港及台灣等各大聯展。現為文化部視覺藝術諮詢委會委員。

Born in Singapore, 1937. A self-taught artist, he held three one-man exhibi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group shows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Study tour of Japan on a scholarship sponsor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1975. Best known for his creative batik and acrylic paintings. He is a member of the Visual Arts Ad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Culture.

•B/k. 116, 3765-L, Bukit Merah Central, Singapore 0315. Tel: 2729037



幻景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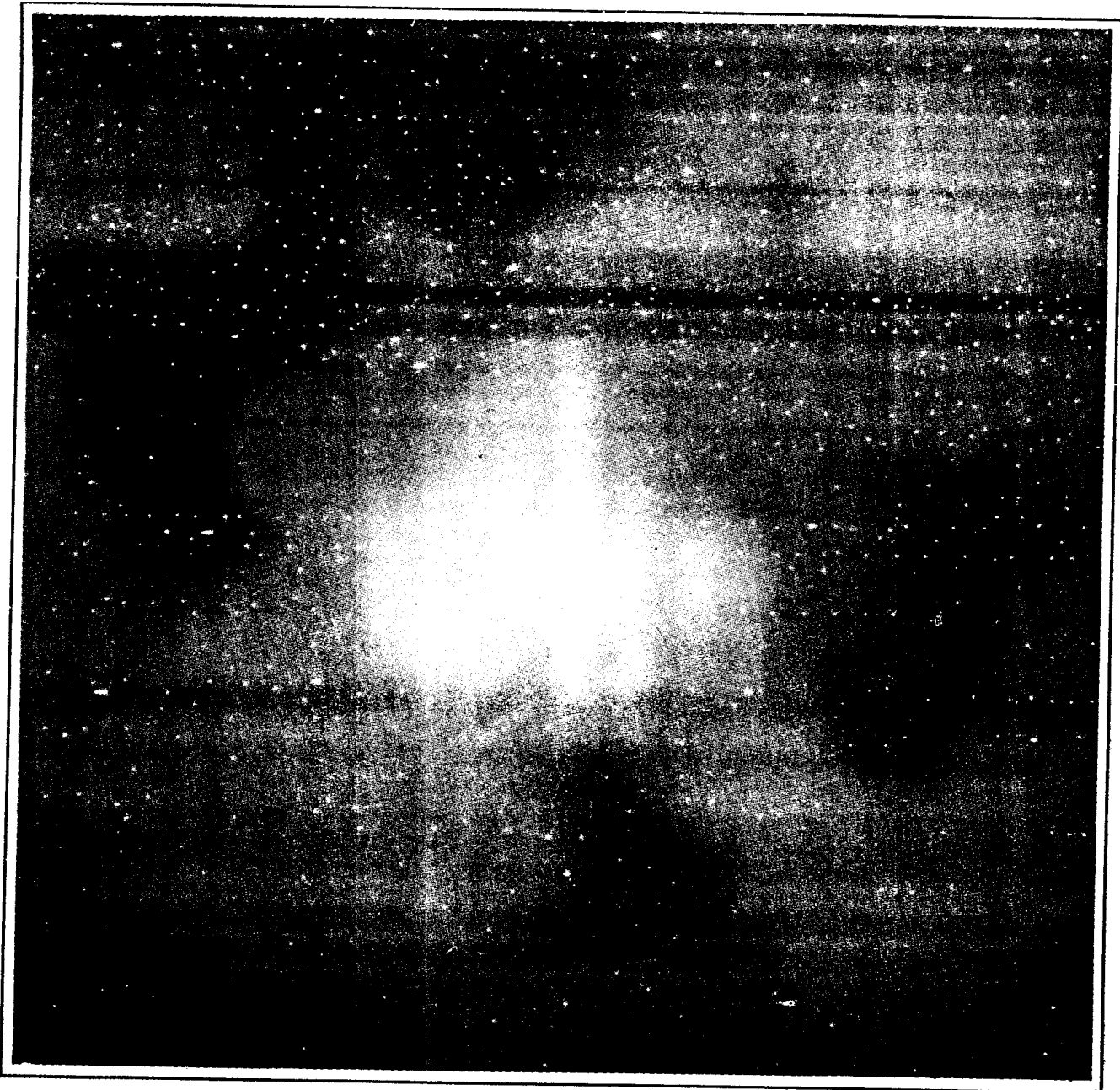


陈 貽 僮     Tan Yee Hong

1 9 3 2 年 生 於 海 南 島，後 定 居 新 加 坡。5 3 年 修 完 南 洋 美 專，6 1 年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畢 業。7 5、8 1 二 次 於 新 加 坡 舉 行 個 展，作 品 曾 參 與 國 內 外 各 大 展 出，多 次 獲 獎；陳 君 亦 是 現 代 畫 會 發 起 人 之 一。

Born in China, 1932.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53 an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61. Held two one-man exhibi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many group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

• Blk. 221, 783-E, Avenue 1, Ang Mo Kio, Singapore 2056. Tel: 4527389



萬里長空



**梁其棟 Leo Hee Tong**

1940年生於新加坡。60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73年赴日本研修美術。曾參與巴林、日本、馬來西亞、泰國、香港、台灣、倫敦及新加坡等地各大聯合展出。多次獲獎。包括81年文化部與新加坡航空公司主辦之美術創作賽第四獎，同年獲現代畫會創作獎。

Born in Singapore, 1940.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60. In 1973, studied Graphic design and Fine arts at the Ashuja Art College, Japan. He has exhibited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He won several art award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Day Art exhibition, "Innovation in Art" and Modern Art Creativity Awards.

•Blk. 165, 1257-D, Stirling Road, Singapore 0314. Tel: 627878



漁村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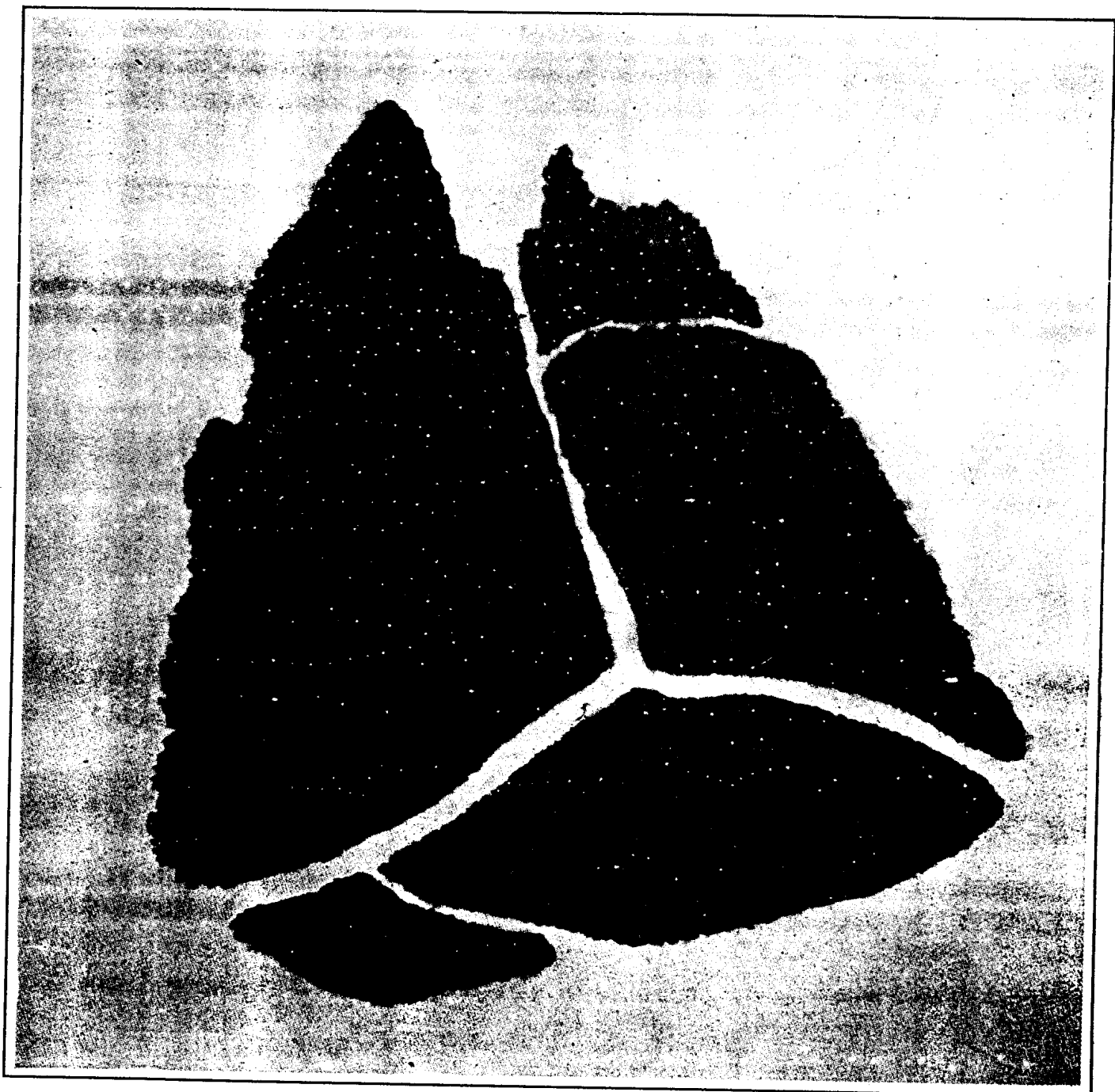


**张永生 Teo Eng Seng**

1938年生於新加坡。61—68年留學英國，曾參與日本、英國等國外展出，59年與81年兩度於新加坡舉行個展，82年獲文化部與大華銀行聯辦之創作賽第三名。張君是文化部視覺藝術諮詢委員會委員，現擔任東南亞世界聯合學院美術部主任。

Born in Singapore, 1938. Studied at Birmingham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and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ngland. Presently teaching art at the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Southeast Asia. Held two one-man shows and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group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 Blk. B, Parkview Mansions, 22-G, Yuan Ching Road, Singapore 2261. Tel: 2656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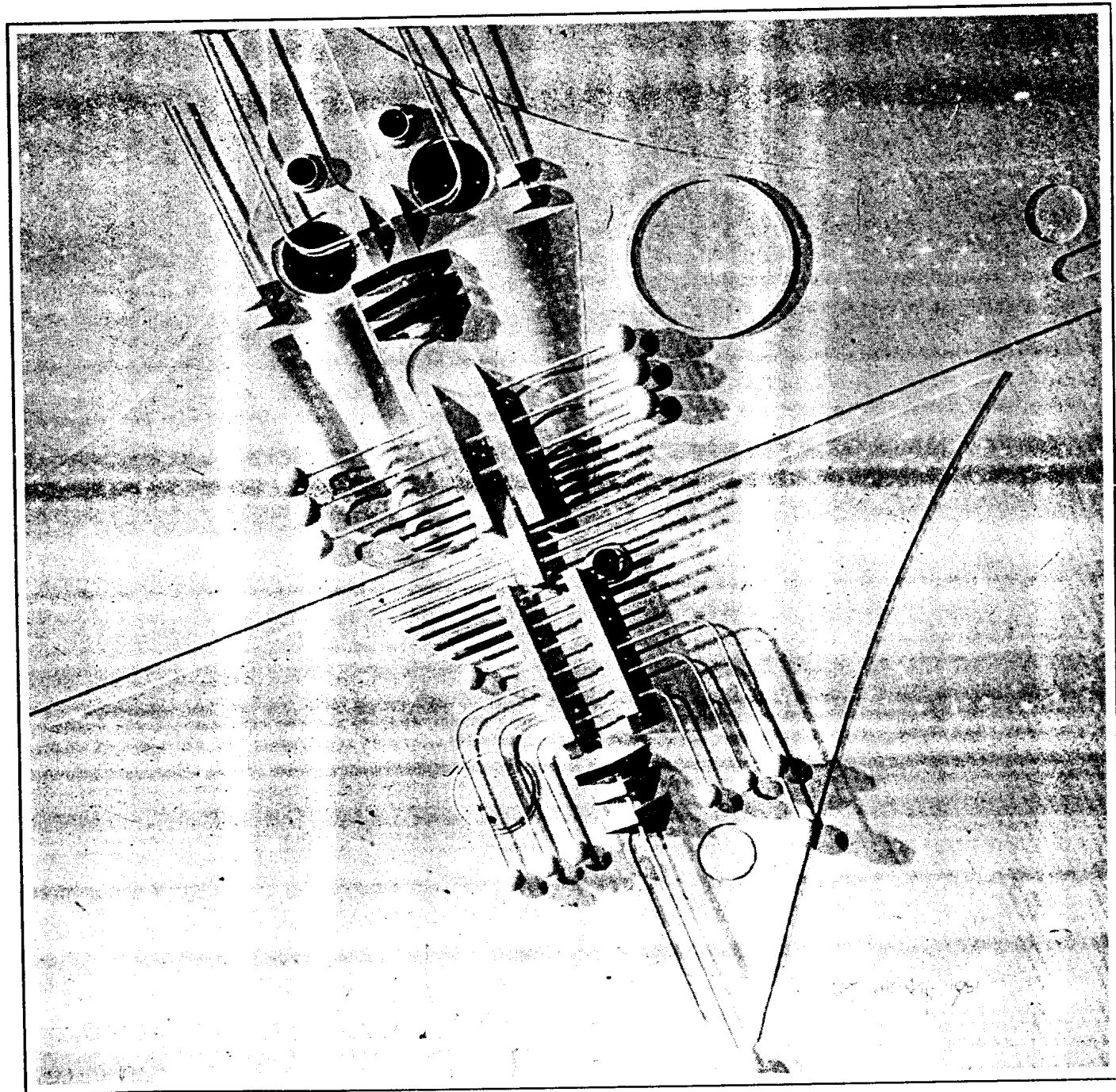


**陈彬章 Tan Ping Chiang**

1940年生於馬來西亞。62年南洋美專畢業，留學英國六年，曾游覽世界各大都會。66年先後於新加坡、柔佛行個展，曾參與國外各大展出。多次獲獎，包括81年由新航與文化部聯辦之創作賽第二名；現任南洋美術專科學院設計系主任。

Born in Malaysia, 1940.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62. Studied Graphic Design in England. Travelled extensively in Europe. Participated in many group exhibitions. In 1981, he won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Innovation in Art." competition. Presently Head of Graphic Design Department,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 Blk. 54, 1464-Y, New Upper Changi Road, Singapore 1646. Tel: 4420754



飛行物體



**黄意会 Ng Yak Whee**

1954年生於新加坡。79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理學院榮譽學士，79年舉辦首次個人紙刻展，75年至82年曾參與國內各大聯合展出和比賽。

Born in Singapore, 1954. Graduated with a B.Sc. (Hons) from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79. First one-man exhibition of paper-cutting in 1979. Participated regularly in group exhibitions.

•136-B, Lorong J, Telok Kurau Road, Singapore 1542. Tel: 4462646



飛向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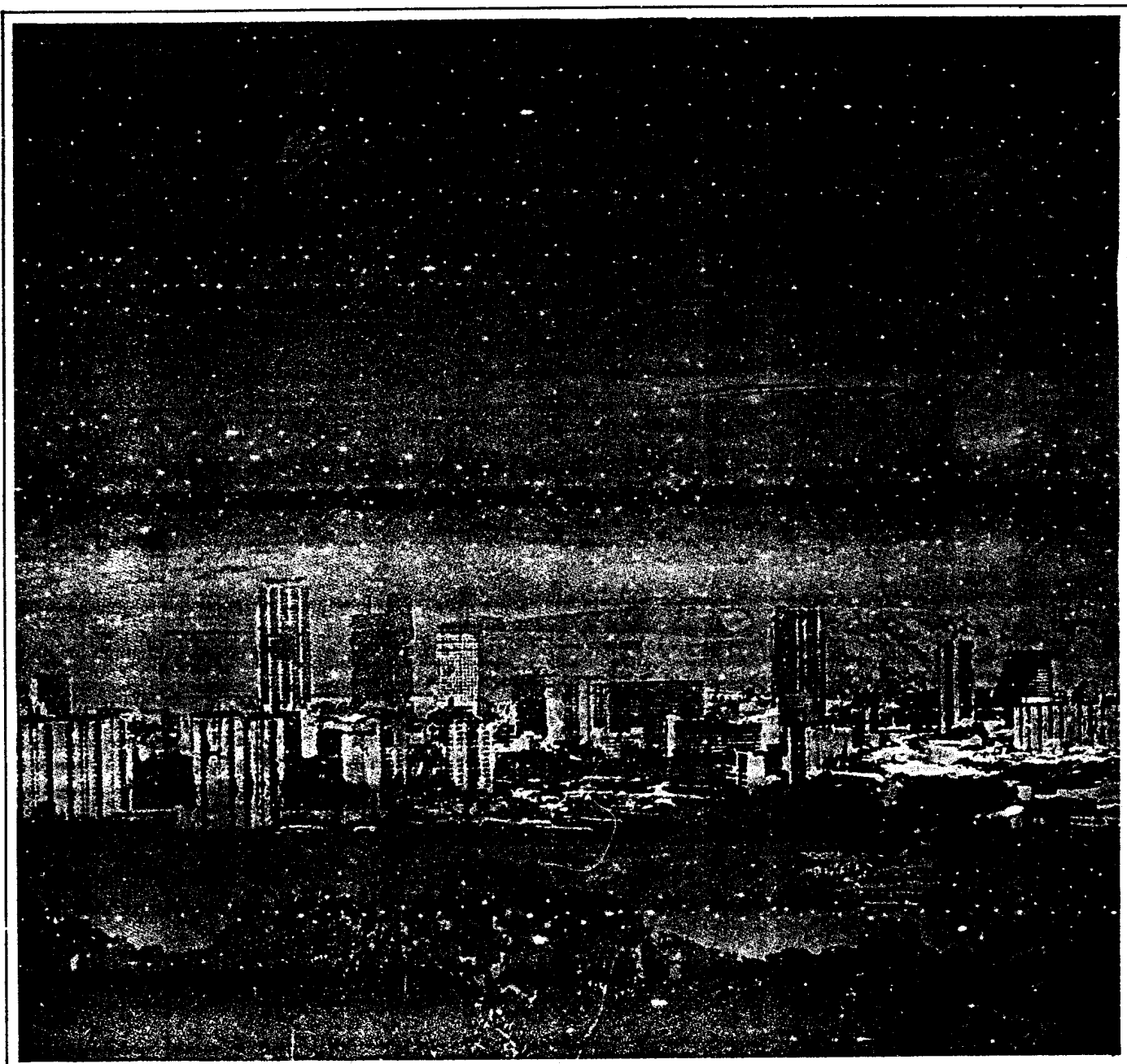


**唐近豪 Thang Kiang 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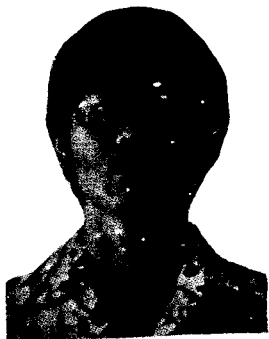
1946年生于新加坡。自修繪畫，擅長臘染、膠彩及版畫，曾參與英國、馬來西亞、台灣、菲律賓、韓國、泰國、印尼、香港等地展出。80年在新坡坡舉行個展；多次得獎，包括82年陳之初藝術獎及81年政府頒發的公共服務獎章。

Born in Singapore, 1946. A self-taught artist, he has exhibited extensively in East Asia and in England. In 1981 he was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He also won the "Dr. Tan Tsze Chor Art Award."

• Blk. 306, 1163-L, Ang Mo Kio, Avenue 1, Singapore 2056. Tel: 4529800



花葩山眺望



**陈有勇 Tan Joo Jong**

1951 年生于中国。75 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地理系（荣誉学位）毕业。75 年及 76 年两次于新加坡举行个展，曾参与 74 年三人联展及芬兰、马来西亚及台湾等各大联合展出。

Born in China, 1951. Graduated with B.A. (Hons) from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75. Held two one-man shows.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group exhibitions.

• Blk. 62, 1192-L, New Upper Changi Road, Singapore 1646. Tel: 4442723



側目





**林道德 Lim Tow Teh**

1944年生于马来西亚。舉辦過三次個展，包括71年于新加坡，73年于澳洲及75年于馬來西亞。曾參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曼谷和台灣等地各大聯展。到過泰國、印尼研究峇迪及木刻等民間藝術。多次獲獎。

Born in Malaysia, 1944. Held three one-man shows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Australia and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group exhibitions in ASEAN countries and Taiwan. He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many art awards.

• 12, Jalan Pucok, 4 Taman Nong Chik, Johore Baru, Johore, Malaysia. Tel: 01-221220



敏感



**冯学文 Pang Yok Boon**

1942 年生於馬來亞柔佛。自修美術，善長人像粉畫、抽象峇迪及油畫，多次得獎。71 年於新加坡首次舉辦個展，曾參與澳洲、曼谷、台灣及新加坡各大聯合展出。

Born in Malaysia, 1942. A self-taught artist. He excels in portrait painting and abstract batik. Has participated regularly in group exhibitions.

• 354-A,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38. Tel: 3446240



曙光



**陈建坡 Tan Kian Por**

1949年生于中国。70年南洋美专毕业，从事书画及篆刻研究，71年发起组织嘯濤篆刻书画会。六次个展，即72、79年（2）三次于新加坡和76、78、81年三次于澳洲。多次与画友联展，曾参与港、台、澳、马等各大联展。

Born in China, 1949.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Excels in Chinese brush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seal-carving.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Siaw-Tao Chinese seal-carv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ociety. Held six one-man shows and participated regularly in group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overseas.

• 55 Kovan Road, Singapore 1954. Tel: 2831753



荷花



林龙成 Lim Leong Seng

1950 年生于新加坡。70 年畢業于新加坡巴哈汝工藝專，獲設計與絹印文憑。  
· 創作包括陶器、雕塑、現代絹印版畫和水墨畫。76 年于新加坡舉辦首次個展。  
· 曾參與國外各大聯展。

Born in Singapore, 1950. Graduated from the Baharuddin Vocational Institute, 1970. He excels in pottery, sculpture, modern silk-screen and Chinese brush painting. First one-man show in 1976 and participated in many local and overseas group exhibitions.

• Blk. 238, 17-38B, Junction East Street 21, Singapore 2260. Tel: 5601005, 624496



晨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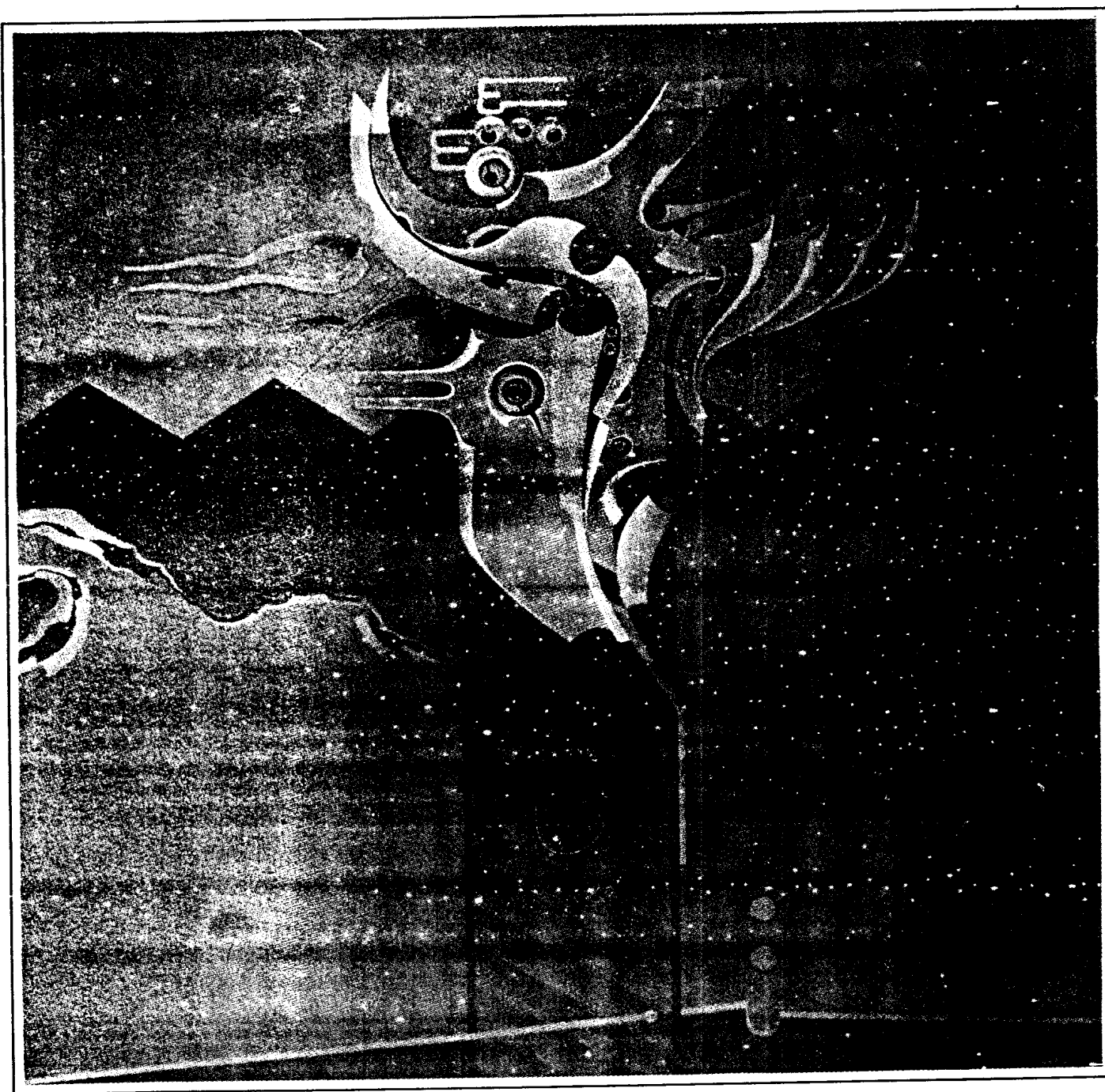


**郑志道 Tay Chee Toh**

1941年生於馬來西亞，60年南洋美專畢業，從事繪畫廿余年，多次得獎，包括81年新航與文化部舉辦之創作賽首獎，82年大華銀行與文化部聯辦之比賽次獎，五次個展：計66年於古晉，67、72及73年於新加坡、74年於曼谷，曾參與國際性各大展出。為現代畫會發起人之一。

Born in Malaysia, 1941.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Has held several one-man shows and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e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many art awards including the first prize in the "Innovation in Art" competition and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Painting of The Year" competition.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

•474-B,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1024. Tel: 7371009



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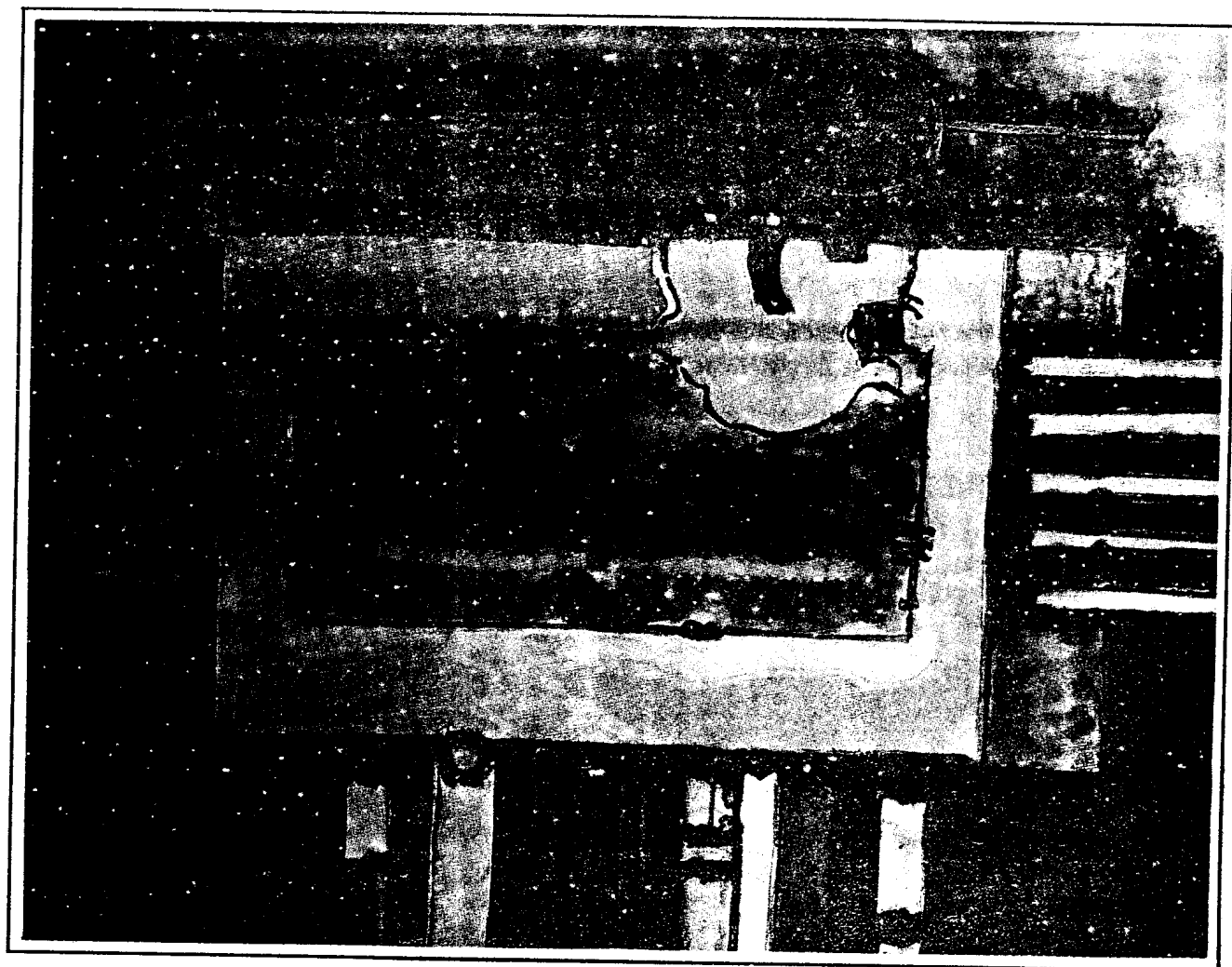


**丘瑞福 Chieu Shuey Fook**

1934 年生於新加坡。舉辦過五次個展，即70 年及81 年於新加坡、71 年於吉隆坡、74 年於澳洲及74 年於西德。曾參與馬來西亞、曼谷和台灣等地各大聯合展出。69 年獲亞洲太平洋區美術大賽首獎，81 年獲現代畫會創作獎。

Born in Singapore, 1934. He has exhibited widely in Asia. He held five one-man shows in Singapore, Malaysia, Australia and W. German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rt Competition, 1969 and the Modern Art Creativity Award, 1981.

• Bk D, 34-G, Kim Yam Road, Singapore 0923. Tel 7372097



結構



**封面說明：高山流水**

**孙琴安 Swee Khim Ann**

1935 年生于新加坡。自修繪畫，74 年及76 年于新加坡舉行兩次個展，曾參與巴林及迪拜、澳洲、台灣、馬來西亞等各大聯展，在國內多次獲獎，現担任新加坡電視台之設計工作。

Born in Singapore, 1935. A self-taught artist. Held two one-man shows. Participated in group exhibitions in Bahrain, Australia, Taiwa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resently working as a designer at 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Bk 103, 13-07, Ah Hood Road, Singapore 1222. Tel 2625660



**何和应 Ho Ho Ying**

1935 年生於中國海南島，51 年定居新加坡。何君是新加坡現代繪畫的一位領導畫家。經過卅年的創作經驗，他建立了個人特殊的現代風格；先後舉辦過三次個展。他通過創作、理論、文章、主辦國內外畫展來發揚新加坡的現代美術。為現代畫會發起人之一。

Born in China, 1935. He is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Modern Art Society and a leading artist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art. He has exhibited widely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He is a member of the Visual Arts Ad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Culture.

•Blk. 9, 42-K, Holland Avenue, Singapore 1027. Tel: 4793198



流綫





起飛



**刘培和 Low Puay Hua**

1945年生於新加坡。65年畢業於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從事繪畫近18年，目前是畫位專業畫家，他的水彩畫獨具風格，而以繪畫新加坡河的景致聞名，多次獲獎。曾參與國內外各大聯合展出。

Born in Singapore, 1945.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He excels in watercolour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many exhibitions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In 1979, he won a special award, National Day Art Exhibition.

• Blk. 355, 263-A, Clementi Avenue 2, Singapore 0512. Tel: 7759602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